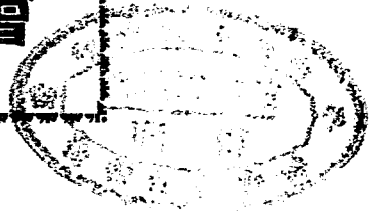


中華日報社時局小叢書第八種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中華日報社印行



中華日報社時局小叢書第八種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中華日報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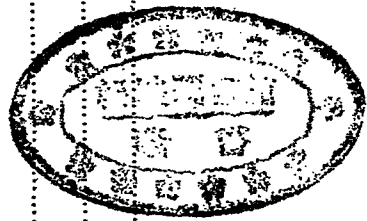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目次

引 言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概況·····	(一)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日·····	(三)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二日·····	(五)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日·····	(七)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概況·····	(一一)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日·····	(一五)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二日·····	(一六)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日·····	(一八)
中日的文化交流·····	長谷川如是閑 (二〇)
文化溝通與文化創造·····	楊爲楨 (二五)

目次



關於復興東方文化·····	本報社評(三〇)
文化溝通的實踐·····	本報社評(三三)
如何溝通中日文化·····	本報社評(三五)
文化溝通之推進·····	本報社評(三九)
文化溝通的新認識·····	學潛(四一)
溝通中日文化之我見·····	咸喜(四四)
中日文化之異同·····	造五(五二)
希望於中國文學界者·····	草野心平(六三)
告日本文學界·····	柳雨生(六五)
從世界史立場而觀·····	谷川徹三(七〇)
從中國歸來·····	武者小路實篤(七二)
日本文學的流派·····	何穆爾(八〇)
日本文藝協會史略·····	楊之華(九五)
日本文學出版界概況·····	楊之華(一〇六)
日本文化使節·····	松(一一七)

日本文化三使節的話	雲騰譯 (一一一)
河上徹太郎發表談話	(一二三)
林房雄	柳雨生 (一二五)
武者小路實篤	談理元 (一二七)
山本實彥	雲 (一二九)
黑田伯爵	琦 (一三一)
林廣吉	(一三四)
鶴見祐輔	(一三八)
豐島與志雄	嘉雪 (一四一)
阿部知二	柳雨生 (一四四)
久米正雄與中村武羅夫	大可 (一四六)
久保田萬太郎	(一四七)
橫光與川端	眞原譯 (一四八)

序 言

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將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隆重揭幕。撫今追昔，似有將第一第二兩屆會議編輯成冊之必要。

首敘前兩屆會議概況，所以昭史實也。

次列出席代表姓名表，所以敦友誼也。

三則詳述兩次會議時之議案，有議而決者，有決而行者，有已行而仍望其續行者，所以供參考也。

四則略記友邦來華之作家，所以示敬慕也。

終則殿以鴻文鉅著，所以見文化交流之重且要也。

久米正雄先生云：「將士之責，是求前線勝利，文化人之責，是求建設文化。」檢討過去之建設，作爲以後之努力，是網之輯，雖似明日黃花，尙有餘香。

久保田萬太郎先生在三十二年東京舉行第二屆大會時云：「較之去年（指三十一年）之第一屆，我感覺到生氣得多」。編者希望本屆大會，較前昨兩年，更多生氣，此亦編輯小冊之至意也夫。

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尚祈讀者鑒宥。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概況

一、宗旨 發揚東方的文化，貢獻寶貴的意見。使東亞諸民族的團結，更獲得其道義上堅固的基礎；使東亞諸民族在未來的奮鬥中，更能認清其神聖的使命。

二、定名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三、召開地點 日本東京。第一天在帝國劇場。第二第三兩天在大東亞會館。

四、主持機關 日本文學報國會

五、參加人員

議長 菊池寬

副議長 河上徹太郎

司會 戶川貞雄

一、高村光太郎

四、武者小路實篤

七、杉森孝次郎

一〇、長與善郎

二、古丁

五、ハイコフ

八、周化人

一一、沈啓元

三、錢稻孫

六、張我軍

九、爵青

一二、許錫慶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概況

大東亞文學者大衆

- | | | |
|----------|----------|----------|
| 一三、白柳秀湖 | 一四、橫光利一 | 一五、富安風生 |
| 一六、川路柳虹 | 一七、新居格 | 一八、小松 |
| 一九、林房雄 | 二〇、白井喬二 | 二一、土屋文明 |
| 二二、春山行夫 | 二三、丁雨林 | 二四、豐島與志雄 |
| 二五、藤田德太郎 | 二六、高田保 | 二七、水原秋櫻子 |
| 二八、潘序祖 | 二九、草野心平 | 三〇、尾崎喜八 |
| 三一、舟橋聖一 | 三二、保田與重郎 | 三三、日比野士朗 |
| 三四、山口青郎 | 三五、細田民樹 | 三六、中野實 |
| 三七、戶川貞雄 | 三八、香山光郎 | 三九、寺田瑛 |
| 四〇、齋鎮午 | 四一、辛島驪 | 四二、芳村香道 |
| 四三、片岡鐵兵 | 四四、中村武羅夫 | 四五、久米正雄 |
| 四六、甲賀三郎 | 四七、龜井勝一郎 | 四八、深田久彌 |
| 四九、西川滿 | 五〇、龍英宗 | 五一、濱田隼雄 |
| 五二、張文環 | 五三、吉川英治 | 五四、岸田國士 |
| 五五、高橋健二 | 五六、淺野昶 | 五七、中野好夫 |

五八、三好達治

五九、小林秀雄

六〇、吉植莊亮

六一、木村毅

六二、加藤武雄

六三、周毓英

六四、柳雨生

六五、村岡花子

六六、吳瑛

六七、吉屋信子

六八、富澤有爲男

六九、恭佈札布

七〇、小池秋羊

七一、和正華

七十二、山中峯太郎

七三、中河與一

七四、龔持平

七五、山田清三郎

七六、尤炳堦

七七、齋藤瀏

委員長 久米正雄

委員 中村武羅夫 金子光晴 增田涉 張赫宙 高橋廣江 中山省三郎 一戶務 河盛好藏

奧野信太郎 三浦逸雄 甲賀三郎 戶川貞雄 福田清人

六、會 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四日五日等三日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日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適值日本明治節）上午十時，在日本東京帝國劇場隆重舉行開幕典禮。出席中日滿三國代表及大會參與員來賓二千餘人。行禮如儀。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日

首由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久米正雄致開會詞。繼爲大會全體議員公推日本下村宏任大會主席，並致就任詞。卽由情報局奧村次長，大東亞省大臣代表陸軍省谷萩報道部長，海軍省平出報道部課長，翼贊會後藤事務總長等分致祝詞，繼由野口米郎，佐佐木，信綱，高洪，虛子，朗讀自作詩歌，復由中國代表周化人，錢稻孫，札布，滿洲國代表古丁，日本代表菊池寬等先後相繼致詞，並宣讀泰國，越南頌句，各文學家代表致大會文。末由議員代表齋藤宣哲後，禮成散會。

1 久米正雄致開會詞

2 下村宏致就任詞

3 奧村次長致祝詞

4 谷萩報道部長致祝詞

5 平出報道課長致祝詞

6 後藤事務總長致祝詞

7 中國代表周化人 錢稻孫 恭佈札布等致詞

8 滿洲國代表古丁等致詞

9 日本代表菊池寬致詞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二日

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時，假座大東亞會館，正式開始會議。出席者中日滿一國大會代表七十七名，列席者一百三十六名。

宣告開會後，首由大會委員長久米正雄說明大會之構成及其運營方法。繼由各代表一致公推菊池寬爲議長，河上徹太郎爲副議長。

首次議題爲「大東亞精神之樹立」。由日本代表武者小路實篤，中國代表柳雨生，滿洲代表古丁，中國代表錢稻孫，日本代表齋藤瀾，滿洲代表柏哥夫，日本代表香山光郎，先後起立，熱烈發表意見。節錄於后：

「大東亞精神之樹立」

1、日本代表武者小路實篤稱：「爲期大東亞共榮圈文人之相互協力，深望積極奮起，爲確立共榮圈之文化而努力，並應研究其方法」云云。

2、中國代表柳雨生稱：「關於樹立東亞精神，個人意見如下：（一）融和民族間感情，爲樹立東亞精神之初步。（二）全東亞應愛東亞，故吾人應由文學作品上使大家相親相愛，自愛其國爲

第一步，下愛鄰國爲第二步，共愛東亞爲第三步。(三)崇尙道德，講求仁義，乃東亞最高文化目標，文學乃領導思想，指示人生者，望全東亞文學家共同努力一云云。

3 滿代表古丁稱：「大東亞精神卽與亞精神，亦卽滿洲建國精神，民族協和乃滿洲建國之真諦。

爲建設大東亞精神，吾等必須清算過去民族鬥爭歷史，將民族協和精神，擴張至全東亞全世界，吾人從事文學者，必須建設民族協和之大東亞文學云云。

中國代表錢稻孫稱：「東亞文明精神，中日卽卽可謂鼎足而三：卽中國之四海兄弟，日本之八紘一字，印度之一蓮托生。歐美精神重利，東亞精神重義，故東亞當以義爲根基，並推擴至全世界，吾人基於四海兄弟爲一家之本義，東亞各國均應相親相敬相尊，並互相發現其美點。歐美精神流入東亞後，因利與義之不同，無形中受其挑撥之影響，自今東亞人士應覺悟本諸「文以載道」之本義，謀東亞文化之團結，以普及於全世界，使世界成爲整個真美善之人類」云云。

至十二時四十分始行完畢

下午一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議題爲「大東亞精神之普及與強化」。中國代表周化人，滿洲代表爵青，吳瑛女士，發表意見。節

錄於后：

「大東亞精神之普及與強化」

- 1、中國代表周化人稱：東亞固有之文化精神，吾人應予發揚光大，同時清算西方功利思想。吾人應強化大東亞精神，首先應注意東亞民族之經濟之繁榮。吾人應更謀科學物質建設之發展，以增加東亞各民族之福祉，謀大東亞精神之普及，首應由東亞各民族亦應各自努力，並須有組織有計劃向前進行，故須組織大東亞精神之文化機構，負其任務。今大東亞從事文學者大會開始舉行，已有共同目標，共同路線，深信一致努力當能使東亞精神臻於強化普及」。
- 2、滿洲代表爵青稱：「日本爲東亞共榮圈之先驅，日本之文化精神，頗足借鏡，今後東亞新文化亦應以日本之精神結合聯繫，以資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早日完成」。
- 3、滿洲代表吳瑛稱：「關於大東亞精神樹立強化普及工作，余就婦女立場言之，余身爲從事文學者，尤應對東方固有之婦德加以提倡普及云」

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日

十一月五日上午十時二十分，在大東亞會館，續繼舉行會議。

由主席菊池寬報告本日上午議題爲「以文學融合思想與文化之方法」關於此案。

大會聯絡員草野心平宣讀國府宣傳部林部長致大會之祝電。

各代表提案彙誌如下：

「文化研究」中國代表潘序祖提出意見稱：一爲實現大東亞新文化之建設，則東亞各民族文化融合當爲先決條件。故以各國文化交流爲目的，當有設立東方文化研究機關之必要，鄙人茲提出設立辦法意見一點；一，地點——當先於中日兩地設置。二，範圍——哲學，藝術，文學，歷史等。三，方式——介紹東亞各國文化實況，設立研究講座，選擇出版各種文學代表作等云云。

「設聯絡會」中國代表龔持平提出設立大東亞文化聯絡會意見，大意稱：一爲完成大東亞文化之建設，溝通文化融洽感情，實爲當前急務，期達成此重大使命，實應成立大東亞文化連絡會，其設立辦法，一，由大會推薦若干人擔當籌備委員；二，於大會期間召開籌備會，籌劃設立原則；三，於最短期間促成東亞各地文藝協會，四，由大會要請各關係機關予以協助」云云。繼由日本代表白井喬二補充發表意見。

「交換作家」中國代表張我軍提出交換東亞各國作家教授學生意見，大意稱：一文學乃人心間之維繫者，此時已非議論大東亞民族團結時，而爲實行之時，故各國應將文化介紹於其他各國，鄙人提供具體辦法數則：一，互相派遣教授學生；二，暫以中日滿三國爲限，三，每年每國互派教授一名，學生十名，四，經費由東方文化研究員担負，五，最長時間教授爲半年，學生爲一年」云云。繼由日本代

表細田民樹對此補充發表意見。

「文藝獎金」中國代表柳雨生提出設立東亞文藝獎金案，大意稱「爲設立東亞新文化體系，提倡東亞文化精神思想，故應設立新文藝作品獎金。其辦法應由東亞文學家大會每年介紹小說，詩歌，戲曲，文藝批評及散文五項作品，各別授以獎金。其細目應由將來設立之文藝會籌劃等」云云。繼由日本代表川路柳虹提出各別交換代表作品之意見。

「定期集會」中國代表周德英提出每年召開大東亞文學家大會一次之意見，大意稱：「爲研討東亞文學動向實際雷勢及相互交換文學作品意見，應每年召開文學家大會一次，舉行地點各國順次舉行」云云。全體出席代表對以上所提意見，一致認爲必要，相繼報以掌聲。繼由井上情報局課長起立稱：關於以上各位提出意見，均極其切合於大東亞文化建設之實際，希望從速與關係各省取得聯絡云云。嗣由各代表再分別提出意見：

日本代表舟橋聖一提出「設立中日滿古典講座案」

日本代表林房雄提出「保存中國大同石佛案」

日本代表高田保子提「保存中國劇案」

日本代表加藤武雄、寺田瑛、提「大東亞國民教育問題」

日本代表西川滿提「普及日本語案」

至十二時半，始討論完畢。

下午一時二十分繼續開會。

議題爲「以文學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之方案」

日本代表片桐鐵兵提議——應從協力清鄉工作，新國民運動作起。

滿洲國代表小松提議——請中國滿洲作家，派往南方共榮圈各地，同時邀請南方作家北來，俾切實

溝通南北文化。

台灣代表張文環提議——以大會名義，電謝日軍之忠勇作戰，並慰從軍作家之艱苦奮鬥。

中國代表許錫慶提議——請以大會名義，致電南方各地文學家。

中國代表柳雨生提議——推定代表，以各地語言對華僑廣播，以示慰勉。

日本代表辛島提議——將大會決議文對重慶廣播，繼又提出對軸心及對英美廣播。

日本代表中河與一提議——聯合文學家以打倒共產主義。

日本代表豐島與志雄提議——排除英美文化。

最後決定，將大會決議文，向日本國內及其榮圈各地發表，並推定戶川貞雄，橫光利一，林房雄，齋藤瀏，白井喬二，河上徹太郎，龜井勝一郎等七人爲起草委員。

討論完畢，即由大會委員長久米正雄致閉會詞，詞畢，全體起立，由大會議決，由菊池寬領導三呼

大東亞萬歲，並合攝一影。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概況

旨 (一) 昂揚大東亞戰爭決戰精神，學誠英美文化及實踐諸立其榮國之文化理念爲目標，而協識文學家於戰事而努力途徑及溝通其榮國文學之具體方法。(二) 確立大東亞文學及檢討其本質。(三) 報告其榮國內文學者之活動概況。

二，定 名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三，召開地點 日本東京

四，主持機關 日本文學報國會

五，後 援 情報局，大東亞省，陸海軍省，大政翼贊會。

六，參加人員：

一、阿部知二

二、石川達三

三、池田龜鑑

四、一戶務

五、岩倉政治

六、上田廣

七、圓地文子

八、小田嶽夫

九、尾崎一雄

一〇、尾崎喜八

十一、魚返善雄

十二、大佛次郎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概況

- | | | |
|-----------|----------|----------|
| 十三、大木悖夫 | 十四、大橋松平 | 十五、加藤武雄 |
| 十六、片岡鐵兵 | 十七、金子洋文 | 十八、上泉秀信 |
| 十九、龜井勝一郎 | 二〇、川上三太郎 | 廿一、川田瑞鶴 |
| 廿二、川路柳虹 | 廿三、河盛好藏 | 廿四、木村毅 |
| 廿五、久保田万太郎 | 廿六、窪川稻子 | 廿七、小林秀雄 |
| 廿八、佐藤春夫 | 廿九、齋藤澗 | 三十、齋藤勇 |
| 卅一、崔載瑞 | 卅二、里見亨 | 卅三、周金波 |
| 卅四、鹽田良平 | 卅五、白井喬二 | 卅六、田村木國 |
| 卅七、高島米峯 | 卅八、高田貞治 | 卅九、高田保 |
| 四十、高橋健二 | 四一、高見順 | 四二、谷崎潤一郎 |
| 四三、林美美子 | 四四、富澤有爲男 | 四五、川田順 |
| 四六、淺野晃 | 四七、尾崎士郎 | 四八、吉川英治 |
| 四九、今日出海 | 五〇、伊東月草 | 五一、久米正雄 |
| 五二、菊池寛 | 五三、甲賀三郎 | 五四、戸川貞雄 |
| 五五、河上徹太郎 | 五六、周越然 | 五七、邱韻鐸 |

- | | | |
|----------|----------|----------|
| 五八、陶亢德 | 五九、魯風 | 六〇、柳雨生 |
| 六一、關露 | 六二、草野心平 | 六三、陳廖士 |
| 六四、山田清三郎 | 六五、古丁 | 六六、大內隆雄 |
| 六七、吳郎 | 六八、田兵 | 六九、蘇正心 |
| 七〇、竹田復 | 七一、谷川徹三 | 七二、張赫宙 |
| 七三、津田剛 | 七四、土屋久泰 | 七五、土屋文明 |
| 七六、暉峻康隆 | 七七、富安風生 | 七八、豐島與志雄 |
| 七九、中野實 | 八〇、中島健藏 | 八一、中村武羅夫 |
| 八二、長崎浩 | 八三、長與善郎 | 八四、丹羽文雄 |
| 八五、西尾實 | 八六、野口米次郎 | 八七、芳賀檀 |
| 八八、春山行夫 | 八九、濱本浩 | 九〇、橋本成文 |
| 九一、蓮田善明 | 九二、青木啓 | 九三、包崇新 |
| 九四、王承琰 | 九五、石塚喜久三 | 九六、赤塚欣二 |
| 九七、陳璞 | 九八、謝希平 | 九九、章克標 |
| 一〇〇、徐白林 | 一〇一、柳龍光 | 一〇二、張我軍 |

- | | | |
|------------|-----------|-----------|
| 一〇三、陳綿 | 一〇四、蔣義方 | 一〇五、沈啓无 |
| 一〇六、林房雅 | 一〇七、日比野士朗 | 一〇八、火野葦平 |
| 一〇九、福田清人 | 一一〇、藤田德太郎 | 一一一、舟橋聖一 |
| 一一二、北條秀司 | 一一三、丸山義二 | 一一四、水原秋櫻子 |
| 一一五、武者小路實篤 | 一一六、保田與重郎 | 一一七、柳致真 |
| 一一八、山岡莊八 | 一一九、山口青邨 | 一二〇、齋藤午 |
| 一二一、楊雲萍 | 一二二、橫光利一 | 一二三、吉植莊亮 |
| 一二四、吉屋信子 | 一二五、吉川幸次郎 | 一二六、澁野隆三 |
- 七、會期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開會典禮（在帝國劇場）

二十六、二十七兩日會議（在大東亞會館）
二十八日舉行講演會（在公立禮堂）

三十至三十一日參觀各軍需工廠，九月一日在名古屋舉行講演會，二日參拜伊勢神宮并在大阪舉行講演會，四五兩日參觀關西各地後解散。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日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於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廿五日九時在日本東京帝國劇場隆重舉行開幕典禮。到有中日滿各國代表，日本文學報國會會員及中國駐日大使蔡培，滿洲國駐日大使王九卿，日本情報局總裁天羽英二，大本營谷款那華雄陸軍報道部長，矢野海軍報道部長，大政翼贊會與亞總本部總理及大東亞省代表等來賓，與大會各關係者二千餘人。開會如儀。

首由日本代表久米正雄致開會詞，旋推舉下村宏爲大會主席，主席致詞畢。由來賓天羽情報局總裁，谷萩部長，矢野部長，及大東亞省代表等先後致祝詞。繼由中國代表周越然，日本代表橫光利一，滿洲國代表古保·蒙古代表包崇等致詞。各代表致詞畢，大會臨時提議通過感激前線陸海軍將士文，宣讀泰國，緬甸，馬來，菲列賓等地政大會祝電，及大會宣誓文。至十一時餘始散會。

大會宣誓文大意謂：

大東亞戰爭現已至決戰之期，東亞興亡，即在此日，必須振奮雄心，作殲滅英美文化之最後打擊。天佑吾人，維持東亞偉大光輝，吾人無論遭逢任何困難，亦決以不屈不撓之決意，以爭取勝利，吾人已成爲戰友，亦爲血肉之同志，爲大東亞之新生，決生死相共，相親相助，以完成本大會之使命。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二日

八月廿六日九時起，假丸之樽大東亞會館舉行首次會議。中日滿代表一百廿五人，全體準時出席

茲將日本代表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久米正雄報告第一次大東亞文學獎金，已就各國推薦，作品在審閱中，預定即於本屆大會閉幕後授與。

繼推舉菊池寬及河上徹太郎分任正副議長

日本代表久保田萬太郎臨時緊急勸議以大會名義，弔慰故文學家島崎藤村翁，當經全體一致通過。上午議題爲一般問題（至十二時十分完畢）

- 一、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必勝信念論
- 二、中國陳夢士——大東亞戰爭勝利觀
- 三、滿洲山田清一郎——完成戰爭的文學創造
- 四、日本佐藤春夫——皇道精神之滲透
- 五、滿洲吳郎——滿洲建國精神認識之澈底
- 六、中國謝希平——和平運動之澈底
- 七、中國包崇新——大東亞文學之理念
- 八、日本張赫宙——日本精神之伸張
- 九、台灣周金波——皇民文學之樹立
- 十、日本大木惇夫——新東洋精神之確立

十一、中國魯風——大東亞文學中心理念之確立

十二、朝鮮爺領午——關於決戰文學理念之確立

十三、日本芳賀禮——擊滅英美文化

十四、台灣齋藤勇——設立擊滅英美文學本部

十五、日本小林秀雄——文學者之提攜

下午一時起，繼續開會，討論實踐問題。首由日本代表野口米次郎發言，聲援印度獨立，披瀝大東

亞文學者支援印度獨立之決意，全體通過。繼由各代表繼續發表意見

一、日本木村毅——派遣代表前往菲島慶祝獨立

二、朝鮮崔載喬——朝鮮徵兵制與文化運動

三、日本高見順——緬甸獨立

四、滿洲田兵——擬訂大東亞文學運動建設綱要

五、小田嶽夫——共榮圈內知識階級之把握

六、中國陳瑛——南方華僑之把握

七、津田剛——大東亞文學者之從業

八、沈啓元——強化出版事業之文化運動

九、關露——婦女文化之交流

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日

八月廿七日上午八時半起，分三分科委員會舉行，爲補充全體會議之發言質疑應答，乃採取能自由發揮之懇談會形式，出席各代表，開誠交換意見。

第一分科委員會議題

- 一、中日滿電影文學合作社之設立
 - 一、少年文化之溝通
 - 一、創作英美侵略東亞之史實小說
 - 一、編纂共榮圈文學史
 - 一、促進新劇運動
 - 一、藤村獎金之訂立
- ### 第二分科委員會議題
- 一、確立中國文學
 - 二、重慶地區工作
 - 三、設立大東亞文學研究機關
 - 四、設立大東亞文藝學院

五、設置各地文化團體聯絡機關

六、促進中日滿文化協定

第三分科委員會議題

一、刊行共同發表之雜誌

一、設置翻譯委員會

一、創設大東亞翻譯館

一、互派作家及留學生

一、強化出版界

中日滿各代表彼此發揮卓見；於大東亞文學史上實多貴重之收穫。迄十二時餘，各分科會始行竣事。下午一時復舉行全體會議，（一）由議長報告各分科會議之經過。（二）發表第一次大東亞文學獎金之獲獎者及其作品（三）由日本代表火野峯平代表大會朗讀宣言。

下午四時散會後即舉行大東亞文學獎金授獎典禮，因正獎無相當作品，故以副獎授予中日滿三國作家六人，此次獎金爲每人二千五百元。茲誌受賞者姓名及其作品如次：日本莊司總一小說「陳夫人」；大木諄夫詩集「海原之歌」，中國予且小說「日本印象」，及「予且短篇小說集」，袁犀小說「貝殼」；滿洲國石軍小說「沃土」，魯韜小說「黃訟沅窄鐘」。

中日的文化交流

長谷川如是閑

文明原是由種種形態的文化交流所產生之物，像中國那樣地域既廣民族又雜之處，文化交流應甚盛行，因之雖說是中國文明，却必須將它視作與歐洲文明相同之物，有其複雜形態的。只不過因為漢人種的早已統一了中國，在於羅馬人的統一歐洲以上，所以既以羅馬人的文明作為歐洲文明的基調，漢人種文明就被認為中國文明之正統，滿蒙及其他民族之文明，便視為融化於漢文明之內了。

但是即不加仔細繪點僅作大觀，亦可知在中國文明之中，並存着無論物的形態或心的形態上種種其質不同之物。例如一口說中國哲學，也早在三千年前，有了孔子之儒教與老子之道教的對立，儒道二教無論在物之觀察與思考方法上，其立場大不相同，因之兩者之作爲學問的形態，其精神或其表現，相異有一如外國哲學那樣者。

在物質文明上，既有在古代銅器、陶器，及其他工藝品中可見的那種由洗煉過的感覺而成的精巧細緻之物，同時也有着萬里長城式的，以極粗獷感覺而成的形態巨大龐雜之物在。

是要觀察中國國民——從有着如此種種民族文明者的羣集而成——的心理及態度，非恰如觀察歐洲這個大集體的心理及態度那樣，極多角地觀察不可。所謂「廬山八面」這句諺語，想即因此而來，我們必先注意這個複雜之點。

由此說來，日本文明是比較單純的。無論物之觀察法或思考法，大體上有着國民的單一之傾向。即在精神文明，作爲學問之物，因曾採取中國傳來的東西，原有着含有儒、佛、老等種種傾向之物在，不過就是這種種龐雜的學問，日本人採取之後，也成了大體相同的心之態度，學者之間縱有學說之分歧，當融化於國民之心以後，亦不能不合於日本人獨特的心型。尤以像聖德太子那樣的將儒佛老學問徹底究詰，就使日本人心綜合這種種傾向上大不相同的學問之舉，亦復成爲可能。如弘法大師，他的學問亦非限於佛教而兼有儒老，在其學校之中，即兼授此等三教者。這是非中國人所能容易爲之的。

雖說日本文明被統合於比較單一的基調之上，但因其開始初非單一，所以攝取了大陸之心的及物的文明——且是在種種方向上相爭持，成了不同形態的文明——而行毫無遺憾的文明之交流，其結果就是超越龐雜而生的單一。縱謂日本人心等於國民的，那也不是與外國文明之交流相隔離的，未開化人之心的單純，而是成爲文明本身之心的及物的形態之進步的單一。所以拿它作爲文明的階段而看，是相當高度文明的單一。

這種單一化之性能，日本人在古代即已有之。就在儒佛兩教侵入之際，即已有加以批判的接受之性能。對於儒教是並無異議照樣接納，對於佛教就議論紛起，其故雖說由於政治關係，然而不僅此也。孔子之原始儒教的實踐性質及其表現，在根本上均爲感情的，不偏於理知的，因其如此，故黨性質最可爲日本人國民傾向之心與行的糧食。反之，在佛教之中，因其有日本國民信仰上所絕無之物，就不易斷定

它果能成爲日本人國民的心之糧，抑或毒害日本人國民的心，所以議論隨之而起。就實際而看，因爲日本入優於心之統合作用，佛教不足爲心之毒而能爲心之糧，但最初之議論不一，亦適足見文明自覺之已相當進展。只因爲當時的日本人已是這樣的文明人之故，此所以始能將大陸及半島方面大量移植過來的外國民族，掃數使成爲大和民族而同化之。所以大和民族之文明在量的方面雖小，而在質的方面，則不但足與漢民族之同化雜多龐大的諸民族於漢文化之點相匹敵，其同化力之強，若與漢民族的迄今仍將本身文化圈內的其他民族作爲異民族處理之點比較起來，更確乎遠爲優勝。

日本文明處處有其單一之質，任何文明亦能統合於本國形態之結果，日本文化之形態，就有一貫的同質性而可爲人感得與理解。但這決不是說日本文化是形態的單一。日本人將產於中國的大陸文明之文化形態成爲已有者，不僅是學問及宗教，實至於建築、工藝、美術、工、產業及其他藝術、娛樂、風俗與習慣。但是就是這種大陸式文化，自心的方面之學問及宗教始，以至於物的文化，亦必予以同化，使其發展至於產生日本性格之心的並物的文化形態。決不止於外表的模倣而已。

由此發達的日本文化，如是就其有基本上與大陸文化之形態絕不相同的純粹、簡素、中正、謙抑等特性。古昔的日本卽會接納中國之文化，其接納也是擇其有榮養素，得以培育日本人性格者而攝取之。日本文明固亦東洋文化交流之所產，但爲藉此而最能造就作爲日本國民之獨自性格者。

有如此特色的日本文化，其作爲日本人自身構成自己性格之道，原最得當，日本之能將獨自發展之

歷史綿延至二千餘年，亦爲有此特色的日本文化之賜，雖然，在現代這樣日本人從對於中國文明的受身立場轉而至能勳立場之時，原來的態度也就成爲不够充分了。

自明治以來，中日間發生親睦的或糾紛的關係，迄今已及五十餘年，若問其間日本人對於中國國民有否文化上的致力，則是在華的文化工作全爲西洋人所獨佔，日本人所爲者寥寥無幾。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日本自身自明治以來，必須將本國文明急激轉進到世界的形態，專心一志，無暇干預大陸文明，另一方面則日本自古以來，其歷史爲不斷接受外國文明，日本對外致力的歷史，從戰國末期漸見肇端之際即爲鎖國所中斷，全無這種向外致力的歷史與經驗，二者之中，後者更大有關係。其結果，日本人的自身文明，雖於本國在性格上最能合致，在日本人本身爲最良之典型，但唯其如此，日本文化一般地國民的特色甚強，因之國際的融通性就爲之缺乏了。

於此一事，日本人在今日對於中國既已有了文化上責任的場合，必須大加考慮。爲使性質如此的日本文化之精神與形式，對於中國大陸文明多少增益點新的力量，必須深知日本文化的那一點宜於中國之土，那一處不宜於彼土。對於大陸文化有責任的日本人士，必先自「知敵」始。必須知道日本人今日之努力，如何始能宜於中國土地，一如古昔來日華人之工作極適於日本之土那樣。

然而這一點當然不是說叫他們像古昔來華人之成了純粹日本人那樣的去成爲中國人。古昔中國人之來日本，其意即在於欲爲日人，猶如今日移居美國的歐洲人之志在爲美國國民一樣。不過對於中國文明

酌新建設之負有責任一點，却是相同。而這不是日本人中國化，乃是對於中國文明增益日本的力量。

在這場合，由於日本文化有着上文所及的短處之故，所以如單將日本文化的形骸移植彼土，反能成爲誤認日本文明真價值的根基。不應如此，而應經過日本人固有的對外國文明的理解力，成爲對於中國國民文明賦與新的心與物的形態之力。這樣就自能使日本文明之力加於中國文明之上，而創造新的中國文化形態之人，必須是中國人自己，正如日本人在古時之假中國人之力產生新的文化形態一樣。

爲此之故，在日本人方面之自須具備純粹日本之心與形的形態，是一根本問題。真知中國，而又想純粹粹日本人性格這一回事，就既可使中國真知日本，同時又是自然而然攝取日本之心的物的文化於中國文明之內的一法。

副島種臣伯爵在明治初葉之能大受中國朝野尊敬者，其故不在於伯爵之中國人化，而只由於有着純粹的日本性格，由於有此性格而深切理解中國。現代日華文化交流的根本條件，就是無論大小，要有這種性格的日本人來負責任。而且不僅以負有文化責任的人爲限，凡是踐彼之土，作爲日本人而爲華人所知者，亦須多少自覺到他自身的性格，正是使中國人知道日本的材料這一點，此亦同爲達到目的的緊要條件。

文化溝通與文化創造

楊爲楨

文化是一個民族精神活動的總和，但是每一個民族的活動，都有許多複雜錯綜的史蹟，由於民族的活動而被此接觸，由接觸而彼此文化互相作用，於是彼此的文化，都表現新面目，這便是文化由溝通而達於創造的過程，乃任何民族文化所必需的條件。古代交通不發達，民族的接觸，差不多幾百年纔有一次，近代交通日繁，民族的接觸幾乎隨時隨地都在表現着，所以近一世紀來，文化的揉和，可謂已達最高度，而歷史上昭示給我們的戰爭通商等，尤爲文化溝通的最要媒介。

古代希臘文化是因爲吸收了小亞細亞半島，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的文化，而羅馬文化，又繼承了希臘文明，亞歷山大，凱撒征服了埃及，波斯，勢力直達印度，更吸取亞洲和尼羅河的文化，於是希臘羅馬文化，在世界史上造成空前的燦爛，由荷馬的史詩中，我們可以看見希臘對亞洲文化的描寫與羨慕，這種風氣一直到馬可勃羅東來到國內作遊記時尚如此，他們常將東方比作天堂，英文裏 Orient 一字作東方解，但又作定方向解，這裏很有尊重東方的意思，好像說東方才是方向的指標，所可惜者，中國文化在最近百年因科學的落後，以致國勢陵夷，一般人逐漸有鄙棄之意，其實我們的文化，固自有其可驕傲者在，只怪我們後人不爭氣罷了。

西方文明之有今日，已說明了是吸收東方文化的結果，而我們東方自己的文化呢，實是我民族數千年取精用宏的成績。我國歷史上與外族的接觸，要比歐洲各民族早得多，而文化交流的機會也就隨之增加，遠古的史事無徵，先從漢代說，漢朝和西域的交通極爲頻繁，於是代表中亞風的西域文化漸漸流

人中士，像樂府裏面的歌曲，有許多是雜採各地的歌謠，這裏面有大部分至今不能索解的，難保不來自西域，樂府羽林郎中所說「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云云。所謂胡姬，就是西域婦，由此可見當日西域人來中原者之多，除西域外還在印度之西的安息（即波斯）等國，亦遣使交通，而印度的佛教相傳亦於此時輸入。漢代的統一局面過去了，中國變成五湖凌轢的戰場，中國固有文化這時可說受了極大蹂躪，但是因為新興民族如拓跋氏之魏之興起，佛教文化得在西北大為發達，同時因了政治的苦悶，而士大夫亦多半轉耽禪理，印度及西域名僧在南北朝都受到歡迎的頗不乏人，如慧遠，佛陀，跋陀羅等，指不勝屈。雖然在政治上，南北鼎峙，而文化則有一致傾向印度的趨勢，於是因經典的翻譯，而影響到六朝的文學，尤其是佛曲寶卷的盛行，直接使中國產生了小說，諸宮調，鼓子詞這些東西，近代從敦煌所發現的隋唐佛曲，已經足夠證明了。同時在思想方面印度文明的影響更大，低淺的像果報之說，地獄輪迴之說，在中國人心都佔極重要的地位，高尙一些的，便是佛家各宗的哲學與唐以後宋人的理學，理學家則雖時時以佛爲異端而加排斥，實則無不受佛教同化，在骨子裏與佛經沉澱一氣。唐代的祖先是突厥，亦即外來民族，不過早已漢化，這也是五胡亂華時民族接觸的結果，自統一中土，武功之盛，媲美秦漢，然當時西域與印度文物之輸入，實出乎吾人意外，對於佛教派了玄奘去五印度取經等，是盡人皆知的了。對於西域，或尙較生疏，燕京學報曾出版過一種叫做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的專說，對於此事，發揮得至爲週到，由於該文作者的考查結果。不但

西域流寓在長安的人民特別多，並且那時於都城，幾乎完全胡化，儼與今日之所謂洋化相同。茲舉一最有趣之例，即如吾人每日晨起所吃之燒餅，查來源實出自西域，此物自漢魏已傳入中土，故亦稱胡餅，至唐以後而特別盛行，直至今日。通鑑載安祿山之亂，玄宗出走，至咸陽日向中猶未果腹，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此胡餅卽此物。慧琳一切經音義裏說：「胡餅本是胡風，中國效之微有改變，胡食者卽囉囉燒餅等是」。所謂囉囉，卽今饅頭，一食物之微尚且如此，其他可想，故當日如婦女粉束，歌唱曲譜音樂遊戲，如馬球亦來自西域，毬鞠圍毬，竟無一不與高昌，突厥，月氏有淵源可尋，唐代功臣，亦多外族，如尉遲恭，豆盧寬等都是，但他們都漸漸漢化了，所以看不出是外國人。至唐之中葉以後，所有西域胡人之在中國者大半都漢化了，甚至改了漢姓，與中國人婚配，於是變成了道地的漢人，這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偉大的地方。可是他之所以成功偉大，也正因爲能够兼收並蓄的原故，古人說，江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中國文化大可作如是觀。

正當唐代努力吸收外族文化而在文學藝術上都造成璀璨的成績時，日本的遣唐使來了，他們遠涉重洋，不懼風濤險阻，要向大陸進發，懷抱了發揚自國文化的弘願，先向他人觀察，早在隋代已有小野妹子之來華，但至唐而臻極盛，有名的唐代客卿晁衡，幾乎在中國度了他的一生，後來幾次想回國，都因中途失道而未成。中土詩人如王維等與他的酬答頗頻數，這可算最早在日本留學生，並且可算第一任親善使節呢。他如吉備真備弘法大師之來唐，與創作日本假名，那更是盡人皆知的事，日本當將許多東西

畫上一個唐字，意即表示從中國輸入的，例如刀中有唐大刀，菜中有唐茄子，唐字，用的有唐紙，唐墨，唐本，（本即書，中國式之書也）。唐扇，唐傘之類，甚至比較大一點的狗，也叫唐犬，而對於整個中國，則往往稱爲唐土。最近「雜誌月刊」內山完造先生一篇文章，詳記此唐字的用法，大家不妨看看，也是中日文化溝通史上很有趣味的材料呢。日本因爲能吸收中國極盛時的文化，而加以消化，所以才植下自己文化的深厚基礎，當清末清初時，中國有許多志士蹈海而至日本，將陽明之學，廣爲傳授，最有名的，便是朱舜水先生，同時如名僧隱元，畫家兼技術家陳元荃，戴曼公等，或傳中土大法或傳醫道畫畫，陳氏更將製瓷傳到日本，日本近代那種注重實踐實行的精神，實在可以說與此大有關係的。

友邦日本民族是易於感受而最銳敏的，當美國伯利Perry的黑艦隊以武力衝入日本強行通商以後，日本深知只有漢學是不能救濟目前的危機了，於是蘭學的研究，日日興盛，蘭學者所指的是和蘭，因爲和蘭人在十九世紀盛行其殖民政策，故其勢力，亦達到日本。最早的蘭學也不過是醫學之類的技術而已，看看「蘭學專始」這一書即可知其發展的情形。即至六十年前明治天皇銳意維新，於是在政治上打破了舊幕府府的樊籬，在學術上打開東洋的界限，以突飛猛晉的姿態使日本走上近代國家的道路，一直到今日的富強情況。

中國在古代是頗爲吸收外族文化的，前已舉例說明，而到明朝以後差不多學術成了停滯狀態，有西洋傳教士如利馬竇，龐迪我，金尼閣等的鼓吹西學，因爲披了宗教之外衣，究不能有若何了不起的影響

胡適之曾將三百年來中西文化加以比較，大約當哥伯尼加利略發明地球及加速律的時節，中國正是考據學大興輾轉於兩漢章句經籍之中，於是兩世紀以來東西文物，大異其趣，至鴉片戰後，才開始吃到苦頭，而一般士大夫還在抱殘守闕，不知放大眼光力圖進取，太平天國亂後會李雖極力提倡洋務，奈辦事的人都是敷衍公事，只顧皮毛，終至中法之役，甲午之役，庚子之亂，再三敗績，其原因雖有種種，而總括起來未嘗不可以說不知通過文化溝通以創造新文化，以應付現實，這是根本癥結之所在。

中國文化會造燦爛的高峰，這是我們回顧往昔可以增加自信力的，然而時代推移，近百年史實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固有文化雖然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實不容故步自封，必須與時並進，我們十分需要建設一種適合國情的新文化，可惜是過去作文化運動者，均不能做到以國家爲本位的文化溝通，以致終於創造不出合理的新文化，民國廿三四年以來，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先生們，對此已再言之了，現在我們不應再事空談而當樹立一種標準，究竟什麼東西是我們缺少的，需要的，什麼東西是我們多餘的，宜去的，我們應當繼續發揮我們文化兼收並蓄融會貫通的本能，俾由溝通其他文化而達到創造自己的新文化的地步。

中日兩國文化在過去既有深厚的淵源，密切的關係，今後更應加強溝通的工作，因爲文化溝通是正面的建設工作，就是彼此互相認識對方的長處，惟有彼此澈深地了解對方的優點，才能發生深刻的認識，由互相欽敬地愛慕，由愛慕而親善，如此才能促進民族間的情感，達到水乳交融，密切提攜的階段，

而彼此的文化經過觀摩借鏡，各有進步，深盼中日兩國教育者文化人誠懇地合作，由文化上奠定中日兩
大民族永久和平親善的基石。

關於復興東方文化

本報社評

復興東方文化這一個課題，到現在是不會有人再發生異議的了。因為關於東文化的價值，國父在「大亞洲主義」一文中早已這樣指出：「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源地，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同時又說：「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上面的兩段話，第一段就是指出東方文化為世界一切文化之根源，具有孕育新的文化的力量；第二段在說明將來世界文化發展的趨勢，東方文化具有領導西方文化的權威，而會成爲一種最合我人理想的新文化。這兩種獨特的長處是西方文化所沒有的，因此我們現在來談復興東方文化，實在是不能再有徘徊觀望的態度。

不過復興的意義，決不僅僅在將我們原有的文化絲毫不改的恢復了過來，就算完事；如果這樣，則

其意義就無異於「復古」。復古是後退的代名詞，因為「爲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文化發展的過程也正是如此。所以我們現在就中國言，要談文化的復興，第一先要設法恢復我們原有文化的面目，第二，就要設法創造，有了這兩個過程，那纔是前進的，而不是後退的。在我們中國以外的東方各國，當然也是需要這樣同一的步調。

主席在文協會二週紀念的訓詞中，指出我們中國要建立文化所負的使命，一方面要消滅百年來英美個人主義所給予中國文化的惡影響，同時要消滅二十年來蘇聯以及共產黨所給予中國文化的流毒，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創造東亞新文化。這裏就是說明了「惡影響」和「遺毒」已漸漸破壞了我們的真面目，所以先要從事肅清運動，然後再來努力創造運動。肅清運動的工作在中國尤其重要，因為「惡影響」和「遺毒」一日不消滅，醫之病根未除，投以「創造」的補劑決不是對症發藥。所以 主席指出復興東方文化的工作要注意兩點，一是樹立中心勢力，二是把握工作重點，這對我們中國尤其需要。

樹立中心勢力就是要不以個人主義爲前提，而以整個國家及民族爲出發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就是由於這種力量所產生的偉績。個人主義在東方各國實在是向來沒有立足的餘地的，且看印度的宗教精神，釋迦爲苦難的同胞而犧牲自己的一切，以後印度的高僧從事苦修，私人慾念全不放在心上，也是由於沒有個人主義的思想所致。到近世由甘地所倡導的不合作運動，一直到現在轉化爲不服從運動，所以能如火如荼，當然也是因爲有着中心勢力的關係。所以印度在形式上雖已滅亡，但其文化精神永久不

滅，終於會有復興的一天。我們中國，一向是講道德，重仁義，所謂仁義道德，也就是絕不容許剩留一些個人主義的思想，所以孔子告訴我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墨子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則對國家民族」也是看得高於一切的。總之我們東方民族的特性，素來以「羣」爲重，以一己爲輕，這種特性就是由我們的文化精神所賦與，完全是先天的，決不是矯揉造作出來的。現在我們要求東方民族的更生，就是需要以整個民族及整個國家的力量，形成一種中心勢力來在文化上做肅清運動，做創造工作，推動以東方民族爲本位的文化使其進展，來重新創造我們的新生命，這是我們目前文化人都應負起的一種使命。

關於把握工作的重點，我們最要注意的就是重在一行一。我們檢討自己，反省自己，如果發現了缺點和弱點，要加以改進，必須立刻要實行。何者應該首先做的，何者應該澈底的去做一下，也是要立刻實行。實行的精神本來也是我們東方人最注重的，所以我們過去的文化會有過一段燦爛的歷史。現在我們確定了工作的重點，要即知即行，那麼一步一步的做法，我們的復興工作也就易於進展了。

至於這個文化復興運動的目的，那正如 國父所說的，是爲「打不平」，所以是一種「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平等和解放的文化。」

文化溝通的實踐

本報社評

文化溝通是東盟聯盟的四大^九領之一，是我們今日一個極重要的工作。中日文化溝通，可謂歷史悠久。可是在悠久的文化溝通之後，竟有今日的中日事變，足見過去的溝通，一定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否則，我們勢將否定文化溝通的用處，而不必再去講求它了。過去的錯誤，我們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於沒有整個的計劃。兩國的開野，都沒有把這事情當作一件工作去做，而只是聽其自然發展，所以有時雖有個人或團體幹一點文化溝通的工作，其爲效總是極微的，而且不能維持長久；至於大多數人，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件事，以致兩國的文化縱然有着本然的密切關係，而事實上却有着許多的隔膜和誤解，完全不能因此而促進兩國的了解和親善。

事變至今，我們已充分認識文化溝通的重要。從國府還都和中日基本條約簽訂以來，我們對於這個工作，已經積極努力，務使在文化上面，中日兩國可以由互相認識而互相合作，由互相合作而產生中日的密切友好，並建設以中日爲中心的東方文化。現在從事於此項工作的團體，不論是屬於政府的或人民的，屬於中央的或地方的，早已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他們的工作部門雖有不同，然而他們的目標是完全一樣的。在政府領導之下，他們對於中日文化的溝通，一定可以有很大的貢獻。

在文化溝通本身的事實上，我們也已經有了可觀的成績。例如許多文化界人士之互相觀光，造成歷史上空前的紀錄；文化人的集會，也已舉行過不少，都得到很大的收穫。過去的如文化座談會，東亞記者大會，最近的如文學家大會，以及不久即將舉行的如思想座談會，都是抱著同一的目標，而且在政

府領導之下進行的。這種集會，將來一定繼續舉行，而且跟着時局的發展，一定會逐漸擴大；不但參加的分子，增加起來，連舉行的地點也會普遍起來。

此外，各種文化的事業，也逐漸放在政府統制之下，使它們一同從事文化溝通的工作。因爲一國的文化事業，對於本國和外國的人民，在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影響。倘然政府從事文化溝通的工作，而民間的文化事業却加不注意或者走着相反的方向，那末溝通的成績，一定要受到極大的破壞。過去美國和中國講國際諒解，而美國的新聞界，却時時醜詆中國，如合衆通訊社會有一中國婦女加入盜匪」的駭人標題，而紐約電報社亦以「中國嬰孩至今猶被販賣爲奴」，吸引讀者的注意。遂使美國人輕視中國，而中國人懷疑美國的好意。這實在是非常不妥當的；因爲偶然發生的事實固然難保沒有，然而貿然據以作歸納的斷語，則徒然促進本國人的誤解，而增加對方人民的惡感，此對於文化溝通上講，實有莫大的妨礙。今日中日雙方，都已將各種文化事業，放在調整國交的方針上面，自然這種情形，決不會有。不但沒有這種情形，而且還已進一步積極地設法從各方面來促進了解，促進友善，這對於今後兩國的相親相愛，隱隱中實具有無可比擬的力量。

藝術的鑑賞，也是促進國際親善的有效工具。現在藝術的展覽，常有舉行，使兩國人民，能够從藝術上互相了解對方精神上的美點，而油然而生出欽佩敬愛之情。在這方面，藝術家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他們應該在不誇大的範圍以內，將本國的長處描畫出來，以供別國人的欣賞，同時他們也應將別國的長處

，描畫出來，以供本國人的欣賞，無論那一方面，如果將醜陋的東西拿給人看，總是害多而利少的。藝術之中，當然包括很廣，可是不論那一部門，都應在這個方針之下去進行。

文化溝通不僅以互相了解為限，還應該互相學習；在互相學習之後，更應有共同的創造，這最後的一點，也便是文化溝通最後的目標，最高的理想。中日的文化，有共同的優點，也有各自的優點，我們如果將這些優點合併起來，再加上東亞其他各民族，一同合作，互相切磋琢磨，久而久之，自然能創造出一個更優美的東方文化來。

我們已經有幾年的努力，也有了幾年的成績。對於這一點成績，我們當然不能引以自滿。我們這種工作，今後的荆棘還是很多的。可是我們認為只要大家以好意諒解的精神，來求互相的了解，則任何困難總是可以克復的。

如何溝通中日文化

本報社評

當中日文化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有日本文化使節團的來華參加，格外增加了它的意義。我們讀到大會通過的許多要案，便知道這次中日文化人士的會晤，已經得到了非常實際的實質收穫。中日文化溝通的使命是重大的，它的工作更是廣泛而極其繁複的，對於溝通的實際工作，大會已有決案，我們不必再談，可是對於溝通的方針，溝通的基礎，以至於溝通的精神，我們願意提出一點意見，以供大

家今後的參考。

中日文化溝通在目前有一個重要的使命，這就是促進中日的親善，鞏固兩國的團結。基於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看出兩國文化人的聯絡交歡，決不是一種空虛的酬應，而確有着它實際的作用，兩國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固然重要；然而此種關係，必以一種思想爲出發點。我們今後如果能在兩國的思想上作根本的打算，使中國無排日思想，使日本無侮華思想，那末中日的親善，是一定可以永久不變的。負有思想重責的，當然是一國的文化界。中日兩國文化界，能常期保持接觸，互相了解，進而至於互相尊重，那末兩國的一般人民，當然也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起來。所謂文化界。不但包括一般文人和出版家，連教育界也是包括在內的。我們兩國的教育家，如果回想一下從前曾經以什麼思想灌輸給青年學子，就可知道這次中日事變，我們實在負有重大的責任。同時兩國的著作家，曾經以什麼思想放在我們的作品裏面去煽動國民，就可知道也逃不了很大的罪過。現在我們都覺悟了，就應該格外在思想工作對中日親善努力不已，以贖我們的前愆。

怎樣在思想上鼓吹中日親善呢？如前文所說，第一步就應該拋棄一切排日和侮華的思想。我們講求了解，固然對方好的也看見了，壞的也看見了，可是國交和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一樣，決不可單講人家的壞處，忘記人家的好處。我們應該反過來多說人家的好處，少說人家的壞處，對於自己則少說長處，而多說短處。這樣於人於己，都可有益無害。一切友誼，愈疏則愈遠，愈親則愈近。所以我們今後兩國文

化界以至於各界人士的交往，是應該竭力鼓勵的。唯有互相交往，才能生出熱烈的感情和友誼，個人之間的友誼，可以擴大而爲國家之間的睦誼。

然而中日文化溝通，其目的並不僅止於中日邦交的親善。它有互相提攜的作用，它更有進而創造東方文化的宗旨。互相提攜，在中日文化溝通上講來，過去中國曾經對日本有不少的貢獻，而現在則是日本對中國有所貢獻的時候了。主席曾經說過，『吾人必須發揚東方固有之道義精神，又必須力求科學技術之進步。文化之範圍甚廣，但以目前需要而論，則用於科學技術者，應佔百分之九十五六，用於其他方面者，僅需百分之四五』。於此可見，我們現在的文化建設，必須以科學技術爲主。在這一點上看，我們對於日本暫時恐不會有多大的貢獻，而日本對於我們，則可以幫助的地方却不少了。其實停止科學技術，即其他政治，經濟，以至於風俗習慣，我們也有很多應該向日本學習的地方。一個國家之強，必有其國民集體的做人之道爲後盾，這種做人之道，正是我們大有欠缺而應該向友邦學習之處。

這一種文化上的提攜，留學生遺派當然是一件最主要的工作。我國過去留日學生也不少，他們回國以後，對國家也確有極大的建樹，可是以中日兩國密邇爲鄰的關係而論，留日學生的人數實在還不算多，因而他們在本國所發生的作用也不算大。有許多東西，我們因爲同文同種的關係，互相學習總是比較適宜。而歐美的學術，則有時難欲移入中土，總有格格不入之勢。我們從歐美所以往往只能學到（即做到）一些皮毛者，並非留學生不用心，實在是人情地理不相適合的緣故。所以我們今後在遺派留日學生

的時候，應該在這一點上格外注意；凡是可以從日本學到的東西，應該儘先遣派到日本去學習。

文化除了吸收之外，便是創造。沒有吸收，卽難以創造，沒有創造，更何用吸收。而創造，則較遠的工作是東方文化的創造，較近的則是本國文化的創造，這兩件工作本可以一同進行，然而以中國目前而論，則後者尤重於前者。東方文化的創造須由中日文化溝通來着手，中國新文化的建設，則須由國的文化溝通而着手。所謂溝通，不但是東西南北文化的溝通，還有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的溝通。從思想的統一上講，前者自然是很重要的，可是從一國文化水準的提高上講，則後者尤其來得重要。我們今後不講中日文化互相提携則已，要講提携，至少須兩國人民文化程度相當以後再說，否則，恐怕永遠只是一方的指教，而另一方不會有什麼貢獻。至於說到共同創造東方文化，這一點當然更其重要。文化不獨傳指太古的道德，它的部門是極其廣大的，一個國家的國民如果文盲尤占百分八十以上，對於近代文化恐怕連追趕都來不及，那裏還談得上有所貢獻？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有意危言聳聽。我們總覺得中國的積弱，便弱於一般人民的智識程度太差，如果我們不從這一點上想根本辦法，恐怕其它一切辦法辦了也是枉然，何況根本辦法不解決，其它一切都決辦不通。今日講求文化創造，當然也是如此，我們必須將上層少數智識分子的文化，溝通到下層廣大羣衆中間去，方能全國一致創造起一個鞏固的完美的文化來。否則，文化不過是一個虛弱的外表，經不起一個打擊就會塌倒。我們試回憶一下，在中日事變之中，許多的文物除了砲火直接的損害以外，其餘

都是貧窮老百姓盲目破壞毀滅了的，就可知道文化沒有老百姓的分，是多麼一件脆弱的東西。中日文化溝通似乎與這件事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它正是文化溝通和文化創造的大前提。

文化溝通之推進

本報社評

據三十二年十月初東京電訊，中日兩國之交換作家，業已第一次舉行，中國首次派往日本的是陶亢德徐白林二氏，而日本派來中國者則有阿部知二，小田嶽夫等氏多人，此外兩國又同時交換中日文化研究員各一二人，以從事研究對方文化的工作。這種措置，正是中日文化溝通的推進，使我們對於東亞文化的前途，懷着極大的希望。交換作家與交換留學生不同，留學生往往對於基本智識尚須學習，而且閱歷未深，觀察力淺，所以在真正文化溝通的工作上，一時未必能產生多大的效果，至於派遣作家，則對於文化工作必然已有相當之心得與經驗，那末留學結果，當然能有較大的收穫，而且由於本身的修養，即在本國文化的傳播上，也可以盡不少的力量。所以此次派遣的作家並不多，我們却是寄予着極大的期望的；尤其是因爲在此大東亞戰爭期中，我們覺得它所負的使命，更屬空前的重大。

最近中日文化協會之上海分會改組，從這一點上看去，也更顯出它特殊深遠的意義來。該會改組成立的宣言之中，提出兩點，其一是樹立東亞本位文化體系，其二是實踐政府戰時文化政策。可見文化溝通，在此時已不是純粹限於文化的工作。而是和政治具有密切聯繫，甚至可以說是已成爲政治一部門的

工作。在總力戰爭時代，應該舉一切力量以用於戰爭，再不可以有脫離軍事政治的活動單獨存在。文化溝通這個重大的工作，當然更不能例外。因此負責這個工作的人，應該把眼光放大，同時又須認清現實，在研究純文化的時候，更須研究如何發揮文化的力量，來參加這決定東亞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在研究對方文化的時候，更須觀察種種現實，來幫助兩個民族的互相了解，互相學習，這在中國對日本而言，尤其覺得有迫切的需要。

試看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我國代表的收穫，就可知道此種觀察的效果是極大的。代表團長周毓然先生在中國是文化界前輩，所以此次領導代表諸君，赴日參加大會，即能將日本情況，帶回不少，大有助於我們對於日本的了解。我們試一讀周先生在中日文協招待席上的講辭（見三十二年十月四日中華日報），再讀其所著『三不見』一文（見三十二年九月卅日中華副刊），就可知道日本國內現在是怎樣安定，怎樣決戰。日本目前處於決戰體制之下，工作緊張，却毫不慌亂，社會民生，都井然有序。這種消息，當然使我們對於大東亞戰爭必勝前途，信念愈見堅強，同時因反顧本國，也能發生無限的警惕。至於所說日本之不見黑市，不見游民（包括乞丐，閒蕩者，無職業者等等而言），不見荒地三點，更足以使我們了解日本之所以強盛，實在有着強盛的理由，決非倖致，更不是我們少數國人的夜郎自大所可企及。

在那篇演講中周先生說，「吾人從今日起，應該努力，效學他人，希望三十年以後，可與日本一樣

強，一樣富」，因為唯有如此，方能和友邦一同負起建設東亞的重任。我們覺得即此寥寥數語，已足令人重視此次文學者大會的收穫。

憶日本文化界前輩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題名「從中國歸來」，其中有幾句話，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我這次旅行中國最感覺到的，是中國人對日本文化有一種內心的輕視，」又說，「今日大多數中國人的不知道日本，比我們不知道中國更甚。」此語確有着幾分的實情。要打破這種情形，就唯有積極從事文化溝通的工作。我們看了第二次文學者代表的意見。就可知道凡是有心人士一到日本，就會發現日本的文化非但不可輕視，還着實值得我們的學習。唯有這樣的文化溝通，方適合大東亞戰爭的要求，同時也始能助成東亞文化的建設。

周化人先生曾經說「友邦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吸收西方的科學文化，發展國內的工商業，脫離了西方文化的支配，而創造出日本的文化，然後東方的文化才可與西方文化匹敵。」對於日本的新文化，我們身為鄰邦的中國人，是有加以十分了解之必要的。唯有真正了解以後，方能予以真正的尊重，從而互相吸收，取長補短，共同創造出整個東亞的新文化來。要做到這一部工作，就非積極推進文化溝通不可。

文化溝通的新認識

學 潛

文化不僅是表現着每一個國家固有的傳統，和它獨特的精神，同時更重要的却在於對每一國在各方

面進步的一種里程碑紀錄，當然，文化能幫助溝通國與國之間一切在情感上，民族傳統上等等的隔閡，確也有着它不滅的功勳，然而，在相互表現進步里程碑所起的一種相互的參考，一種相互的幫助的作用，無疑的應該佔着文化領域中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同時也是擔負着文化溝通使命者所該担起來的責任。

中國對於外來文化之吸收，過去雖然也曾下過相當的苦功，然而，僅是吸收而不能融會的消化，那末這工作就等於祇做了一半，而且這一半的工作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上也未必有其大功；當然，吸收了的東西不能使之融合，這在吸收者固然有其責任，但是，介紹者不能適合着國情的需要，不能投合於大眾的口胃，這也不能辭其應有之咎；因此，在今天對於文化溝通這一項艱巨的工作予以新認識，給以再估價，實包含着非常重大的時代意義，和極豐富的歷史教訓在內。

當然，一般的文化溝通工作我們也不應該加以忽視，例如：名著的翻譯，民情的紹介，現代以及古代史的研究、語言的溝通，書畫的觀摹……等，然而，在今日戰時的體制下，和在中國力求進步，力求增強的客觀形勢和主觀的需要之下，這些都已好像變成了次要的工作，主要的重心似乎應該轉變成為適合於目前客觀形勢和主觀需要這一大前提之下的一個中心環節了。

興復中華和保衛東亞這二大主流已合而為一，中國之復興與東亞之建設為不可分，東亞的勝利和中國的建設更同樣是息息相關，因此，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之下，那末，中國主觀的要求應以復興與建設為二大中心，同時在中國參戰以後，更應在爭取勝利為第一的大前提之下，一切服從戰時體制的概念之下

動員一切。文化溝通的範圍，當然也總不能脫離了這一種歷史的規律而自願自的走向藝術的高峯而絕緣於社會的意識，因此，在這新的課題之下，自然也給予了新的任務。

「至於文化溝通一點，若干人誤以爲復古，實屬大謬，完遂戰爭，爲建設東亞，吾人必須發揚東方固有之道義精神，又必須力求科學技術之進步，文化之範圍甚廣，但以目前需要而論，則用於科學技術者，應佔百分之九十五六，用於其他方面者，僅需百分之四五。」國府 汪主席在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成立二週年的紀念大會上已經給予文化溝通的新任務定下了一個範圍，並且特別強調的提出今後的文化中心是應該放在「發揚東方固有之道義精神，和力求科學技術之進步」上。

中國是向以科學落後被稱和自稱於世界的，在世界科學已發達到高峯，工業已全趨向於重工業化的時代，而中國却尙停滯於半手工業的狀態中，然而在今天世界已逐漸趨向於立體的時代，一切國力的比較是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和表現國家強弱的等次的，尤其在今天戰時的體制下，科學更有決定一切的重要性，因此，在今天特別提出科學的重要性，不僅是爲了今天的參戰，同時也是爲了將來的建設。

科學的發達在友邦日本已早衝破了歐美的包圍而獨立振作起來了，在今天的東方，不僅起着領導的作用，同時也是在盡着幫助的責任，可是他們那一種成功當然絕不是倖獲的，而是經過很多次的失敗而有着一個艱苦的過程的。在這一種過程的經歷中，當然也有着他們滲和着心血而寫成的里程紀錄，這一種里程紀錄給予我們科學研究者的幫助定然是很久，然而在今天的文化溝通的工作者却尙沒有盡到這一

步的責任。其他如已經成功的科學成績和經驗等，都爲目前中國所切需的一種文化食糧。

東方的道義精神是中國固有的一種文化的傳統，同時也是東方各民族結成聯盟在精神上的一種共同的基礎，牠不僅是反侵略主義的，同時也是反功利主義的；然而這一種精神需要獲得東方各民族的共鳴，需要交流於東方每一民族的每一個角落中，滲和在每一個民族的血液成份中，這樣，那末才能獲得真正穩固的基礎，才能加速度的締成東亞聯盟。然而這一種交流的责任却需要每一個文化溝通的工作者來擔負的。

中國已因了參戰這一巨大的行動，已相當的改觀了一切，同時時代也已朝前邁進了一步，東亞聯盟運動亦已由思想的理論階段而走上了具體的實踐步驟，作爲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之一的文化溝通在今天更應該切合着時代的需要，遵循着主席的指示，發揮着牠新的機能，擔負起新的任務，每一個工作者更應需要有狂烈的對專業的熱愛的態度來從事這一新的工作。

溝通中日文化之我見

戚 喜

前言

從中日兩國文化相互關係觀來，自歷史上觀察得已很長久了，但到今日爲止，實在二國之間，比較與遠距離的英美遠見疏遠，不過 這有着着一個答案：其在日本維新以前，是中國文化流入日本的時期

，明治維新以後，是日本文化流入中國的時期，這種中日文化關係的分野，要是稍具歷史觀者，是都知道的吧！

和平是人類的本能，戰爭是人類的罪惡，人類目的，在求生命之延續，不在毀滅自己之人生，因此人類真正意義在求永久和平之樹立，此次中日雙方在不打不相識誠意覺悟下，中日邦交得以明朗公平之調整，這不但是在澈底清算七十年來二大民族的隔閡，更進而去樹立東亞百年和平及貢獻世界永久和平，值此大東亞戰爭瀟灑之際，吾人對於這劃時代使命，中日雙方尤應兢兢自勵。老實說，此次糾紛，由相尅而相濟，只是一種恢復常態而已；然則今後吾人怎樣來完成這項巨艱的任務？哪！只有在我們的文化上着手。三年前，基於雙方必要的而喊出東亞聯盟運動，對於文化溝通的一點，也是作爲必要的一着，是的，要使咱們「愛中國」「愛日本」「愛東亞」，它，只可以文化的力量來喚起，來促成。

文化提携的真精神：

在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中，文化溝通亦其一也。它，是作爲認識確切永無隔閡的一種手段，而在中日邦交調整上，第二項就是中日文化合作。在現階段中日關係日趨明朗的今日，大東亞戰爭愈形本格的今日，我們認爲中日文化合作，是必須予以極有力的強調。吾人須認清『文化合作』一件事，並非是『文化合流』，它乃是將中日雙方文化的結晶，相互改進，相互融和，在同一目標邁進，以收異途同歸之效。因爲合作的結果，是互相爲用，說得邏輯一些即二方互收營養，要是只是一方面的獨取其利，那末，

中日文化合作，真是一句最深刻的諷刺。這里，吾人對於文化合作，就如協定上所說的：「希望二國互相尊重其本然的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為善隣，緊密提攜，以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並希望以此為核心，而貢獻全世界全體之和平」，及條文上第二條所云：「二國政治關於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應緊密協力」的那句話。

現在我們看到中日文化溝通是本於雙方朝野共同一致的要求，我們不僅需要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我們更要求文化溝通為聯盟運動中之韌帶，試問，教育不普及，科學不發達……一切合作是不會成功的，因此，文化合作實是中日提攜的立腳點，沒有它，什麼親善，什麼合作，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老實說，中日文化合作是聯盟運動中最須力求貫徹的一件事。

日本文化中心思想的檢討：

這，不只是一「親日」也好，「仇日」也好，在文化的立場上，日本文化在世界史上已佔了不可磨滅的一頁，蓋日本自古國雅片一戰後，渠對我國的文化，只是採取了批評的態度，雖然一些指導學者們仍不予以低下的評價，但總因西方文化多方移植，及日本人士醉心歐西文化之故，中國文化祇剩下了它的形骸，但在這里，日本人以學者之姿，取得了東西文化之精，自成一格，即所謂「日本化」也，日名教授岡倉先生說「日本！亞洲文明之祕庫也」又英國文學家亨恩（Laseadio Hcan 1850—1904）一八九

〇年自美渡日，因慕日本文化之盛，竟入籍日本，改名小泉八雲，專謀一時。更有俄國哲學家奎伯（

Rephac Koerber 1848--1923) 亦因眷戀日本文化而於一八九二年來日，留連不歸。日本文化能使人拜倒如此，實非偶然！

吾人知道，日本文化中心思想，是以『忠君』『愛國』爲起點，日本天皇在日人眼中是稱『現人神』，故國家一遇到任何重大事故，即能維持統一，此即它們平日皇上詔勅御言之特色。又我們常能見得日人所謂『八紘一宇』之聲國中心論，『八紘』者，在淮南子莊子里都有，淮南子上把它解爲『方千里之世界』莊子里乃『八方』的意思，以『八紘一宇』爲其建國之極終目的，與我國奉爲圭臬的『固有道德』『天下爲公』爲建國精神有相同處，中山先生不是明明告示我們，東亞的固有文化，就是王道文化，它乃以德服人，不是歐西的功利文化，豈似武力脅人 是的，我們以雙方共通的中心思想，來築上東亞文化的堡壘，以文化溝通的手段，來促進東亞人民的自覺，以建設世界永久之和平。

文化合作的途徑及實施方案：

從上面幾點看來，中日文化溝通的客觀條件已見具備，更從雙方朝野需要上看來，尤其少不得的一着，中日文化合作的結果，亦就是奠定東亞永久和平的基礎，東亞聯盟運動既以此的爲自任，則對雙方文化溝通，是必須腳踏實地的幹着，事實上，文化的建設不了，其餘的三大綱領，是見不到什麼成績的。

我們不能不說中日是同文同種，不過，二國之間，因同種而不同族，因同文而不同語，仍不免有許

多隔閡，歷史告訴我們，中國關係交惡，祇不過是最近七十年的事，在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日兩國還曾訂過一次互惠平等的友好條約，嗣此以後，日本未能善以研究中國，中國亦未能虛心接受日本文化的優點，彼此昧理，時有誤會。汪主席在璽電里曾說過「今後中國應以善隣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

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傳統思想」主席的話，真是一針見血，實在不僅教育是如此，一般文化也應都依此一百八十度轉變，這樣，在共同澈底改造下，才得互相了解，互相認識，了解得澈底，認識得澈底，這是中日合作的唯一要求，也是東亞聯盟最後鵲的，能够完成而負起這使命的，還只是從文化合作上做起，這里，爰將作者私見所及，來和讀者諸君談談。

一，中日文化合作機關確立：這是促進中日文化合作的紐帶，這個機關在寧府還都後，在雙方朝野下成立了一個中日文化協會，它的宗旨，是以溝通中日文化及達到善鄰友好為目的，茲就該會活動專業錄下，以資參考

一，文藝學術講座及演講會之設置與舉辦；二，各種著作翻譯刊物之發行；三，學術之聯合研究；四，文化展覽會之舉辦；五，圖書之交換；六，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之設立及協助；七，留學生之互相派遣；八，語文之互相獎勵；九，音樂，戲劇，美術，電影之互相介紹與研究，體育運動之共同發展；十，組織旅行觀察團互相觀光觀察；十一，學者及藝術家之互相介紹與招待；十二，東亞文化之研究及宣傳；十三，其他中日文化合作專業舉辦

這個推進中日文化合作強有力之法團，在過去工作進行中，曾予以雙方人民之多大注意，不過，這個組織，決不是當今幾位在野諸公所能一手負責的，我們希望聯盟各國能將這個組織達於每一個角落裏，再以其實言之，文化的傳播是必須由每一國民來負起的，這樣，善隣友好目的可達，東亞文化發揚可期。

二、民衆心理之再建：中日這次戰爭，不是土地的爭奪戰，它可說是心理的衝突戰，是故心理作用善否，實爲引起戰爭的原動力，而心理作用之引起，則在雙方文化之媒介，從歷史上看來，每因二國民衆心理不一致，就走上戰爭一途，三十年戰爭而失去故國的捷克人，可是三百年後的鬥爭，包也米亞國王重新建設捷克斯拉夫，又波蘭於一七九五年受第三次瓜分，而第一次歐戰後，又重現其姿，凡此，都是民族與民族間心理不一之故，此次中日事變，即在雙方不合理宣傳而致弄得雙方仇視心理高漲，二國人民也跟著漸趨惡化，因此，吾人如何欲求親善之道之深入民間，則非領社會教育之推行不爲功，主席說：『民族的心理意識，是我們的武器』，是的，我們要把變方的民族意識，共同建築起來，作爲建設大東亞之靈魂。但民衆心理之轉變，決不是一時可立就的，這里，作者將應具的數點，請當軸循以教之，諷以引之：

(一) 確立中日親善信念：要求心理之轉變，首在確立中日親善信念，藉使一切仇視心理，得以消除。

(二) 堅定中日親善信仰：有了信仰，才有力量，而力量之培成，則首在樹立中日親善之道。

(三) 訂定中日親善信條：根據民族意識，平等互惠的精神，訂定中日親善信條，作爲心理再建之法則。

(四) 灌輸東方道義精神：所謂『親仁善隣』、『自尊尊人』、『相扶相助』，都是我國固有美德，這些美德，却爲心理善導的好張本。

三、大同教育之實施：我們不能不否認近二十年來所施的『抗日教育』，但也不能不說日本所施的『侵略教育』，爲了『抗日』、『侵略』的結果，鑄成了今日的大錯，本來雙方的教育，完全是被狹隘愛國心所隱蔽，在這種狀態下，就養成一些自私自利的觀念，所以吾人應主張以大同意識的培養，來作爲新興教育的出發點，蓋一個國家或民族，除了謀本國繁盛的發展，同時也得希望世界列國的協和興隆，這雖是一種幻想之覺，但，倒是人類生存的真意，是故中日要求文化合作的話，則對於吾人所懷着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短見愛國心，速速祛除，老實言之，我們所要的就是『天下一家』的大同教育，別輕視他，它正是和建教育的目標，大亞洲主義教育的先聲，關於這一點，最好由雙方教育當軸負責教化之，不是的話，東亞建設永不可期，而世界大同的理想當更不可待。

四、教育統制的厲行：教育爲一切之基本建築，看看近數十年來中國文化基礎日趨崩潰，一切都陷於放任主義，同時抗日教育的實施，只造成了一些不切實際專管胡鬧的囂張學風，爲求矯正以往錯誤及

補種未來缺點起見，惟有厲行教育統制不可；更從目下中國現狀及流於在下之國際情勢更尤感有求教育統制之必要，吾人並非以教育統制爲教育上之萬應藥膏，但至少一經統制後，則一切妖言邪說無從得入，實在以往放任主義，只製成了危害民族的惡果，日本是對教育統制極端注意的國家，這，對於我國是應予以參考而作爲改造的。

五，國民讀物的編審：國民讀物，就是一國國民所讀的讀物，這種讀物，不但可以啓迪民知，且可認識國家政綱政策，辨明世界情勢，藉以激起其愛國思想，發揚民族精神，於此，各國對於此種事業，極爲注意，除嚴格加以審查外，並力圖其發展，但反過來看看我們中國呢！不是一些危害人心之淫詞小說，定是一些尾巴之言，期間，雖經政府當軸三申五令，然仍陽奉陰違，今後，對於此等有害民知且礙邦交不相干書籍，應一律予以禁止；並在教育宣傳最高行政機關，設一國民讀本編輯委員會，就教育，哲學，史地，自然，……等各科的編纂；內容當以善隣友好適合國情有益學識而及以促進東亞聯盟者爲旨歸，在這正常的途徑里，文化合作始能不受外來打擊而停頓。

六，掃除語言之隔膜：日本語言文字，源自漢文，其「假名」字母字形相似姑不論，卽其讀音，亦採取中國漢音，唐音，吳音等，因此吾人欲求掃除語言之隔膜問題，如雙方能精神團結，其方法是極易解決的，況且現在日本小學生三年級以上完全受中國語文之訓練，故中國兒童凡三年級以上者，亦受日語之訓練；中國學生之受日語之訓練，請日籍教師，收効甚宏；此後日本學校，應請華人擔任中國語教

師，此係初步之交換。

進一步談，再將西化之外來語，中日雙方學者，合組一統一譯名委員會，除以日文拼音外，其名詞概用中文，俾得統一，其次將日文改良，易中文形式；易言之，中國語文，亦須改革，以趨日本語調，中日民衆，語文能趨一致，則文化溝通才能取得捷徑，老實說，文化溝通的重任，是必須由各個民衆做起的。

七，東亞青年聯盟的結成：過去「抗日」運動是青年從事，但東亞解放運動更必須從二國青年携手作起來，向全東亞各民族的青年會推進，青年聯盟的工作不只是聯絡感情，同時互對於藝術上，學術上，體育上等各種運動的展開。關於這個聯盟的結成，應以二國當地大中學生爲中心，並約請當地僑居之青年或留學生參加，青年聯盟的工作除舉行各種時局問題座談會，並組織各種學術上研究會，彼此以研究中國及日本新興文化爲題材，雙方青年由認識而諒解由諒解而親善，這樣底真誠坦白交換，才能促進中日永久和平之確立，而這一些青年，正是聯盟運動的一支生力軍，這一點，作者至希聯盟當局迅即負責組織之。

中日文化之異同

造 五

禮有大同之說，易占同人之卦，圓顯方趾，人類之形胥同，嗜甘惡苦，人類之好惡亦同。至於飢則

思食，渴則思飲，寒則加衣，暑則揮扇，動者思靜，靜者思動，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愛，朋友之相敬，兄弟之相友，君臣之相助，凡我人類，莫不相同，固不但中日兩國而已也。茲所論者中日文化之異同，範圍限於東亞，且爲參考計，間亦涉西俗。夫以一國之文化，縱有古今之殊，橫有南北之異，既不能悉同，而况乎兩國。故諺有之曰：大同小異，惟文化之範圍至廣。若政治、法律、文字、言語、風俗、習慣、建築、衣服、飲食、宗教、教育、美術等等學藝大者，已可分爲十二類，每類中之異同，奚能枚舉。作者學識淺陋，更不能窺兩國文化之全豹，此文更不能原原本本，一供讀者之參考，掛一漏萬，在所不免，惟冀海內外賢達，對此問題，共同研究，以完成大東亞文化的建設，則作者區區之微意，或可爲東亞同人所共諒。茲分別言之：

政 事

中國爲民主政治的全體主義，以「國父大亞細亞主義」，來供獻於東亞文化。日本爲君主立憲政治的全體主義，以「神武天皇八紘一宇」精神，來供獻於東亞文化。

中國之地方政治爲三級制，即部；省；縣是也。日本之地方政治爲兩級制，即省；縣是也。（說明：同一省字，涵義不同，日本之文部省，即中國之教育部，厚生省，即社會福利部，餘倣此。日本縣大於中國之縣，其下置郡，猶中國縣下之有區也。人口繁盛之區設市如南京市，天津市，大阪市；神戶市等，則兩國之所同也。）中國之政治重心在國民政府主席。日本之政治重心在天皇陛下。

法律

中國法律，雖採取各國所長，適合於中國目下人民所需要，但大半皆倣日本，幾乎全同。其間有出入處，爰就其著目者，比較之如下：中國民法中，承繼權一門，不論長幼子女，皆得有之。日本則全部遺產，使長子承繼，餘子皆無權承繼。長子既專享遺產，如父母早故，弟妹未成立，即負有教養之責任。其餘親戚之酬酢，祖先之祭祀，皆長子負責。女子雖無承繼權，但有女無子之家，得招贅自立門戶，族中子姪輩，決不爭遺產，此法律之不同，基於風俗之不同者也。其餘刑法判刑，略有輕重，自有專家比較，茲不盡述，以省篇幅。

文字

中文全用漢字，民元以後，始有注音符號，注出字音，以謀讀音之統一，仍以國字爲中心。日文則漢字與假名並用，其與漢字同行直寫者，不論何種品詞，均與漢字有同樣之效用。其注於漢字右旁者，僅有注音之效用，分音讀，訓讀二類，音讀中文分漢音、吳音、近代音三類。就訓讀言之，所用漢字，不啻日文之注義，故無漢字則失義，無假名則失音，二者相需爲用，不可或廢。（說明：中國文字，在日本謂之漢字，一物兩名，因國籍而殊。日本亦有國字，即日本自造之漢字，爲中文所不用者也。惟其數不多，僅數百字耳。）

中日文字相同者，卽自上及下，由右向左，作直行讀之，其最不同者，中文動詞在上，被動名詞在下，如「打字」。「說話」是也。日本文反是，被動名詞在上，動詞在下，如譯爲中文，當作「字被打」，「話被說」。

中日文字，均有文體，語體兩種，其實文卽古代之標準語，以語言因時代而變，教育不普及，則言益與文離，統一國語，爲立國之第一要圖。日本明治維新，統一軍政，同時卽以東京語爲標準語，並濟之以普及教育，工具乃得運用靈活。中國以北京語爲標準，以注音符號，注其統一之讀音，如能普及教育，必得收全效如日本也。

言 語

兩國言語之異同，亦如文字，但華語尙簡潔，日語尙詳細恭敬，二國風俗之略殊，言語亦因之迥異。中文中雖亦有長句，但不若日文之常見，至於白話之長句，可以說至少。日語會話較簡，乃一涉講演式則亦多長句，有時大用連用格，一句長至兩三行，不以爲奇。但如此長句，一氣讀之，何以能呼吸，則天南地北之頹澀，足以濟其困也。茲以京話和日語比較，京話多抑揚，而日語多頓挫，各擅一長。如合此二美，產生一種混合語，命名「大東亞語」，如西方之有世界語，作文化交流之媒介物，必舉燦然之績。然則製造此大東亞語者，非語言學家，博言博士，文學博士所能任，乃在日常接近之兩國民衆，於不知不覺中產生之。

風俗

中日風俗成念，此其所同也。中人好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日人好動，惟恐不足，風俗亦隨國民性而略異。中人坦率而馬虎，日人尙潔而多禮貌。中國雖亦禮義之邦，但於政府祭祀，婚喪大事時行之平常則相見點首而已。前清尙有作揖，脫眼鏡者，民國以來，已不甚見，但日人相見必鞠躬如儀，有帽者脫帽，軍人則行軍禮，兩國風俗不同，往往發生誤解，以坦率爲傲慢，吐痰爲侮辱，其實爲之者無心，而見之者殊覺不愉，作者以爲中人宜學習禮貌，日人宜諒解華風，則東亞人互愛互助之精神，結於中心，不拘拘於外形矣。至於餽送禮物，華俗尙偶數，日俗尙奇數。華俗尙紅，以爲吉祥，日俗禮物包上略有紅白紙圖而已。有名串者，用小紙包鯨鬚寸許，作圭形，粘包之右上角爲值，因鯨鬚不易得，普通代之以紙，沿中國之紅封條也。喪禮賻賻，或以花圈，祭文，此兩國之所同也。惟中國以挽聯或韻文爲弔，日本則僅以長白布爲弔，上部書一弔字而已，此華禮繁於日本者也。中俗生兒，有湯餅之會，日本則以布製大鯉魚，懸於庭中，竿高於屋頂，隨風飄揚，以宗勇武之意，猶我古代之懸弧也。又中國祝壽以滿十數爲期，如六十，七十之類；日本則必晉一，如六十一歲，七十一歲等年，爲親友來祝壽之年，中國歷史紀年，昔者大行皇帝升遐之年，仍爲先帝某年，翌年乃改元，易年號，稱某某元年。日本則同年內，卽行改元，例如明治四十五年，卽爲大正元年，此中日紀年法之不同也。又中日兩國，均有敬老恤貧之美德，中國少年自醉心西俗以來，此風已稍衰，日本則一方面新科學發達，而舊道德不渝，此

我華人所不能不學者也。

習 慣

華人之履底平，故行路身直；或作左右擺。西人之履底高，故行路往往向前略傾其身。日本人穿履者，因以足趾夾上之帶，行時身不向前則脫，故行路時恆在前後擺，雖已改穿皮鞋，仍不脫此習慣，倘改裝華人入市，仍可一望而知之。又兩國之人雖同時用箸吃飯，華人恆直置於桌，日人則橫置於碗後。中人包物多用對角，日人則直包之。又墳壘墳墓，中國人恆對壘，日本人則捲壘如捲布匹。削水菓時，中人刀鋒向外，日本人刀鋒向內。木匠鉋木，中國向外推，日本向裏鉤。中日人以手招人，均手背向上，手指向下蠕動，完全相同。西人則手心向天，以食指向上蠕動。中日人宴客，必謙稱菲筵，西人則盛誇美饌，以爲不如此非敬客也。此六東亞人與西人不同其習慣也。又華人敬神以拜，敬佛亦然，日本則敬神以鼓掌而後頂禮，敬佛則合掌頂禮，如華僧之對施主。中國人吃飯，以口當碗邊，用箸撥入爲常，日本人則以箸夾飯塊，送入口中，至最後之少許，始行撥入口中，此因日本米多柔和，結塊而不鬆，故習慣因之不同。又大多數人在便當匣內吃飯，食時必危坐挺直其身，不若華人之常俯身就桌也。

中日人均寫墨筆，但字之姿態不同，日人能持紙在手中寫字，華人則必伏案，所謂伏案功深，致背脊成駝形，此中國教育家宜注意兒童之習字姿態，從速矯正者也。

華人磨墨，多圓轉，日人多前後磨之，作直線運動，故同一用墨，方式各異。女人掃地之姿勢亦不同，華方多用短柄掃帚，故多俯身，一手持掃帚，日本多用長柄掃帚，兩手持之掃地。又日婦多以手巾蒙髮，然後掃地，使髮不侵髮，若以蒙口，則西俗也。兩國知衛生之婦女，始採用此法耳。

建築

中國房屋木料少，磚料多（四川省爲例外），日本房屋磚料少，木料多，此兩國物產不同之故也。中國瓦爲弧形而薄，運搬及造坯較易，但易破。日本瓦作書卷形，質厚經久，但屋頂之壓力大，承此屋頂之梁柱，必須堅固。中國房柱多圓，日本多作方柱。中國窗有樞，日本則銜於上下槽中，可以推動。如中國之壁櫥門。又日本多地盤，連柱以穿，如中國之鑿穿，中國則無之。但中國房屋柱下有石礎，多圓形，日本則不均用礎，有之亦必作方形。諺所謂石白齋者，絕對無之。

日人謂中國住宅，多高圍牆，意在防宵小也。日本以警察制度良善，可無須高牆，但長崎附近之民房，頗似中國，西京以東，乃不同矣。近來建築歐化，在中國有協和醫院式之中西合璧，日本亦有和洋折衷之建築，則又不同而同者也。但與兩國文化無直接之關係，恕不詳述。

中國花廳，有暖閣，頗似日本之處間，但暖閣中可以坐人，處間則傳花瓶等物，如中國之天然几，較牆高數寸。兩國古式橋樑，廟宇均頗相似，惟城牆之建法不同，中國牆壁垂直，木壘石爲之下廣

而上狹，如略傾之巔壁，城上廣栽松樹，與中國之城異趣。

中國之牌坊，如日本之鳥居，但上者複雜，而下者簡單，均有石造，木造兩種，鳥居形式，作并字形。

造路建築，已各受歐化影響，以庭園中之小徑言之，兩國均尚屈曲，所謂「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也。

衣 服

中國唐代衣冠，已不可復觀，日本和服，尙有唐代遺風，今中國人之衣服，乃滿洲式。兩國衣服相同之處，爲寬大舒適，中國以紐扣，日本以帶束。中國衣服晾於竹竿上，縫合之線縫或垂直，或水平或與水平線作若干度斜向，和服則均垂直與水平。兩國衣服，除領圈外，均不作曲線，則與西服殊致者也。所用衣服材料，如木綿、絲織品、毛織品，大致相似，惟染色花紋，嗜好不同，同一國中，亦因時因地因人而異，不可以一概論之。和服之羽織，乃禮服也，如中國之馬褂，同一表示恭敬。惟羽織長過膝，馬褂則至袴腰上耳。羽織色玄，背上有銅元大白色圓形，中繪一字或鳥獸，山川，日月，花木，圖案於其上，謂之曰紋，紋以家族而殊，傳自祖先，可以別貴賤而矜門閥。其所謂袴者，乃裳耳，男子亦禦之，有中國古人風焉。

飲 食

中國南方人之飯食，與日本相同，日本三餐均用飯，與湖南風俗同，飯後必飲茶，湖南亦然。江浙農家亦然，但城內人有一粥兩飯者，兩粥一飯者不等。日本吃粥者至少，麵食則作點心耳，似我南方，不若北方之以麵爲常食也。日人嗜甘，甚於華人，幾乎無菜不甜。其嗜酸也，似我福建。而華人嗜辣，則日本人中不恆見。嗜酒茶則兩國相同，烟草亦不可少，但吸雅片者殊無之。來華之日人皆能食中國菜，以爲味美，但亦有少數婦女，不愛食油膩者，以爲中國魚少，不若日本之多而鮮也。日本之餅，如寧波年糕，搗糯米爲之，惟新年食之，亦有甜鹹二食法，湯煮火烤二種，江浙及長江一帶之糕，乃磨粉爲之，不以搗。日本豆沙餡之點心，頗似華製，但絕對不含油分。湯鮮而清，不論何種魚湯，均如中國之蛤蜊湯煮法。總之，日本菜能合乎衛生及經濟也。

宗 教

兩國均崇儒教，爲其同點，惟日本以王陽明先生之即知即行維新，不蹈空論，乃其優勝之原因。清儒創漢學，梁任公以爲學者避免現實，因以自全，良可惜也。逮夫民國 國父所主張之大同學說，及知難行易，均根本儒學之精華，便適應於現代，雖少數浮躁青年，欲以耶教及新邪說代之，儒教潛勢力仍

存在於一般民衆之心坎，故目今尊孔，天下從風，邪說以熄。

至於佛教，兩國同受印度之感化，中國多淨土宗，日本多滅宗。日本僧能娶妻吃葷，且擔任兵役，與一般國民無異，華僧則一經披剃，獨立於社會之外，高僧誠多，但多數爲喪家啖經，勢同一種營業，下爲啜吸鴉片，偷香竊玉，甚至與匪類伍，殊非釋迦本旨，希望從速自振也。

中國有道教，日本有神道教，日本之神社，如中國之祠堂，惟神社中有如中國之帝皇廟者。道教與神道教不同之點，道教修煉成仙，爲最後之目的，神道教卽人卽神，不待飛昇，則行度世，此亦兩國國民性不同之一端，有以致之。如戰士戰死，卽爲軍神，得入靖國神社，中國之昭忠祠似之，但信仰心不普及耳。

至若基督教，兩國均有信奉者，惟日本人儘管奉基督，仍爲日本國民，所謂不忘其本也。我華人一信基督，則已與西人同化，指祭祀爲野蠻，而忘祖先，仰教士之鼻息，而忘鄰里。生活歐美化，而忘父母，此非故爲攻訐，試問接教徒之同胞，是否同有此感，夫宗教雖萬殊，勸善懲惡則一也。苟蒙孔釋耶回於一堂，開一懇談會，必能通過若干議案，何必是此而非彼。

教 育

兩國在維新前之教育，姑不具論，惟日本以武士道之精神，施諸教育，全國國民之精神，得以統一

，以卽知卽行之功夫，用之於研究科學，因得造詣日深，中國教育，無統一之精神，國民乃如一整散沙，今幸教會系學校，收回自辦，以 國父大亞細亞之精神，儒教身體力行之毅力，施諸教育，他日成果，必有可觀。

茲更將兩國教育之出發點，比較而論列之，日維新當年，先從國民教育着手，其小學課程，簡而易行，一般民衆之教育既普及，基礎既立，而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循序漸進，又各級教育逐漸改良而致充優其待遇，崇其地位，使從事於清苦之教育家，得安心服務，而國家乃收教育之效。

在中國如何？清末廢科舉而立學校，國文優者，不論年歲，均得入大學，其次者入中學，最下者入小學，故彼時有十餘歲之大學生，二十餘歲之小學生，各級教育，同時並舉，非不洋洋大觀。究其實際，科學不由根本學起，僅得其皮毛，理論多而不堪實用，於是民國以來，稍稍改良，派遣留學生，均須在本國大學畢業，成效卓著，不乏專家，足供國家驅使。惜乎驅使之者，自身乃隱爲英美所驅使，而此輩學者，越努力而越誤國，良可慨已！此亦向無中心教育之流弊，非個人之咎，乃不幸而陷入於阱中耳，誠能躍出此陷阱，靜默三分鐘想一想，再向光明之大道邁進，則東亞之前途有望矣。

美 術

世界美術，可分兩大類，一曰寫生，一曰寫意，我東亞之美術，寫意者也。中國美術，較日本者更

偏於寫意，而寫意之美術品，惟東亞人乃能欣賞之，不但繪畫爲然，即庭園之佈置，雕刻，建築，陶器，鑄造等各方面，莫不皆然，故西洋美術，貴乎逼真，而中日則以會意。文學亦美術之一種，吾人理想之高，迥出乎西人之上，慎勿妄自菲薄，以爲我不如彼，美術之良否，最足以觀文化之高下，日本畫之人物，似中國之工筆畫，其山水乃似西洋水彩，但亦有學我南派者，雕刻圖案，亦多類似，水流紅葉，櫻花菊紋，雖爲日本之特徵，然萬字欄干，團鶴，雕龍等等同點正多，此數千年文化交流之確據，非作者一人之私言也。

即以戲劇言之，日本之舞扇，中國之馬鞭，意在形外，與西劇之佈景，務求逼真，殊異其趣，此兩國相同之處，但用法不同而已。誠爲東亞之大同，不可因其小而忽焉。

希望於中國文學界者

草野心平

我們如同願一年前的中國文學界，尙未聞有要望統一的文學團體之呼聲，明眼之士，或深感此事件之必要，但此並不能成爲文學界全體的輿論，僅爲一部的而非全體的要望。

但至近來，全中國文學者的統一團體作家協會成立之聲，並非由政府所發之命令，而由文學者自身的輿論，已發展至普遍化的幾近，此一年內文學者互相關連間的緊密化，與文化運動的胎動，殊堪注目，使我們想到今年，來年，以至十年後，百年後，中國文化界的狀態，甚堪欣慰。

因此大事變，中國的文學界遂呈不得不離散的悲劇，但目前至少在和平地區，已發展至統合團結的命運。今對這種文學者自身的努力，余以友邦一詩人地位，願深表敬意。

事變爲中國的悲劇，故文學的世界，也陷於這種悲劇，實爲當前的歸結，目前中國的作家諸君，由該悲劇中奮起，余對其勇氣決意，實深感動，現在中國的作家諸君，生於二大理念中，生於其相剋中，余深知其相剋係愛國所致，但由這種錯誤理念而生的奮動，實極爲危險，以往由愛國真情所生的抗戰理念，今已化爲錯誤的理念。唯有新而正大的大東亞理念，始爲立脚於道義的理想追實現此理想者其爲得生於將來之愛國者，自不待言，並應知百年後的中國知識階級，將以現在的和平地區之文學人士爲先驅者，所謂先驅者，必須步越荆棘之途，且任何人皆知和平地區之文學人士，正步入荆棘中，目前抗戰僅爲習慣，僅爲情勢而已，於此代替荆棘之路者，爲毫無生氣而頹廢之路。

自經中國參戰，收回租界，大東亞共同宣言的三階段，中國的文學人士，已在新的決意下奮起，以往爲理念的整理時代，今後則爲文學中產生新理念之時代，大東亞優秀作品的出現，尙在今後，余以此確信，待此傑作之產生作品本身立脚於個體但今後的個體，須爲包括全部的個體，此新的個體之獲得，實有待於文學人士今後的努力。

文學運動爲此種新個體的集積，爲綜合的推進力，唯有此新的推進力，始可爲中國文化的原動力，中國作家協會之爲其原動力，不言可知，故對其誕生之寄予莫大期待，亦即在此。

告日本文學界

柳雨生

今年（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七時，我在日本東京軍人會館曾有過一次演講，聽衆逾兩千人。當時聽衆有許多聽衆，都流了眼淚，我不能够不感謝特別爲我做翻譯的魚返善雄教授。他是全日本公認爲中國話說得最好的一位言語學者。次日，日本東京放送局（廣播電台）請我演講，我又把昨夜의演講再說了一遍。其後，九月十五日在北平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十月二日在上海中日文化協會演講會上，我都有演講，題目，個是「南方文學界的狀況」，一是「日本文學界的近况」。現在，先把對日本人士講的，追記下來做紀念，並供國人們參考。

今天我有機會到這裏來演講，天氣這樣的熱，承各位不辭辛勞的前來，我感覺到非常的感謝；同時，又很怕自己口話不好，還要請各位多原諒。

這一次我到東京來，已經是多幾次了。第一次是六年十月來的，出席第一次東亞文學者大會。當時，我在日本文學界的朋友，很多。這一次却有點兒不同了，許多位新的舊的朋友，對我都非常的照顧，非常的懇切，使我今天站在諸位的面前，除了個人的慚愧之外，還是不能够不老實的說幾句話。我的勇氣和我的信心，也可以說是由於諸位的同情和鼓勵，才會發生出來的。

我這句話並不是虛偽的。我不是一個虛偽的人，一個文學作家，決不會是虛偽的人。我們平常弄弄

文學的人，都知道文學作品，是最能够表現人類的真性的，或者也可以說，最要表現人類的真性的。只有真正的文學作者所寫的文字，所說的話，是最誠實的文字，最誠實的話。因為我向來喜歡誠實，並且向來自以為誠實的，我想我所說的話，諸位一定可以瞭解，或者也可以同情。

我是由中國來的。中國，我想是諸位平常最為熟悉，同時也可以說是最不熟悉的國家。熟悉的是它的表面，像我們看一個人的衣服一樣。如果那件衣服是好看的，諸位只知道它的美麗，看不到它裏面的醜惡；如果那件衣服是很醜的，很難看的，諸位只看見它的醜，看不清楚它內心於善良。

我願意告訴各位，中國人現在所要急的問題很簡單。就是，究竟中國人和日本人，是應該做朋友，還是應該做敵人。到了今天為止，在中國的領土之中，既有參戰和日本協力同生共死的國民政府，同時也存在著和英美呼應的重慶，也有許多人民，這一點在日本人的心裏，恐怕是不容易了解的事。

這一點我怎樣去解說呢？諸位，有的時候多數人的主張是對的，但是「對」的未必一定是多數人。不過，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天賦的善良的心。善良的美麗，永遠是世界上最值得驕傲的事情。我們相信我們是善良的，至少 我們相信我們是在爭取善良人應有的幸福的，所以才有一大東亞戰爭。一大東亞戰爭的基本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們相信，人類的善良是自然的，他的醜惡的一方面，並不自然。我們又相信，人類只有自己努力爭取生存的，才能生存，倚賴別人的，並不能够生存。假如我們果然是善良的，我們一定可以得到自然給我們的幸福，如果現在我們還沒有得到幸福呢，我

們自己要努力爭取。

有些中國人看日本是不善良的；所以過去有中日之間的戰爭。但是，少數的中國人已經看出來了，多數的日本入並沒有不善良，這句話我不是從政治理論的看法說的，是從一個文學家的立場來說的。因為政治家所講的是「事」，文學家所探究的是「心」。事情是表面的，內心是深刻的。事情的研究，也許十年百年都不容易明白，心靈上的契合，往往只要短短的一瞬。

日本人的刻苦精神是著名的，刻苦的人應該有幸福。日本人的愛國精神也是著名的，愛國的人也應該有福。日本人的輕生死重言諾的精神更是著名的，這是有名的武士道的精神。這種精神，如果產生在現代的日本，現代的日本入並不一定會做到今天的地步。可是，這種精神已經培養了幾百年了，幾百年的奮鬥，幾百年的努力成績，如東邊不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不合理的事。

我請諸位不要特別興奮。諸位的這種精神的培養，是諸位的祖先的成績。不過，把這精神努力發揚，直到現在，直到將來，却是諸位的功勞，也許更是諸位的下一代的功勞。現在在中國真正主張和諸位合作的勢力，雖然還沒有完全達到全國，可是我們相信將來一定可以達到全國。因為，能夠從心靈上互相契合的，最初總是少數的人。可是，這種少數的人，我們相信不久一定可以變成大多數。因為，我們也是善良的人，我們更相信，中國人也應該齊心努力，爭取自由獨立。勤懇的人是善良的；懶惰的人並不就是善良。謙虛的人是善良的；驕傲的人並不善良。同情別入的人是善良的，欺騙別入的人並不善良。

我在這裏並不想故意的排擊英美文化，但是，驕傲，欺騙懶惰的人，要想獲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革命運動，四五十年來，曾經受到日本很大的援助和恩惠。有些時候，中國革命的成功，直接的也是因為受到日本人的有力的援助。對於這種援助，中國人是很感激的。如果這種感激是真實的，那麼，過三某一時期對中日親善也是真實的。如異過去某一時期曾經有過很真實的中日親善，那麼，現在的中日兩國之間的密切合作，不應該是不自然的事。因為，違背自己的信義，違背自己的諾言，並不是自然的事情。中國在過去曾經很自然的接受日本的援助，善良的中國人，一定可以相信日本，不論是在現在或將來。

如果中華民族是不善良的，日本人可以不用去援助他。現三日本的有識之士這樣誠意的去幫助中國，我可以明瞭他們對中國有着很熱烈的期待。拋開過去幾十年的恩仇，著眼在整個東亞的大局，這是日本人的智慧。忘掉兩國之間的私利，回轉身來，返回我們東亞人的本來面目，這是中國人的感情。這種相互間的深刻的自責，深刻的反省精神，只有我們東方人才有的，也只有我們東方人才能實行。

日本人有一個偉大的理想，叫做「一八絃一字」的精神。這種精神的真意，只有少數的中國人懂得。如果日本要貫徹這一種精神，不但要努力發展日本，並且也要努力幫助中國。因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樣，是世界上善良的民族。東方的民族，多數是善良的民族。善良的人，有的時候容易軟弱，容易低卑，容易受到別人的欺負。中國在最近百年來所受到的外來侵略痛苦，在本質上就是因為中國人永遠愛好和平

永遠是善良的。

中國人所有的缺點，能够補救它的是日本人。明瞭日本人的真精神的中國人，也和日本人有着同樣的理想，我們就從日本取得了中國的缺點補救的方法和力量。不過，我們也有我們的優點，我們也有我們的能力。如果我們完全沒有優點，完全沒有能力，我們絕對不能協力日本，而且日本人也不願意我們來協力。

現在整個東方的問題，應該由我們東方人負責。因為我們是東方人。這等於我們自己身體的健康，應該由我們負責一樣。整個身體的健康，應該平衡的發展，整個東方的建設，也應該平均的擔負。我們現在出一分力，流一滴汗，不是白流的。我們是要跟英美人講，一百年來的局面要改變了！我們的祖先所忍受的痛苦我們不應該再忍受了！我們不是奴隸，我們是善良的人。我們也不是侵略別人。如果我們是在侵略，我們的目标不能够達到；如果我們是在努力爭取生存，我們必須有生存在世界上的權利！

目前的中日兩國的問題，是這樣的一團問題。瞭解這個問題，是要靠思想的。如果日本的思想家文學家不瞭解中國，他的問題不能够解決。如果中國人不接受日本的誠意，我們東亞沒有法子來恢復我們本來的面目。我想，這樣是一件多麼悲慘的事情！如果這種悲慘的事情竟然成了真的事實，那又是一件多麼悲慘的情！如果日本沒有發動大東亞戰爭，我們也許還可以苟且偷安，做着低卑的奴隸；現在戰爭到了這樣緊張的階段，如果中日兩國不能拋棄私心，真實合作，同生共死，諸位，我們想想我們

自己的前途！我們想想東亞的前途！

我們是相信日本人的。我們相信大多數的日本人，沒有偏狹的心理，沒有對中國的惡意。一個人或少數人不能解決問題是可能的；整個日本民族不瞭解我們，甚至，對我們不懷好意，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們不相信日本人，我們不必到這裏來，我們可以單獨奮鬥，可以自殺，我們可以逃到別的陣營去。可是我們相信諸位，雖然我們還是少數的人，可是我們的努力，我們的奮鬥，一定要使少數的人，變成多數；狹小的區域，變成廣大的區域，善良的人，得到了幸福。

只有思想和文學，是能够改變人生，指導人生的。請各位相信我們。這是我們對於諸位的協力，也是我們對於諸位的期待。

從世界史立場而觀

谷川徹三

吾人欲真正理解大東亞戰爭，如僅研求近數月中之原因，實不能瞭解，必須上溯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歷史，始可明其原委。溯日本之躍登世界歷史舞台，在十九世紀末葉，其時世界之大部份，已悉爲歐美所支配，非洲全面積百分之九十，南洋羣島百分之九十九，澳洲全土，及亞洲百分之五十七之土地，俱已爲彼等佔爲殖民地。而亞洲方面所餘之土地，其中大部份即爲中國，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家獨立自由，即已屢遭彼等之威脅。日本自明治以來，所以屢有對外戰爭，若探本求源，則其背景實即由

於歐美之侵略東亞而引起，此在日俄戰爭中，其事實尤爲顯著，日本之作戰，因爲保衛本國，然此種自衛，亦即保衛東亞，蓋日本若在過去不能排斥歐美勢力，或於日俄戰爭中敗北，則時至今日，整個東亞必已完全淪爲歐美之殖民地無疑。此種觀念，並非僅爲吾人所獨具，法國名小說家佛斯，當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於其所著之「白石之上」一書中，亦曾謂「日俄戰爭，爲東方民族首次排斥白人勢力東向之戰爭，此於世界史上，實爲具有重大意義之戰爭。一又云：「日本於明治以來，因曾數度發生對外戰爭，遂被歐美指爲好戰民族」，此與歷史之事實，突大相違背。良以日本建國二千六百餘年來，歷史上之對外戰爭，僅有數次，國內方面，於平安朝時代二百年中，亦悉爲承平時期，此在歐洲歷史中，果亦有乎？吾人試觀歐洲歷史，則其戰亂不安之事實，至爲顯然。至於美國，亦復如此，建國迄今，雖僅有數百年之歷史，而其對外戰爭之次數，則遠較日本爲多。若就中國而言，則承平時期，能繼續如日本之如此長久者，亦僅見於上古時代，實際之歷史中，并本之有也。余至中國時，對都市之城牆，恆引起余之注意，此在日本幾無此種建築，當日本戰國時代，雖亦有土牆及掘壕等，以資固守之鎖市，但爲期極短，至今已無遺跡可尋，於此亦足證明日本國內如何昇平。日本民族雖實愛和平，但自明治以來，所以仍不得屢次從事戰爭者，此實因世界歷史動盪所致，於東西兩洋交涉史中，迄近代爲止，西方侵入東方之事實，雖僅有亞歷山大之遠征，及十字軍之東征，但亞歷山大帝國未幾，亦即崩潰，十字軍亦終歸失敗。及至近代，西方科學發達後，而造成所謂科學文明之新文明，此在工業方面，亦引起劃期之變化，戰

爭方面，亦因漸次應用新武器，使戰爭之方式及規模，爲之一變。西方民族，即以此種科學文明，盡力以侵略東亞，東亞雖自古卽具有崇高文化，但未足以之與具有科學文明之現實力量相對抗，因此東亞之命運，遂處於今日之情況。但此項科學文明，因過於信賴自身之力量，而招致多數罪惡，使在目前關心人類運命之人士，對其本質，不禁發生懷疑，故自身亦卽發生反省，而將其目光轉向固有之東方文明。吾人自古代迄今，俱生活於固有文化傳統之上，因而足以拯救吾人脫離西方文明之苦海者，亦僅此一途而已。但於今日之真正恢復固有傳統，並非卽爲復古，吾人於今日之前，固已學得西方之科學與技術，卽應以東方文明之精神，使其更生，此點日本在軍事上，業已示範，一方面澈底採用西方之科學及技術，另一方面則澈底培養固有之東方傳統精神。吾人唯有將此二者，調和於軍事及其他一切部門上，作有效之活用，始足以完成吾人所負之重大使命。據此以觀，則大東亞戰爭在世界文化之歷史上，實負有重大使命，因而日本唯有與中國及東亞其他各國，相互協力，以奮戰到底，始足以創造理想之世界也。

從中國歸來

武者小路實篤

一

到達南京後，遊徐州，濰州，曲阜，濟南，到達北京，看大同的石佛，又遊天津，奉天，新京，東

城，四五天前才歸來。

這樣受盡歡迎的旅行，一些也不安靜的旅行，在我這還是第一次。這雖然已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頭腦裏總是模模糊糊，要想靜下來做一些事的心緒也沒有，回來後也還有些心神不寧。

我想從現在起總要靜心做一些事了。

自問這次旅行中最有價值的，那就得首推大同的石佛爲第一了。

去看大同石佛的時候，天氣真好，不颯風，是春天一般的異常爽朗的一天，可以稱心地慢慢地遊覽。四尊大石佛是最使我感動的，但小的雖然小，却實在也很好，百看不厭，而且越看越顯出無數的美的彫刻來。使人感動。到天色將晚時，才感到滿足而歸。這樣足足有六個鐘點光景，爲看石佛而走着。有時畫一張簡單的寫生，有時在草地上仰臥着，出神地看着着龐大的彫刻，我感到這是遊過梵蒂岡以後第一次精神爽快的散步。

此外還看到許多很好的景物，體味到一種藝術上的喜悅。像當時那樣能够全部都使我感到滿意的遊覽，是從來沒有的。落了頭的石佛使人不高興，但剩下來部分也已十二分使我滿足了。

但這次旅行，並不是爲了玩味藝術上的興趣而來的，藝術上的喜悅，只是這次旅行的副收穫。原來的目的是以一員日本的文化使節的身份而來看一看何者可以給與，何者可以穫得的。

但在這一方面，我究竟是否有用處，自己一些也不知道，即使是有用，那也只是極少的，而且我也

不感到會有多大用處。但是許多人的厚意，我實在感激，這一點，是受人照顧的我，和同行的谷川君都感到愉快的。

實在，這次我是受着各方面的人的照料。尤其是我一到上海，腹部就有病，又有寒熱，下宿時量一量溫度，差不多升高了八度九分的樣子。所以，可以說一出門就開始去受人照料了。

二

我這一次旅行，因着是參加中日文化協會大會的日本方面的使節團而來的，並不是爲着個人的目的。像我那樣的一名使節，不能說是來完成多大良好的使命，我想或者可以說只是來安穩無事地跑一跑吧。

六七年前我還是不很靈活，還有不願向別人服輸的意氣，七八年前到西洋去時，處處總有些像是要做一各周遊列國精神上的武士的神氣，但現在却是從這種孩子氣似的狀態中畢業了，要人教的我願意人來教，所以爲了要想自己在世的最後的成就，不論碰到誰立刻就有一種誠意，一種暢達地和人談話的情緒，這可以自信，雖不是什麼好的德性，如果去應用，那或許會有些用處的，我想谷川君或者就是看到這一點而邀我出來的吧。

不得要領，什麼都不懂，對人一無所求的人，加人這樣一個人是不妨的吧！因爲這個緣個，我到了

南京也沒有做過多少看得出的有用的工作。團長是鹽谷溫先生，他實在是利用了他最適當的才能十分盡力地在幹，所以我更是一些也不管事了，特別是對於來訪的人，高興地用日本語講話，立刻就給對方一種善意，只有這一些，好像才是我的工作。出去應酬時，中國菜是軟綿綿的，想吃就可以吃，不歡喜的儘可以不去拿，因此我是異常舒服的。

遊覽的地方，除了美麗的有趣的，也就不來邀我們去，所以很少使我厭倦。

因為有任務而去的，所以公然得受衆人的照顧。

到南京我比大家遲，第二天下午二點鐘多才趕到。在會議上除了排上我的名字外，我一些也不感到有什麼用處，但開會完畢後，就有各界人士來探望，來訪的人都是會日語的，可以安心談話。

宴會時當然得和各種人見面，寒暄，團長鹽谷先生——是在學習院的漢文先生，特別是我在學習院高等科三年時，能以優秀成績出來時，立刻就可以做學習院的先生，所以年齡相差大概是五六年光景吧！宴會時是日本方面的主客，興高采烈地活躍着；我們可以很安心，不妨在吃的上面熱烈些，所以倒是怡然自若。但是每天白晝，晚上和其間的宴會連續着，自己的時間反而沒有了，這是稍稍感到困人的。但本來旅途碌碌，也就不想做什麼，只是含含糊糊地一會事，所以也不十分注意到這些。赴酒和遊覽，則遊覽更是樂事，南京鷓鴣寺所見的景色是美麗的，還有南京博物館唐代壁畫的斷片，也的確是佳品，古瓦，尤其是彩色南畫的蒔華，使人起一種羨慕的心意。但是我想丟開那些話不講，另外寫些別的

東西。

三

南京的官員，年輕者是如此之多，碰到能講日本話的人的時候，總是很愉快地好像碰到了日本人。但即使碰到不會日語的，所得的印象也不惡。感到有的是很有生氣，很能幹的青年人，感到國民政府是比想像到的更活躍，更有希望。給我印象好的老年人也很多，當然其中有例外，不知心之所在的人也有，但大體上的感覺是好的多，所以使我高興而感到舒服，能够真心地毫不拘束地和他們交往，當每次一碗新菜上來時，我只是用興奮而不靈活的手把酒杯舉起，和大家默默地招呼。

在南京，我們差不多輪流地都被邀到中央大學去饅舌，到電台去播音，其他我一人所做的是被邀到詩畫會去，在衆目之下作畫；這時因為鹽谷先生不在，沒有辦法，使我只能我去寒暄了一下，又畫了畫。此後在南京有一次，在北京有好幾次，逢到邀我去，我就得去應酬一次。後來雖然有些慣了，可是講那些官樣文章的話總是頂麻煩了，雖然不違背禮儀我是注意到的。

在南京的最後一天，在文學報國會主催的集會上邀集了中國方面的文人。這次會的情緒很好，日本方面的文人也比較的多，而日由於他們的辛勞，向來避世不出的中國方面文人，也有到會的。這是文人的集會，所以非常愉快。

四

關於徐州，兗州，曲阜，濟南，雖然想寫一些，但這些等安靜一些再寫罷。到處碰得的天氣也好，人也好，到處受到親切的，很好的引導，我想在這裏感謝。這次因公出來，而受到大眾的親密和關心這是幸福。

北京是夜間抵達的。日本的與新聞有關係者數人前來迎接，很高興的是前次文學報國會時認識的張我軍先生也在。說是其他的人以爲是前一班車來而迎過一輪了，張我軍先生却以爲必定是這一班車，準時而來。

因爲這天早晨從濟南出發，預計若是前一班車，則濟南發車沒有那麼早，所以他的揣測是正確了。但因此，到了北京，安適地睡兩三天，舒暢地到街上踱踱的計劃簡直完全沒用，在北京的十來天的日程，差不多變成了定形。

北京所受的歡迎比南京更甚。尤其是特地爲着我們二人而舉辦的歡迎，所以我們不能有所推託。這一次的旅行，無論怎樣講總不是我自己的旅行，我又想如果有些用處也很好，所以就儘可能地出席所有招待我們的地方。

所以現在因爲鹽谷先生不在，我當然是主賓了，而因此就得饒舌給別人聽，也得聽別人的。但善於

社交的中國方面的人對於不善交際的我，竟不欲使我不善於此的自覺，興匆匆地招待我。我極力提起了熱烈的情緒去赴宴吃飯，所以立刻用誠意待人的我的不善表示自己誠意的苦悶，在北京比南京更使我釋然。無論怎樣講，周作人先生總是我舊友，是他學生輩的人很多，所以我也一度覺得好像到了個富貴的家庭裏，在日本毫無名聲的我，在北京却好像變了用一個名士的神精去和別人寒暄。但這也是極當然的神精，並不特別感到苦痛。自己只是從心中感到一種誠意，表現在心的內部，向外却一些也沒有顯露出來，在有有心人看來總會覺得吧。

我沒有什麼需求。我只是不求報酬地把自己心裏感到的誠意和感謝，實樸地表顯出來。若說這樣表顯是拙劣的，或許也對。

我這次旅行中國最感到的，是中國人對日本文化有一種內心的輕視，有人說，中國人甚至講「日本有文化嗎？」的話。老實說一句，中國人多少有些這樣想着的。

我試問中國的文化人，日本的畫家中你們認識那一位，也許只有北齋知道，這恐怕也是從西洋書籍上看到，不見得是從日本書籍上認識的。

爲了要自己愛日本的文化，使他們更多知道幾個上乘的畫家，也是辦法之一。

要想看看中國古代的名畫，在中國簡直看不到。如果到日本來，却可以見到很多的這些東西。若是真能知道這一點，中國人還得謝謝日本吧！

告訴他們日本的好的東西，同時還使他們知道日本是否正在接受中國的東西而使具生活，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這一點在我到了中國更痛切地感到了。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的長處，但中國却實在不知道日本古代的長處。所以即使是想愛日本，也很難發生敬愛思想。這是有考慮必要的問題。

有過一次與研究日本文學的青年學生開的座談會，當谷川君從歷史上說明日本不是好戰國時，有人問日本的強盛是否爲了一個好戰國。這我以爲不然，日本是因爲有使之滅亡的國家在，經過拚死狂戰而強盛的。還有我們的先覺者覺得日本不可以亡，所以真摯地在各方面努力，才使日本強的，而決不是要想侵略而強的。是因爲大家不得不真摯地幹而強的，這種情形，好像不十分理會到。

總之，今日大多數中國人的不知道日本，比我們不知道中國更甚。這是有使大家多知道的必要的。但這又非用真實的力量不可。必要的是使得自己敬愛自己。這就是講，日本人一定得更知道日本文化的真價值，先表示其自身的愛好。

日本人要是不十分知道日本文化的優點，而要使別國人去知道，這是講不通的，所以我歸國後。第一就想使人知道，我所愛好的日本畫家，是怎樣地有受人愛好的資格。

我自身是一心一意地愛着，所以這一點我想我是能够做到的。

在北京碰到周作人，錢稻孫諸氏は愉快的，其他實在還碰到各方面的人，這裏不能一一寫出來，請

原諒我的失禮。

日本人方面有受到他們更多的照顧的，但這些算是私事，更請寬恕我的失禮吧。

本來在東京還想住幾天，但東京有事務等着，所以在四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動身，到天津就擱了一下，這天晚上參加了座談會，翌晨到奉天就在奉天停下，次日遊奉天，特別是看到博物館，很是高興。

各種可以看的東西很多，特別快意的是看到金冬心先生的靜物畫，傾心之極。金冬心的偉大處顯示在無形之間。

古丁，爵青兩氏特意從新京到奉天來，這是幸事，雖然此外連像樣的話也沒有講一句，但的確感到他們兩人很好。

到了新京，就到兩位與同志們合辦的書店裏，與兩位更加親密，希望他們這事業以後更好起來。好像碰到了新村的年輕弟兄似的精神飽滿地做事態度，看到後非常愉快，覺得他們有很大的希望。

（理元譯自改造）

日本文學的流派

何穆爾

小 引

日本文學，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有著一日千里的進展。由於歷代作家的作風，集團，思想……種

種的不同，便無形中劃出了各個不同的派系，而其派系，都有着濃厚的主義感和時代的趨向。比方說，由於「世紀末」的思潮和唯美主義的輸入，日本的文學界便起了自然主義；同樣，由於大戰後工商業的復原，日本又有了大眾文學和普羅文學的興起。凡此種種，無不一一反映着時代，並且代表了時代。所謂「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這幾句話，在這裡更加分明。

筆者非才，對於日文，還是一知半解，不敢說是翻譯。今所信者，只是平日好讀日本文學作品，旁及友邦報紙雜誌，有時并和友人談談日本現代文學的流派，辱承各方友好見教，不無獲益。今以隆冬大雪，甚少出門，整日伴爐讀書，以消永日。但時至今日，讀書也非易事，偶一想及迅翁之言：「稿費畢竟也可換米」，於是不妨寫些下來，投寄「中華副刊」，冀謀稻粱。

再者：本文並非創作，也不是翻譯，無以名之，暫稱爲「編述」吧——倘有人認爲這兩字也不妥，那末說是一抄襲也未始不可，因爲寫在下面的，多是從日本「文藝五十年史」（杉山平助著，新日本文化史叢書之一）及川端康成所作的一小說研究」（東京第一書房版）二書中所得來，惟恐讀者諸君有所誤會，「一併聲明於此，同時也算是「小引」。

硯友社

在日本現存的作家中，最老的要算德田秋聲（今年七十二歲）和島崎藤村（七十一歲）二人了，他

入於「藤村詩集」中）等，都可說是新的浪漫派的型式與日本的精神的融合產物，並且他的詩也奠定了日本詩壇的基礎。但不久，藤村便有了轉向，由「破戒」這篇小說起，他拋棄了浪漫派的詩作，而一變為自然主義的小說作家。以後他仍向着這條大路進發。

除了島崎藤村，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三人之外，白鳥正宗也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一名健將。白鳥雖不是初期的自然主義運動的作家，但到了自然主義全盛的時代（明治四十二年頃）他却變為一名健將了。當時的田山花袋正是一篇文章世界一什誌的編輯，因此更造成了自然主義興隆的時代。同時白鳥正宗也在「讀賣新聞」，於是此呼彼應，更擴大了自然主義文學的號召。明治四十一年，藤村的小說「春」，田山花袋的小說「生」以及白鳥正宗的小說「何處去？」等，成了當時自然主義運動期中的代表作，引起了無數的讀者重視。然而好景不常，到得明治四十五年，日本的反自然主義的文學運動又興起了。

反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的全盛時期，只是籠罩着明治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這兩年的日本文壇，及至明治末年，這一主義即轉入下降，而新的思潮也就繼續起來，如森鷗外，小山內薫和谷崎潤一郎等的耽美主義的作家，他們都有了更新的嘗試，把自然主義寫作的精神仍然貫徹着，但却避免了無味乾燥的描寫，而集中到

新時代裏。泉鏡花是紅葉唯一的弟，有着紅葉的長途，由於生活的充實以及手法的高遠，而作爲承繼了觀友社華虛的文體的第一人。其時正是爲了泉鏡花的文體之華麗和生動，所以當觀友社的自然主義文學衰退以後，他仍可一人獨自存在，而且打破了觀友社沒落時的逆境。

明治皇朝四十年以後，日本的文章便有了新的趨向，隨着觀友社文學的沒落，自然主義運動便又隨着新時代而來。因此，作爲創造了日本新文學的「觀友社」，便以尾崎紅葉始，而以泉鏡花終。再後，便又是德田秋聲，國木田獨步，田山花袋等人所發動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了。

自然主義運動

與德田秋聲同時的尾崎紅葉的弟子泉鏡花，他的文學修養差不多都是從德田和尾崎二人得來的。其中，還以受尾崎紅葉的影響爲重，但他的文風，却違背了一觀友社「文學的本質。在當時，一觀友社」的文學，都是以都市的生活爲中心，而沿着江戶時代的傳統性，作着情話風的文學，如秋聲的作品，便是「觀友社」文學的傳統性的代表。

作爲建樹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的作家，便是島崎藤村，國木田獨步，田山花袋等人的自然主義文學的突興，其中最感興趣的是正視着文學的新姿態的德田秋聲，而他也是「觀友社」中參加自然主義運動的第一人。島崎藤村是當時文學界的一大詩人，他的詩如「若菜集」，「落梅集」，「夏草」，（後收

入於「藤村詩集」中）等，都可說是新的浪漫派的型式與日本的精神的融合產物，並且他的詩也奠定了日本詩壇的基礎。但不久，藤村便有了轉向，由「破戒」這篇小說起，他拋棄了浪漫派的詩作，而一變為自然主義的小說作家。以後他仍向着這條大路進發。

除了島崎藤村，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三人之外，白鳥正宗也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一名健將。白鳥雖不是初期的自然主義運動的作家，但到了自然主義全盛的時代（明治四十二二年頃）他却變為一名健將了。當時的田山花袋正是一篇文章世界一什誌的編輯，因此更造成了自然主義興隆的時代。同時白鳥正宗也在「讀賣新聞」，於是此呼彼應，更擴大了自然主義文學的號召。明治四十一年，藤村的小說「春」，田山花袋的小說「生」以及白鳥正宗的小說「何處去？」等，成了當時自然主義運動期中的代表作，引起了無數的讀者重視。然而好景不常，到得明治四十五年，日本的反自然主義的文學運動又興起了。

反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的全盛時期，只是籠罩着明治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這兩年的日本文壇，及至明治末年，這一主義即轉入下降，而新的思潮也就繼續起來，如森鷗外，小山內薫和谷崎潤一郎等的耽美主義的作家，他們都有了更新的嘗試，把自然主義寫作的精神仍然貫徹着，但却避免了無味乾燥的描寫，而集中到

唯美的觀念了。因此，幻想的美成了他們創作的思想，特別是唯美思想。青年的美與力，他們極力讚美着，就是學問和文章的研究，也滲透了這種思想。

夏目漱石是起自明治三十八九年間的自然主義初期的文學界，其時還是限於單純的自然主義的風氣，如歌美風的「草枕」，「我是貓」等，都是諷刺人生的作品；後來由「門」這一小說作爲轉向之初點，一直發展到晚年刻劃心理的「明暗」爲止，都是夏目的佳作。夏目漱石而外，自然主義思潮的全盛時期，只有明治四十一二年間，專以介紹海外的小說，如「亞美利加小說」，「法蘭西小說」等新鮮的主情文學的永井荷風。森鷗外也是介紹海外各種文學思潮的一人，而且他是較偏於一流或一派的作家的介紹的，結果竟成了日本文壇上自然主義文學的張本，并作着新的期待。然而反自然主義的空氣也於這時起來了，所謂新浪漫派的理論，也由小山內勳，森鷗外，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作家開始介紹進來。

白樺派

明治四十二年，日本的文壇上突然出現了一種文藝刊物，是叫「白樺」的，其幹部作家計有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里見蔭，長與善郎，有島生馬，有島武郎等。而當時日本的基督敎的人道主義的文學理論，也就開始介紹出來了。

白樺派的文學特質，其最顯著者便是流露着奔放的感情；感情原是自然主義作家所特別抑制着的，

自然主義的主張描寫須要極端客觀，絕對不能透入作者主觀的感情的批判之好惡。像這種文學上的主張一方面教人認識了生活的全面，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生活的全面，而造成了日本文學生活的軌範。但這麼一來，「新思潮」也成了耽美主義文學的桎梏。因此，白樺派的起來，確立了道義的明確的規準，而起了一大反應。這個思潮的火把燃燄到文壇，引起了無限的青年注目。這種思想在文壇上長成後，則不論人道主義的作家也好，理想主義的作家也好，都有了自由的進路。如志賀直哉，里見弴，武者小路實篤，長與善郎等人，他們都作着個別的進展，對白去開拓他們的領域去。

再說得明白些，志賀直哉的發展，是由內在的嚴格的作風出發而創造了日本小說界的「P.P.M.」的新道路；里見弴則爲主觀的靈感，描寫着都會生活的人情而進入到生活的全面；武者小路實篤則以人道的感奮作爲出發，而成了一個多樣姿態的作家。其中只有有島武郎一個，是始終徘徊於個人主義的生活規準裏尋求他的進境，從客觀的事物中去覓取他的題材。

新思潮派

新思潮派的勃興，在日本的文壇上本已早有了，但却遲遲才長成，正確的說一句，新思潮派的確立，已經到了第三次的提倡才成功的。最初的倡導者，如豐島與志雄，山本三等作家，稍後則又有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菊池寬等人，這一流派的作家，一方面承繼着永井荷風和谷崎潤一郎等人的耽美的系

統，而他方面則吸取了白樺派的理想主義這一部份，以及當時在日本文壇上流行着的三天文藝主潮：自然主義，耽美主義及理想主義，這三者的要素，而建立起他們清新的自由的創作及其理論來。

這一流派的結合，是以夏目漱石爲中心，旁及菊池寬，森田草平，安倍一成，野上丰一郎，野上彌生子等。森田草平是以「煤烟」一作品在「朝日新聞」發表而著名的。第三次「新思潮」澎湃起來的時候，日本整個文壇上的主潮都轉換了。就是芥川龍之介和久米正雄等帝大出身的學生，也捲進這一思潮裏面。

沿着第三次「新思潮」的湧起，一般大學生都加入了這個文藝上的運動，由於谷崎潤一郎及佐藤春夫等華麗派文章的出現，自然主義的色彩又濃厚起來。出身於早稻田大學文科的葛西善藏，谷崎精一，加能作次郎，廣津和郎，宇野浩二，相馬泰三，牧野信一等；此外還有出身於慶應的久保田萬太郎。接着，加藤武雄，篠森成吉，中村武羅夫，細田民樹，細田源吉，小島政二郎，室生犀星，隴井孝作等，也陸續出現於文壇上了。

心境派

當歐洲大戰勃發的時期，日本的資本主義漸漸隆盛起來，而文壇上的景象，也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而隆盛了，這也許就是日本文壇有史以來的全盛期，各作家的生活也富裕起來了，雜誌的出版有如浩水

，作品多如羣山，文運則隆昌，成了日本文壇的黃金時代。因為各作家的生活都富裕了，於是長篇的小說陸續出現，所謂大眾小說與藝術小說成了當時的流行作品，各作家都從自己的生活記錄，去發掘他的作品的題材，而去迎合當時大眾所需要的小說。因為白樺派與新思潮派的互相競爭，於是不論理想主義的色彩的小說也好，自然主義的特色的小說也好，都同時有了大大的進步，而這進步，便發展為日本文學史上的「心境派」了。

作為這一派的代表作家，計有志賀直哉，葛西善藏，宇野浩二等。在這個時期中，他們都浸潤於自己的生活回憶裏，把過去的生活以一簇新的形式表現出來，并真實而正確地描出了自己——這便是心境派作家的特色。

普羅文學

日本的普羅烈塔利亞文學的萌芽，是始自大正十年十月創刊的一種時人雜誌，及至昭和三年至五年為其全盛時代，昭和六年，因為政治上的大彈壓，新潮開始下降，而以前左傾的作家也紛紛退出，直至昭和十二年而止。統統計來，這一文學的大運動，前後共歷十六七年之久，此為日本文壇上自明治皇朝的自然主義運動以後的一個最大的文學集團。

隨着階級鬥爭的銳化，日本的普羅文學有了進境。起初，所謂普羅文學運動，只不過是幾個當時主

持藝術運動的「勞農藝術家聯盟」的別稱。但到了昭和四年末，政治上開始了大彈壓，他們的內部起了右傾的動搖，一部份的前衛作家都脫離了「勞農派」，而創立「前衛藝術家同盟」。而作爲當時的前衛作家，便是林房雄（後藤壽夫），藏原唯入，中野重治，小林多喜二，山田清三郎。後來「前衛」又發展爲「無產者藝術家協會」（簡稱「納普」），而支持者仍爲「前衛」的同人。

由於革命的解體「納普」又擴大而爲「普羅文化聯盟」（簡稱「科普」）並作着震撼世界的文化運動。而我們一九三〇年的左翼作家大同盟的產生，多少都受到日本這次文化大運動的影響。但到得一九三五年，日本的普羅文學思潮便下降了。以後日本的文學又有了更新的發展，而且這發展是和「普羅文學」對立着的「新感覺派」。

新感覺派

新感覺派的起來，最初乃始自菊池寬所創辦的雜誌「文藝春秋」。這個雜誌的作家所標榜的，乃爲藝術至上主義，因此，「文藝春秋」也就成了一般傾向於藝術至上主義的小說家的集團，而作爲這一集團的初期同人便是橫光利一，中河與一，川端康成，石濱金作，齋藤龍太郎，酒井舜人，鈴木氏亨，金東光，佐佐木味津三等人。但他們之中，仍各人自有各人的主張和見解。

及至昭和初年，「文藝時代」這一純文藝的月刊突然以簇新的姿態出現在日本的文壇上，參加這一

集團的，乃是橫光利一，中河與一，川端康成，片岡鐵兵等，爲了他們創作小說的形式和作風的特殊，便引起了「新感覺派」這一文學上的新術語。但仔細地說來，新感覺派的前身，是屬於自然主義文學系統裏的心境派的，不過他們的手法較心境派的更深罷了。

當新感覺派起來的時候，正是歐洲近代文藝思潮源源流入日本之際，所謂未來主義・立體主義，達達主義等的技巧和理論，源源介紹而來，並且也有很多作家採用了創作的新技术，而形成了一般作家們在寫作方面的轉向。這個現象，簡單地說來，便是以思想爲中心的宗教的文學，與以心境爲中心的隨筆文學兩者對立着的消長，混和了耽美主義和藝術至上主義的特長。在這一派的作家中，以橫光利一的「新感覺派論」爲其代表的理論，此外，片岡鐵兵也提供了不少關於新感覺派的理論。

新感覺派的特徵，可以簡單地說一句，是未來派，表現派，達達派和象徵派的混合體，它吸取了各派的精華，而形成了新感覺派。所以新感覺派的文學，重感覺，輕寫實，一切的事物，他們都要從感覺中透現出來，因此，他們主張立體的描寫，輕視平面的敘述筆法，從象徵的語句中，透露詩的韻味和音樂的旋律出來。至於描寫，特別注重角度的表現，而極力避免全體的概述。

自從新感覺派在昭和初年抬頭以後，日本文學界又爲之一變，各作家又有了新思潮作爲時代的趨向。

不同調派與左翼文學

所謂「不同調派」的中心人物中村武羅夫，原是自然主義文學系統裏的心境派小說作家中新人之一，而集合了同人另行發動「不同調」這個雜誌，作爲不同調派的同人，計有岡田三郎，淺原六郎，戶川貞雄，堀木克三，藤森淳三，尾崎士郎，喜村礪多等。

但另一方面，發軔於大正十二年的普羅文學，經過幾度的分裂，改組，脫退，清算，論戰……等問題以後，這一主潮依然存在著，並且仍從事着左聯文學運動的展開，作爲這一運動的主要幹部，便是林房雄，小林多喜二，中野重治，藤森成吉，岩藤雪夫，葉山嘉樹，德永直，細田民樹等，此外，還有從新感覺派運動中轉向出來的片岡鐵兵，武田麟太郎，藤澤桓夫等。

隨着片岡鐵兵及今東光等人的轉變，所謂「形式主義論戰」便又起來，由主題本質的傾向說到形式的美和技巧等問題，因而日本當時的文壇，又有了急劇的進展。由於左翼文學的提出，形式主義文學論爭便於昭和三年末出現了。而所謂內容決定形式——一篇作品的形式是由其內容決定的——的論調風起雲湧，而新感覺派的橫光，中河，汝谷信，犬養等亦參加，結果由中河與一以最後的辯者作結，其論戰的詳細經過，可參看中河與一的「形式主義文學論」一書。

新興藝術派

自形式主義的文學理論震盪了日本當時的文壇以後，一種新時代的主潮便從各個同人雜誌中出現了

由於見解與主張的不同，他們個別從事於文學運動。

統「不同調」雜誌之後，又有「近代生活」這個雜誌的出現，而且它就是「不同調派」的後身。此外，尚有一種由同人雜誌大團結而成的「文藝都市」，井伏鱒二，阿部知二，舟橋聖一，吉澤安二郎，飯島正，雅川湜等人，都加入了這個文藝大集團。同時，「改造」雜誌也開始了懸賞的小說募集運動，當時入選的作家，計有龍隱寺雄，芹澤光治良，保高德藏，中村正常等。此外，又有堀辰雄，深田久彌，永井龍男等人創辦「文學」雜誌——這些都是昭和五六年間的事。

以「近代生活」爲中心，他們又創刊了另一個雜誌；叫做「十三人俱樂部」，這十三人便是淺原六朗，飯島正，加藤武雄，喜村磯多，中村武羅夫，橋崎勤，岡田三郎，尾崎士郎，翁久允，龍隱寺雄，和佐左木俊郎等。

及至昭和五年四月的時候，這些屬於藝術派的作家，又增多了幹部，共爲三十二人，而結成了「新興藝術派俱樂部」。同時（即昭和五年四月）雅川湜在「新潮」月刊上發表了「藝術派宣言」。這一派的作家們，大多是傾向於純文藝的研究與探討，其理論是相當高遠的，批評別派的文章，也十分犀利。這在日本藝術派的文壇上，是佔有重要的地位的。

新心理派

自從新感覺派展開了フハシヨフ文學的大路以後，便有了自我的解釋和精細地描寫心理的變化的創作來。所謂「純粹文學」在當時也有了新趨向。最初，由阿部知二的「主知的文學論」開其端，而展開了極其鮮明的「新心理主義文學」運動。

這一運動的最主要的理論，簡單地說來，所謂「新心理主義文學」，便是西歐的 Joan. Geoge. 馬爾舍爾，勃爾韋士等人的新文學的提倡者及其主張的滲透。Joan. Geoge 作品，士居光知早就在「改造」上（昭和四年二月）有過介紹，而在昭和五年六月出版的「詩・現實」季刊上，也有了伊藤整，永松定，辻野久憲三人的合譯文發表。又如馬爾舍爾，勃爾韋士的代表作「Sweden 的家人」，也於昭和四年一月，在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犬養健等人主辦的同人雜誌「文字」上，由淀野隆三，佐藤正彰，三宅徹三，神田龍雄四人合譯連載過。

自新心理派的理論及其作品抬頭後，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人的小說，也漸漸地由新感覺派轉向到新心理派這個大潮上來，而奠定了日本近代文壇上的新心理主義文學。

隨着新心理派文學的起來，日本的文壇上又造成了一羣新興的作家，如上林躑，那須辰造，山下三郎，福田清人，丸岡明，近藤一郎，莊野誠一，坂口安吾，深田久彌等人，都是於這個時期興起的。

轉向期的文學

到了昭和七年，左翼文學爲了內部意見的分歧，無法統一，於是左翼文學便開始一個大轉向。轉向後，雖然仍有一小部份的作家依然抱着左翼文學而不肯放棄，但到得昭和十年，大部份左翼作家都相繼入獄了，在獄中，他們的意向漸漸表明，一同有了澈底的悔悟。

自從藤森成吉，林房雄，德永直，中野重治，村山知義，中條百合子，片岡鐵兵，立野信之，間宮茂輔，山田清三郎，青野季吉等轉向之後，日本的普羅文學便消滅無餘了。所謂舊左翼實踐運動的作家，也有了新的轉變。由於島木健作，加賀歌二，平林彪吾等的努力，他們都創造了日本的新小說。

一般左翼的作家轉向後，爲了客觀情勢的要求。一種以客觀的態度來創作的描寫文學便開始了，隨着社會問題的泛起，現代風的小說又開始流行起來。其中，尤以描寫農村問題的小說爲最。

伊藤永之介，鶴田知也，丸山義二，立野信之等人，是農村生活方面的小說家；片岡鐵兵，武田麟太郎，間宮茂輔等人，則是都會生活方面的小說家，他們并利用了接近大家的新聞小說筆法來創作。轉向後的林房雄則又有了強烈的民族主義的主張，評論家梶野混也隨着林房雄氏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提出而加強了民族主義的理論。

隨着民族主義文學的提倡，日本的文壇上又有了一「文藝復興」運動。曾在左翼文學全盛時期中統治了相當時日的自由主義者，今次又有了一「人民戰線」的偽裝，但早爲一般人知道這一口號便是傾向於勞農派的造作，因爲引不起人們的注意，便一起即消滅了。

後記

到上面最末一節爲止，此文也該暫作一個結束了。所謂日本的新文學，自從明治維新以來，經大正而昭和，在這五十多年中，日本文學的流派，如此而已。誠然，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也有過「國防文學」以及「戰爭文學」，但這都是屬於最近期間的，就是日本的文學史家，也未行一一清算。所以作爲止於瀏覽日本文學的我，更沒有多嘴的必要。以後，如有所知，或能得到日本的新書時，當再來續篇吧。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網誌并記。

日本文藝家協會史略

楊之華

於『文藝春秋社』內時代

大正十年七月十六日創立了「小說家協會」，至十五年共得會員九十五人，每年每人繳納會費二十四元，其中以五百元作爲小說家遭遇不幸事故時的弔慰金之用。當時的五百元，約合現在的三千元左右。幹事爲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小川未明，金子洋文，佐佐木茂索，加能作次郎等六人。及至十五年一月七日，「小說家協會」便與「劇作家協會」的幹事及會員接洽，商討兩協會的合併事宜。

劇作家協會乃創立於大正九年五月八日，由水谷竹柴，久保田萬太郎，菊池寬三人爲幹事，每人每

年繼續納會費六元，其目的爲保護創作家的權益及其利益。當時有會員五十七人，其中有些會員是「小說家協會」的。因此，兩協會在當時的會議中，雙方各派會員三十二人出席討論，合同也即席議決，改名爲「文藝家協會」。并推選新理事；有池寬，由本有三，佐佐木茂索，金子洋文，小川未明，水谷竹榮，久保田高太郎，高田保等八人爲理事。自此會成立後，即設借「文藝春秋社」內之一室爲其事務所，并加聘安藤捷次郎爲書記，執行事務。

大正十四年，「小說家協會」也曾納過一本「日本小說集」，由新潮發行。其後，「文藝家協會」繼續編纂了「日本變曲集」，「大眾文學集」，「詩與隨筆集」等，也由新潮社發行。所謂四大年刊，便是指此。在記憶中，這四大年刊，好像直發行到昭和五年才停。

是年十一月八日，北海道函館市的渡邊安治氏有遺囑，願將其遺產一萬元的每年利息六百元，給與「文藝家協會」作爲文學賞金之用，該協會當即接受其遺託。昭和二年，總會即將上年度的優秀作家葉山嘉樹和岸田國士二人，各贈給獎金三百元。

東洋會館時代

昭和三年，「文藝家協會」的事務所遷至麴町區內山下町東洋會館三百零五號室內辦公。當時這協會的幹事計有：岡田三郎，沖野岩三郎，金子洋文，上司小劍，鈴木氏享，直木三十五，仲木貞一，長

出秀雄，山村武羅夫，額田六福，葉山嘉樹，山田清三郎十三人，常務幹事爲金子洋文，鈴木氏享，額田六福三人，書記長爲林田英雄。法律顧問爲：仁井田益太郎及榛村專一二氏。

是年該協會最大的致力工作乃爲那三種文藝雜誌的發行者，對於作家的最實稿費的決定。經過十多次的交涉，始於同年十二月實行。是年中被地文協會的發行者，爲片岡鐵兵，室生犀星，北村小松三人。

昭和四年一月，「文藝家協會」開始「文藝年鑑」的編纂及出版，發行所爲新潮社，內容係自昭和二年十一月起至昭和三年十月止，關於文壇一年的記事。同年五月，該協會復編印「日本小說集」，日本戲曲集」，「大眾文學集」，「詩及隨筆集」等，由新潮社發行。其中的一「日本小說集」，以間宮茂輔所作的一篇「愛清之一例」觸犯當時的忌諱，遭到當局禁止發售。

同年五月「法蘭西文藝家協會」與「日本文藝家協會」聯合大會，會上推選久米正雄，井汲清治二人爲「日本文藝家協會」的代表，加入聯合會工作。是年的渡邊文學賞，爲大佛次郎，十一谷義三郎，平林泰子三人所得。

尾張一町時代

昭和四年，「文藝家協會」的事務所又遷往京橋區尾張町二丁目六番地。當時乃爲盛行齋募捐時代，每一捐冊規定一百元，作爲協會的經費，在這種豐富的收入中，尾張町的事務所內設立了娛樂的休憩

室，以便會員集合，而且也有了臨時借貸金的規定了。

這時的幹事爲：額田六福，葉山嘉樹，岡田三郎，長田秀雄，沖野岩三郎，直木三十五，山田清三郎，加藤武雄，大宅壯一，佐佐木茂案，近松秋江，米川正夫，新居格，長谷川時雨，細田民樹等十五人，書記長仍爲林田英雄，法律顧問也爲仁井田益太郎，樺村專一二人。

直至是年十二月，共有正會員二百三十七人，准會員三人。當時規定每會員會費二元，會員著作初版一千部抽版稅百分之二，劇本上演百分之二，新聞雜誌投稿十篇以上的稿費每篇抽一元，新聞雜誌連載一個月新聞小說抽三元，雜誌小說金二元。會員死亡的弔慰金爲五百元。

木挽町時代

昭和五年，協會的事務所又遷至京橋區木挽町四丁目九番地。同年三月協會編纂年鑑，由新潮社發行。內容乃關於昭和三年十一月至四年十月的文壇記事。當時會員人數又增加，正會員二百五十九名，准會員三人。

昭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法蘭西所組織的巴黎，法蘭西文藝家協會成立，日方推定平林初之輔及高橋邦太郎二人，代表「日本文藝家協會」參加，其時二氏正在法國。同年六月，協會改訂會費徵收入會金五元，會員月費五角，新設文藝家協會共濟部，會員及家族死亡時，每月繳納弔慰金一元五角。同年七

月，協會又編輯文藝年鑑，由新潮社發行。內容爲自昭和四年十一月至五年十月關於文藝方面的記事。

昭和七年一月十二日，「文藝家協會」又編輯昭和七年版的『文藝年鑑』；由改造社出版及發行。

從來年鑑的編輯，側重於彙報（即表冊）日後漸次改變。減少發行數目，此年鑑則以作品爲本位，并有附錄，體裁則從四六版改爲菊版，卷首爲會員及著名文士的肖像，並將優秀的作品在卷首刊載；阿部知二，井伏鱒二，川端康成，佐佐木俊郎，芹澤光治良，瀧井孝作，立野信之，谷崎潤一郎，德永直，中河與一，樽崎勤，藤澤清造，藤澤村夫，舟橋聖一，牧野信一，三宅子，室生犀星，山本有三，龍胆寺雄等十九人的小說，次爲池谷信三郎，大隅俊雄，岡田禎子，岡本倚堂，金子洋文，喜村壽夫，岸田國士，阪中正夫，瀨戶英一，德田巖二，額田六福，舟橋聖一，村山知義等十三人的戲曲，大衆小說欄則爲加藤武雄，邦枝光二，郡司次郎正，甲賀三郎，佐佐木味津三，白井喬二，辰野九紫，直木三十五，野村胡堂，土師清二，長谷川伸，平山蘆江，吉川英治等十三人的作品，評論集欄則爲清野季吉氏外八人，隨筆爲杉村農人冠氏外十六人，詩爲佐藤惣之助氏外七人作品的刊載，皇皇巨冊。

是年一月一日現役會員共有二百九十四名，准會員三人。書記長仍爲林田英雄，書記則加入松本喜郎及楠一枝二人幫忙。幹事爲岸田國士，佐佐木茂索，高田義一郎，宮島新三郎，米川正夫五人，評議員：秋田雨雀，石川欣一，沖野岩三郎，大宅壯一，金子洋文，貴司小司，菊池寬，北村喜八，甲賀三郎，里見淳，谷崎精二，德田秋聲，土岐善磨，德永直，直木三十五，新居格，長谷伸，長谷川時雨，

濱尾四郎，舟橋聖一，細田頌吉，細田民樹，三宅尉太郎，山大有三等二十四人。

昭和八年一月，共有會員二百七十二人。同年六月改造社發行昭和八年版的「文藝年鑑」，輯上年的文壇中文藝作品的文淵，而成此年的彙報，正文目錄前，附錄文藝作品，計小說十二篇，戲曲十篇，大眾小說十一篇，隨筆十三篇，評論七篇，詩十五首。

是年之幹事爲阿部知二，大下宇陀兒，沖野岩三郎，岸田國士，佐佐木茂索，評議員：秋田雨雀，石川欣一，金子洋文，菊池寬，北村喜八，木村毅，甲賀三郎，里見淳，高田保，武野藤介，谷崎精二，土岐善磨，德田秋聲，德永直，額田六福，長谷川時雨，濱尾四郎，林房雄，福田正夫，舟橋聖一，三宅周太郎，宮島新三郎，山本有三，橫光利一，米川正夫等二十五人。書記長仍爲林田英雄，書記松本喜郎，楠一枝二人。

昭和九年六月，協會續纂昭和九年版的「文藝年鑑」，由改造社發行。內容係自昭和八年一月至十二月的文藝記事。此時的幹事爲阿部知二，大下宇陀兒，沖野岩三郎，岸田國士，佐佐木茂索五人。評議員爲金子洋文，菊池寬，清澤冽，木村毅，久米正雄，甲賀三郎，榛村專一，高田義一郎，武野藤介，辰野九紫，千葉龜雄，土岐善磨，德田秋聲，中村武羅夫，南部修太郎，永見德太郎，額田六福，野村胡堂，長谷川時雨，長谷川知甚閑，林房雄，福田正夫，宮島新三郎，山本有三，米川正夫等二十五人。是年的幹事佐佐木茂索對於協會內的事務整理以及會計之主持特別盡力，所以特筆記出。

十二月十七日，幹事阿部知二，次下宇路兒，沖野岩三郎，岸田國士，佐佐木茂索五人的聯合，會員有二百四十八人，准會員十四人，聯合向主官署文部省申請取得社團法人資格，并規定了新社團法人文藝家協會的細則，并公推阿部，次下，沖野，岸田，佐佐木五人爲首任幹事。是年池谷信三郎，小林多喜二，佐佐木俊郎，霜田史光，橋谷正雄五氏死去。書記長松田英雄辭職，由迂友吉代理書記長，楠一枝繼任書記勤務。法律顧問爲仁井田益太郎，榛村專一，濱野英一三人。

昭和十年十月，協會編纂文藝年鑑，由改造社發行。內容係自昭和九年一月至十二月關於文藝的記事。約過了十個月才出版，較歷年爲遲。除叢報外，并選人小說十一篇，戯曲七篇，大衆小說九篇，評論十四篇，隨筆十二篇，詩歌十二篇，因此使得改造社的年鑑，參考書以及其他讀物的計劃失敗。此爲昭和十年版最後一部的「文藝年鑑」，以後便與改造社絕緣了。截至是年最後一月止，現役會員二百四十一人，准會員十九人。書記楠一枝，書記迂一元，法律顧問榛村專一辭職，尙餘仁井田益太郎，濱野英一二人。

昭和十一年三月，一文藝家協會「編纂『文藝年鑑』」，改由第一書房出版及發行。接到改造社關於年鑑發行的通知，由評議員沖野岩三郎，杉山平助二人與第一書房的代表長谷川巳之吉商議，結果推定杉山平助爲主編年鑑者，由第一書房負起發行的責任。內容以一年來的評論，便覽，記錄及文藝作家歷略爲主，取消作品的選入。

同年六月八日，協會議決部分改組。當時的理事爲甲賀三郎，榛村專一，杉山平助，芹澤光治良，長谷川時雨五人，監事爲岸田國士，高田義一郎二人，評議員爲阿部知二，淺原六朗，石川欣一，岡本綺堂，沖野岩三郎，大佛次郎，加藤武雄，土司小劍，菊池寬，北村小松，清澤冽，小寺菊子，佐佐木茂索，白井喬二，土岐善麿，中島健藏，中村武羅夫，中村白葉，野村胡堂，長谷川如是閑，福田正夫，舟橋聖一，三木清，三島通陽，村松梢風，山本有三，橫光利一，吉江喬松，吉川英治，米川正夫等三十人。當時有會員二百五十人，准會員二十三人。書記長迂一元辭職，由田中西二郎繼任。法律顧問爲仁井田益太郎，濱野英一二人。是年協會并編輯隨筆二卷，由『日本文藝社』發行。

田村町時代

昭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協會又局部改組，協會中加設會長一人，推選菊池寬氏就任，菊池寬并於東京會館招待全體會員，席上菊池氏宣布他對於建設文藝會館的意旨及動機。同年四月，設文藝會館建設委員會，委員受推定菊池寬氏責任，委員爲淺原六朗，犬養健，岩田豐雄，沖野岩三郎，大佛次郎，太下宇陀兒，河川豐彦，勝本清一佐，加藤武雄，土司小劍，岸田國士，清澤冽，久米正雄，久保田萬太郎，甲賀三郎，佐佐木芹索，白井喬二，榛村專一，杉山平助，芹澤光治良，土岐善麿，中村吉藏，中村武羅夫。長谷川時雨，林房雄，廣津和郎，星島二郎，細田民樹，三島章道，村松梢風，村山知義

，山本有三，吉川英治，吉屋信子，米川工夫等三十五人。

同年四月二十日，協會編纂昭和十二年版的「文藝年鑑」亦由第一書房出版并發行。同年協會中選出菊池寬，幸田露伴，島崎藤村，德田秋聲四人爲名譽會員。此外計有會員二百九十四人，准會員二十一人。書記長爲中西二郎，書記爲永島暢子。法律顧問爲仁井田，濱野二人。

及至昭和十三年，文藝會館建設委員會的職員決定，委員長爲菊池寬，寄附募集常務委員長爲中村武羅夫，常務委員爲天下字陀兒，久保田萬太郎，榛村專一，長谷川時雨，村松梢風五人，建設常務委員長爲佐佐木茂素，常務委員爲沖野岩三郎，甲賀三郎，芹澤光治良，林房雄，細田民樹五人，會計常務委員爲天下字陀兒，佐佐木茂素二人，各自分擔任務。

當時萬國奧林匹克運動大會預定於日本舉行，因此文藝家協會便有文藝奧林匹克委員會的設立，勝本清一郎，上司小劍，菊池寬，久米正雄，杉山平助，中島健藏，深田久彌，橫光利一人當選爲委員，但以該大會未能如期舉行，因此這個委員會亦宣告解散。

是年五月三十日共有會員三百七十人，准會員二十三人。會長爲菊池寬，理事爲岩田豐雄，天下字陀兒，上司小劍，長谷川時雨，林房雄五人，監事爲杉山平助。芹澤光治良二人，評議員爲青野季吉，淺原六郎，江戸川亂步，岡田三郎，沖野岩三郎，大佛次郎，勝本清一郎，加藤武雄，木村毅，清澤列，久米正雄，小寺菊子，佐佐木茂素，白鳥省吾，榛村專一，關口次郎，辰野九紫，土岐善麿，中村白

柴，中村吉藏，中村武羅夫，中島健藏，長谷川伸，長谷川如是閑，三木清，村松精風，山本有三，皆川英治，吉屋信子三十人。書記爲秋山匡，金子新二人，書記長爲田中西二郎。法律顧問爲仁井田，濱田二人。

永田町時代

昭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共有現役會員三百四十九人，准會員二十八人，會長仍爲菊池寬，理事爲片岡鐵兵，木木高太郎，清澤測，辰野九紫，深田久彌五人，監事爲大下字陀兒，上司小劍二人，評議員爲阿部知二，淺原六郎，飯島正，石川遠三，岩田豐雄，岡田三郎，岡田禎子，沖野岩三郎，海音寺潮五郎，川端康成，河上徹太郎，木村毅，久能木慎治，小林秀雄，古賀殘星，佐佐木茂紫，澀澤秀雄，島本健作，白鳥省吾，榛村專一，杉山平助，關口次郎，豐島與志雄，中島健藏，中村武羅夫，林房雄，長谷川時雨，藤森成吉，三宅周太郎，山內義雄三十人。書記長田中西二郎辭職，由今日出海繼任，秋山匡，金子新二人爲書記。

昭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共有現役會員三百六十二人，准會員三十人，名譽會員計爲加藤武雄，菊池寬，幸田露伴，島崎藤村，法蘭西作家沙育路沙育，霍諾阿，德田秋聲，德富蘇峯，長谷川伸八人。是年大會，除長野縣北佐久郡三岡村大字市之平村善市氏提議，修改會章之第三章第八條會准員案外，與

餘的會長，理事，監事，評議員，書記長及書記等人選，均與上年度一樣。

昭和十六年八月十日，現有會員四百人，准會員三十四人，名譽會員及准會員與上年同。會長菊池寬，理事爲海野十三，河上徹太郎，濱本浩，舟橋聖一。本多顯彰五人，監事爲木本高太郎，辰野九紫二人，評議員爲阿部知二，石川達三，石坂洋次郎，上田廣，圓池文子，尾崎士郎，大下宇陀兒，太田勲夫，片岡鉄兵，小司小劍，清澤冽，古賀殘星，佐佐木茂索，島木健作，白鳥省吾，杉山平助，關口次郎，竹田敏彦，豐島與志雄，中島健 中野實，丹羽文雄，長谷川時雨，春山行夫，深田久彌，福田清人，藤森成吉，間宮茂輔，村岡花子，吉屋信子三十人。書記長爲今日出海，書記爲巖谷大四，林達次郎，鈴木頼子三人。

昭和六年以後，文藝家協會即有關西支部之設，於大阪市。昭和七年春，關西支部總會於大阪朝日會館開會，本部派白鳥省吾，沖野岩三郎出席，支部菊池幽芳議長協議與本部連絡。是年支部的幹事人選爲山上貞一及高谷伸二人。昭和十七年，社團法人「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文藝家協會全部財產實行移交與該會，因此文藝家協會便取消，於永田町的事務所亦同時宣告閉幕了。（譯自沖野岩三郎：一文藝家協會覺帖「刊日本2603年版」文藝年鑑一。）

日本文學出版界概況

楊之華

就目前來說：一般從事寫作的文士們，要想像戰前那樣，爲自己的作品去尋求一個出版的機會，我想這不會是一回容易的事吧？我們申固固不必說了，就是法國，義大利，蘇聯……等，也許同樣困難吧。設然，爲了世界各國戰爭的延長，物資已陷於極度缺乏的狀態中，作爲比戰爭較次一層的出版事業，自然要在「戰爭第一」的口號之下緊縮了。然而這個現象，在日本却不然。

以近代的日本而論，其出版界的蓬勃，那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就是以獨立作戰業已繼續七年之久的現在的日本而論，其出版界的現狀，仍和戰前差不了多少。甚此，可見日本的物資至今還相當豐富。別的我不知道，單以日本今日的出版界而論，平均每年所出版的新書，仍在一萬種以上。其中，文學方面的著作，竟居其半數。空言不如事實，現在暫以昭和十七年度的日本出版界作爲根據，單來看看其在文學方面的產量吧。

據二六〇三年版的日本『文藝年鑑』一書中「著書總目」所收，文學方面的著作如下：一月份出版一百十三種，二月份出版一百十種，三月份出版一百十九種，四月份出版一百四十九種，五月份出版一百二十二種，六月份出版一百另三種，七月份出版一百五十三種，八月份出版一百二十五種，九月份出版九十四種，十月份出版一百另四種，十一月份出版一百另五種，十二月份出版一百二十二種，平均每

月出版一百八十種左右。

以上所言，單指文學方面的著作（而且是單行本，其他如雜誌，大系，全集之類，均不在內）出版單位（即出版社）共有一百五十八個。其中出書在數量上超過百分之十者，計有『第一書房』，『桃蹊書店』，『小學館』，『岩波書店』，『甲島書林』等；超過百分之五的，計有『河出書房』，『青磁社』，『改造社』，『旺交社』，『創元社』，『實業之日本社』，『三笠書房』，『近代小說社』；超過百分之三者，計有『中央公論社』，『新潮社』，『櫻井書店』，『講談社』等，其他再如『育英書院』，『愛宕書店』，『青木書店』，『小山書店』，『生活社』，『秀文閣』等較小的書店，也出版了一部份的文學書籍。

今日的日本文學出版界，正如其軍事，政治一樣，是有條理而有系統的。在『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以前，其一般的文學著作，固多由『日本文藝家協會』負責介紹發表，就是日本成立了『文學報國會』一年以後的今日，也依然一樣，而且日本各大書局，如『第一書房』，『桃蹊書房』，『岩波書店』等也和該會各部會的主持人拉攏，有着出版方面極其親密的聯絡。所以戰時日本出版界的依然蓬勃，並非是偶然的。

二

現在我應首先爲讀者諸君介紹的便是日本當代文壇上幾個重要的作家，在昭和十七年度所出版的幾

部重要著作。而且在我現在將要列舉的日本作家，不但在日本爲聞名，而且亦爲我們中國的讀者諸君所熟悉的。

作爲日本現代作家羣中的老前輩的武者小路實篤氏，他在昭和十七年度裏，一共出了十一種著作：『武者小路實篤芳雲和歌集』（河出書房版），『楠木正成』（坂上書院版），『大東亞戰爭私感』（河出書房版），『續人生論』（甲島書林版），『七福神』（建設社版），『志在文學的人們』（國民社版），『希望與回憶』（河出書房版），『美心物語』（日本社版），『狂言集』（扶桑閣版），『關於新村』（扶桑閣版）。

作爲『文藝時代』的同人而現在又是『文學界』同人的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橫光利一和川端康成及片岡鉄兵三氏，在昭和十七年度也出了好幾本著作。橫光氏出了兩本小說集：『鷄園』（創元社版）和『刺羽集』（生活社版）；川端氏也出兩本理論：『小說研究』（第一書房版）和『文章』（東峯書房版）；片岡氏則較橫光，川端多出了三種，共五種，其中小說四種，翻譯一種。小說集計有『朝娘』（協力出版社版），『明日的女人』（三峯書院版），『春照園』（輝文館版），『美的鬥志』（萬里閣版）。

曾以詩聞名於日本的女詩人林芙美子，近年來已不大寫詩了，在昭和十七年中，她出版了兩本日記：『田園日記』（新潮社版）及『日記——第二卷』（東峯書房版）。豐島與志雜只出了一本『文學母

胎』（河出書房版）。但以通俗小說聞名日本文壇上的加藤武雄氏，却特別賣力，在昭和十七年中，他一共出了六本小說：『女戰員』（淡海堂版），『大地之母』（文林堂雙魚房版），『鏡中影』（春陽堂版），『愛之燈』（蒼生社版），『綠城的小公子物語』（讀者講談社版），『日本之母』（新正堂版）。

同與加藤武雄聞名於日本文壇上的通俗小說作家白井喬二，其在昭和十七年一年內所出版的單行本，也十分可觀。如『彥左一代』計分二卷，天馬卷和地龍卷（均淡海堂版），『瑞穗太平記』第三及第四卷（錦城出版社），『寶永山之話』（同上社版），『藤三行狀記』（長隆舍書房版）等六冊。另以戰爭文學而成名的火野葦平，也繼『麥與兵』之後寫了『兵隊的地圖』（改造社版），『珊瑚礁』（東峯書房版），『幻燈部屋』（改造社版）三本著作。

也曾主張「詩即俳句，俳句即詩」的室伏犀星氏，在去年一年間，亦出了四個集子：『殘雪』（竹村書店版），『虫寺抄』（博文館版），『筑紫日記』（小學館版），『芭蕉雜記』（三笠書房版）。老作家宮賀直哉只出了一本小說集『早春』（小山書店）。正宗白鳥亦僅出了一本文藝理論集：『文學修養』（三笠書房版）。戲劇家久保田萬太郎也是出了一本『水之句』（武藏書房版）而已。

以研究法蘭西文學，尤其是專治詩而聞名日本及海外的名詩人堀口大學氏，在去年度的日本出版界中，書磁社獲得了堀口氏的譯詩集『果樹園』的出版權，這在青磁社看來，實在是極榮幸的一回事。因

爲堀口氏的譯詩集，也曾出過好幾次豪華版，近年以來，因爲第一書房出版『法蘭西文學全集』的關係。拉攏堀口氏極其週密。而今日堀口氏的新的譯詩集竟在青磁社出版，這在第一書房的主人看來，誠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

會因翻譯『魯迅全集』而聞名的佐藤春天氏，在去年一年間，也出了三個詩集子：『日本頌歌』（櫻井書店），『戰線詩集』（小學館），『小林餘瀝集』（起山房）。以寫歷史小說聞名日本文壇而亦爲我們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大佛次郎，去年一年間則只寫了兩部小說：『灰爐』（輝文堂）及『冰之花』（六興商會出版部）。

現任『文學報國會』理事，曾任『文藝家協會』會長的菊池寬氏，也并不以其業已成名并建立了『文藝春秋社』的巨業（連該社出版部在內）而坐享大福；反之，仍不斷的努力，且有增無減地寫下去。去年他出版了三個小說集子，出版的處所并非他自己主持的『文藝春秋出版社』，而倒是自己產業以外的出版社：『美的職能』（非凡閣），『野菊的兵士』（東寶書店）；『最後的擾夷黨』（蒼生社）。

至此，亦可類見日本文學家們的職志與抱負。

至此，應該爲讀者特別一提的，便是曾以『左翼之雄』的姿態，而皇皇然出現於一九二六年代的日本文壇上的青年作家林房雜氏，自從一九三〇年出獄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論已經醒覺，轉變後的林房雜的巨著便是『青年』。此書最初由中央公論社出版（昭和九年三月），稍後有『三笠書房』，『

改造文庫』，『政經書院』等三種版本。及至昭和十三年，再將上列各種版本絕版，重新改定，交『第一書房』出其決定版。十七年『創元社』復出『青年』決定版，與『第一書房』的決定版內容完全相同。繼『青年』之後，又有『西鄉隆盛』一大長篇小說，去年已出至第六卷（創元社版），同時另一部巨著『西原大作』第一部，亦於去年由『地平社』出版問世了。

曾與橫光利一，片岡鉄兵，川端康成等人合辦『文藝時代』的中河與一，其在創作方面的成績，則較橫光，片岡，川端三人爲少，去年一年內，他只出了一本小說集『愛之意味』（錦城出版社）和編了一本女詩人的詩歌合集：『女流十人歌集』（富士書店）。同以小說聞名日本文壇的丹羽文雄，宇野浩二和舟橋聖一三人，也各有千秋。丹羽氏計出小說集三：『流動的四季』（春陽堂），『勤王屈出』（大觀堂），『碧空』（寶文館）理論集一：『小說修業』（明石書房）。宇野計出小說集二：『二之道』（實業之日本社），『夢見部屋』（櫻井書店），理論集一：『文學的散步』（改造社）舟橋則出了四種：理論史料集：『日本文學』（秩父書房），小說集：『女之手』（講談社），『男』（新潮社），傳記集：『北村透谷』（中央公論社）。

三

除了上述那些較爲重要的小說集及文藝理論集之外，還有值得我們知道的，乃爲一九四一年度的日

本文學出版界中的(甲)選集(乙)詩及俳句(丙)翻譯文學。但爲了本刊的篇幅關係，不能一一在本文介紹。如今能够辦到的，只限於提要式的論述，至其詳，則待他日另以一文述之。

今天談選集。我在這里之謂「選集」，乃指「自選集」，「彙集」，「選集」，「年選」，「輯錄」，「補訂」……這幾種。在去年日本文學出版界中的小說選集，值得我們注意的，計有下面幾種：「愛國勤勞小說集」，福田正夫編選，(大眾文藝社版)「昭和十六年前半期日本小說代表全集」，川端，武田等三人合編(小山書店版)。海外文學作家選集，聘又有「支那怪奇小說集」(岡本綺堂編譯)(同光社)「滿洲各民族創作選集」，川端康成，山田島木，岸田北村合編。(創元社)此外，尚有作家個別的選集和自選集，如佐藤春夫編選的『國木田獨步傑作選』(小學館版)，山崎斌編選的『島崎藤村文學讀本』春夏卷及秋冬卷(第一書房版)等；小說自選集方面，又有幸田露伴的『史傳小說自選集』(中央公論社)，額田六福的『小說自選集』(輝文堂版)，吉川英治的『小說自選集』(輝文堂版)等。

至於古代及近代的日本文學選集，計有江戶時代名作讀者集『(城昌幸編選)，新正堂版。佐佐木信綱，武田裕吉合編的『定本……萬葉集』(岩波書店版，已出至十三卷)，鹽田良平編的『明治女流作家集』(青悟社)高須芳次郎編的『愛國詩文二千六百年集』(非凡閣版)，藤井乙男註的『近松世話物全集』(富山房版)，中山省三郎編的『長塚節遺稿』(小山書店)等書，都可說是昭和十七年度

中各種選本的較優者。

詩，歌與俳句的選集，也十分豐富。其中值得特別介紹的，計有高木蒼梧編選的『年刊俳句集』（文川堂）中山省三編的『國民選集』（第一書房版），丸山薫編的『日本海洋詩集』（海洋文化社）彌富破磨雄編的『盡忠報國歌集』（日本古典全書刊行會出版），水原秋櫻子編的『三代俳句鑑賞』春夏卷，秋冬卷（等一書房版），小泉麥三編的『明治大正短歌大年表』（立命館版），草野心平，加藤武雄合編的『八木重吉詩集』（山雅房）等。

選集以外，復有個人的單本，以及關於詩，俳句，短歌各方面的理論集。如今亦在這里作一簡略的提要：橫田青娥出了兩本，『紅歌』與『俳句』（長崎書店），中村真的『戰場之詩』（增進堂），堀口大樂譯的『果樹園』（青磁社），菱山修三譯的『舊討帳』（青磁社）。詩論方面，則有更多的收獲。如荻原夢月的『芭蕉的精神』（弘學社），橫田青娥著的『芭蕉的藝術』（山雅房），櫻木俊晃的『傳統俳句』（全同書房），飯田蛇笏著的『青年俳句之批評』（厚生閣）等，都是關於俳句方面的理論。俳句之外，詩及短歌的理論亦復不少，如田部重治著的『詩與斷章』（七文書院），川田順著的『歷史與詩歌』（全國書房），湯本喜作的『短歌論考』（刀江書院），藤森成吉的『山子之歌』（佃書房），高田浪吉的『短歌之道』（櫻木書房），五島茂的『新的短歌論』（第一書房），吉井勇的『短歌歲時記』（白井書房）等集，都是昭和十七年度重要的理論集。爲什麼俳句詩歌之類在日本就如此特別

發達呢？不明日本文學情形的人，也許會感到奇怪吧，然而日本的俳句及詩歌之所以如此蓬勃者，其理由很簡單：第一由於教育普及，幾乎每人都可執筆爲文；第二由於日本在地理上的關係，整個日本就充滿了詩；第三由於俳句和詩，都是靈感衝動時一剎那間的感情表現，所以在日本有很多頂佳的俳句，往往係出自店員，學徒，下女之手。

四

最後談談過去一年間日本文學出版界的翻譯，以爲本文的結束。倘如可借用現任日本文學報國會中的外國文學部會幹事長中野好夫的話來說，那末日本目前最近外國文學工作，可分爲兩種方向，其一是對外的，其另一是對內的；前者的工作，注重對外來思潮，主義的批判與介紹，後者的工作，則側重於外來文學作品的翻譯與研究。但這種精神和方法，不獨目前日本的翻譯界爲然，即自明治維新以降，一般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早就有了這個抱負，不過於今更爲進步罷了。

增田涉，竹內好，飯塚朗，前田廣紀，千田丸一，松枝茂夫等氏，都是在日本國內研究中國文學有數的學者，同時也是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增田涉氏曾有『魯迅全集』的翻譯，固已不必說了。就是在去年一年中，他們也翻譯了好幾種關於中國文學方面的書，如竹內好氏翻譯了劉半農作的『寒金花』（生活社版），長與善郎根據我國司馬遷的『史記』，編譯了一本『項羽與劉邦』（坂上書

院版），岡本綺堂根據了我國的唐宋傳奇，編譯了一本『中國傳奇小說集』（同光社版）。這些書籍，在我們熟悉自己的歷史及國情的讀者看來，自然不會重視。但這些工作，在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士看來，却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

堀口大學在日本的文學翻譯界中，是一位研究法蘭西文學的權威，過去他曾為東京第一書房主編過『法蘭西文學全集』，同時也翻譯過不少法國的新詩。去年他繼其名譯詩集『月下之一羣』，又譯成了一本法國二十四人的詩選集『果樹園』（青磁社版），和梵樂希等人的詩選集『檳榔樹』（亦青磁社版），這倒是一個可喜的消息，尤其是日本的翻譯界。

齋藤勇氏在日本的文學翻譯界中，算是一位研究英美文學的權威，他的譯迹，早已聞名日本全國。去年（一九四二）他以其全力，從事『美國的國民性及其文學』（有斐閣版）一書的編譯，給予現在已成敵性國的美國的文學已及思想，以重新評價——這是有益於日本的國民對美國的再認識的。而其『英詩鑑賞』一書，亦於同年出版。

如外，對於外國作家的選集及全集的翻譯，也有好幾種。如蕭芒著，佐佐木與秋山合譯的『阿馬依道依西民族作家全集』（日本社版），小林珍雄譯的『現代宗教作家論』（卡爾·布賽蓋爾作，甲鳥書林版），渡邊一夫等八人合譯的『梵樂希全集』（筑摩書房版），會田由譯的『耶爾攀太斯短篇選集』（白水社）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外國文學作品的選本及全集。

其他再如片岡鉄兵譯的『伊利沙白與愛耶茲克斯』（里通·斯特賽契富士出版社），外村完二譯的『德意的姿態』（拜爾特太烟白水社版），中山省三郎譯的屠格涅夫的『散文集』（第一書房版），吹田順助與高橋義孝合譯的『理念的形成』（盧森保土作，紀元社版），菱山修三譯的『青年的伴侶』（保爾·梵樂希，青磁社），米川正夫譯的『第十交響樂』（阿爾打·諾夫，興風館版）等，都可說是去年一年間日本文學翻譯界的一大收穫。

爲什麼日本的文學出版界竟會如此旺盛呢？倘如有人肯稍爲注意一下日本國內對於作家的獎勵，保障，提拔，愛護……種種的現象的話，那就該會明白了。誠然，日本的作家羣，他們的生活不單可以創作來解決，就是要做富翁也不難。如業已逝世的日本通俗小說作家牧逸馬（卽一人三人，原名長谷川海太郎），其在一九三五年的每月寫作收入，竟突破萬元日金，而那時日本的生活費用，百元一月已經十分豐裕了。在這麼優厚的稿酬之下，一般從事文學著述的創作們，那有不安心努力從事之理！

而且除了優厚的稿費之外，出集子時還有版稅可得，如係佳作，亦有什麼賞金之希望（日本現有一文學賞一十二種之多，而且有些一年舉二次，每次三四人以上）。如外，個人既有國家的法律爲其保障作家一切應享之權，團體亦復取得法律上「社團法人」的地位……諸如此類，在在都是可使每個作家安心工作。反顧我們的作家，則大大不如，別的且不去說，單以稿費一項而論，其報酬之低，已使每個作家失望與嘆。但是這些已屬題外話，近於發牢騷，那末就如此打住吧。讀者諸君，我們再見。

日本文化使節

松

小發青少年總檢閱台下，黃土上和草野心平碰到了，在上海梁園見過面的草野氏，還認識着記者，他表暄着，還是老樣子——林房雄說他像蒙古人，的確他深黃色農民的服裝，有沙漠的感覺，蓬髮黃髭不修裝飾，是詩人的本色吧。

個人眼中，悲壯的行列，有敏感的觀察吧

「做首詩吧！替本報做首歌詠的詩。」

「好的，不過你知道麼？日本文化使節團的河上稼，來到了，住福昌飯店，我們在他房間裏再相會吧，他住二〇三號房間。」

福昌飯店的座談

約定的時間到福昌飯店，正是青少年團出小營，堂堂雄壯遊行於國府路的時候。

推開門；恰巧河上徹太郎出去打電話，在房間裏坐着的，是慶祝國府還都三年紀念滿洲文化使節團代表底山田清三郎。

「你瞧，滿洲青少年團代表！」記者指着窗外；山田氏的眼睛睜大，很是高興的站起來，靠着玻璃窗，俯眺街上的銜流一般的大遊行。

山田氏是滿洲新社的社說委員，和滿洲文藝協會委員長；光頭，滿臉通紅，頭額漲着虯型的脈絡，穿了協和服，皮鞋上滿積長途跋涉風塵之沙灰；他說：

「滿洲的文藝運動，現正以滿洲文藝家協會為主體，而呈現着活潑的展開。文藝家協會，係由眼前一百多個日滿系作家，詩人，文藝批評家，組織的，他們在民族協和高尚的友愛精神之下，正為滿洲文學的發展而努力。」

至於一年來的作品和作家呢；他說

「說起最近滿洲一年來的主要作品來，以單行本方式出版的，計有僑青的「歐陽家的人們」，小松的「回歸」，石軍的「沃土」山下的「綠谷」高木恭造的「奉天城附近」，橋本捨立的「鴉片戰爭」，青木實的「部落之民」，北村謙次郎的「春聯」，山田清三郎的「建國列傳」等，主要的作家，除前述外，尚有左下，款遲，外文，劉漢，吳瑛，吳郎，大內隆雄三郎，神戶悌一等，他如著作和刊物的交換，作品的交換發行，由於相互交往而增加友情等等，亦為滿洲文藝運動重要工作之一」。

滿洲文藝的性格，由於塞外風砂，具有粗線條作風——樸實，真摯，有曠野之感，山內氏也有同樣的吧。

林房雄的中國話

河上徹太郎來了，草野心平來了；從北京趕到首都的林房雄，穿着和服，拖着木屐，也來到了房間。沒有多久前，在上海的林氏，還祇能說幾句中國話，現在呢，他說「進步了不少。」

「南京和北京情調上有什麼不同呢？」

他回答，歡喜用中國話：「北京是老，南京是新；北京住家好，南京是政治都會重要性也大。」

「還來不來上海呢？」

他說：「想來，想不來，還沒有一定。」

林氏有時把中國話唸北方音，有時唸南方音，說了，也就笑了。——他不拘於小節，說起話來正是他學上海話所說的「嘩啦，嘩啦」

許錫慶來了，他是在東京和河上，山內兩氏認識。

記者正同草野談起武者小路實篤氏，文協代表谷川徹三氏正進來報告武者生病的消息。

谷川氏是四十八歲的人，日涉政大學文學部教授，在哲學藝術文學三方面都是素有研究的；這天穿着黃條子呢的西服，他說：武者氏就這幾天來到南京

草野的詩

福昌飯店的三樓，由於友邦文化人的來到，充滿文學氣息。

聯絡日方使節團的草野氏，手盪着頭髮，寫歌詠青少年團之歌……「中國青少年萬歲！」

他說替新中國報寫詩是下午五時；在六時還得替朝日新聞駐京記者寫這樣的報告詩；由他們用電報打到東京去。

記者在上海碰到內山完造氏，內山氏說草野是日僑在華現地文學裏唯一有名的詩人。
草野氏同林柏生同學；現在任宣傳部的囑托；很活躍於南京的。

河上氏的談話

末了，記者詢問着穿了和服，溫謙謹慎的河上氏關於來京後的感想。

他回答着：

「照我所見的情形，我沒有多大的意見；只是來到這還都三週紀念的國都，尤其接觸了青年們激昂的意氣後，覺得真正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至於更明晰的意見，在我歸國時，一定能够告訴你，我想。」
對中國文化的途徑怎樣呢？他披瀝意見：

「我相信新中國文化正在胎動。不過新中國文化以怎樣的姿態出現？這却還沒有明瞭，也許因為我一向和任何國度的任何文化無緣的原故吧。然而我只覺得我的廟前，展開着真正的新的文化姿態。」

最後，關於日本的文化；他的意見是這樣的：

「日本的文化，在過去一世紀來，曾和西歐文化展開激烈的鬥爭，現在確已加以克服而完成了一種新的文化了。大東亞戰爭以來的戰果，便是它的最好的例證。」（三十二年四月一日新中國報記者）

日本文化三使節的話

雲鵬譯

三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國府遷都三週年紀念盛典的機會，在南京舉行了一個全國文化代表大會，日本也特派文化使節大串免代夫（國民精神文化研究員），齋藤暁（日本大學教授），佐藤武夫（早稻田大學教授）三氏來參加這個盛會，大會業已閉幕。四月五日傍晚，一行由南京來滬，下榻百老匯大廈，各使節發表談話如左：

健康的住宅……………佐藤武夫氏談

這次到南京已經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去是在昭和十四年（民二十八年），和這一次去所得的印象

大不相同了。小別三年，進步得出人意外，所給我的感覺，就是南京除了歷史上政治上的條件之外，更具備着一切的優越條件，一望而知是國都的氣概，天然的形勢，不是偶然的，長江紫金山玄武湖之類都是天賦的龍盤虎踞的形勢。做新中國的首都，最適當也沒有了，它不像上海這樣的呆板，也有人把都市計劃認為無聊，可是我以為不然，中國自有其構成中國的傳統，我們必須認識這種傳統，從前舊政權也會實施過都市計劃，可是醉心歐化的地方太多。要把中國的地方都市化，先得要分清中國的獨特傳統，再從新出發，這一點是值得充分研究的。再看到日僑的住宅問題，也須要努力解決，要求日僑的發展，必須要有健康的住宅，可是因為資材不能獲得，所以遷延不決，住宅困難，祇有趨向嚴重的一途，日本內地住宅問題，已經發明住宅營團，生產戰士的住宅，先告解決，在華也得要關心這點才是。據聞關係方面正在極力促進建設健康的日本住宅。

文化活用問題——齋藤昶氏談

新中國在文化上還不够積極，如何來活用文化是個問題。就實際上說，文化交流這件工作，唯有新文化的創造，才能窺其原理，我們明瞭中國文化的現狀，回到日本內地之後，準備積極協商中日交流工作，要把最前進的文化團體拿到這裏來，利用站在世界觀上的崇高文化，來獲得中日提携的真正成績。最後有一點引為欣喜的，就是這次到中國來，與華方文化人披瀝暢談，收穫極多。

完成戰爭一員——大串兔代夫氏談

這次我們來出席中日文化協會主辦的全國文化代表大會，中日兩國的文化人能够聚首一堂，它的意義良深。日本也有學術，藝術，體育，教育界代表十餘名列席參加，懇談種種，在中日文化交流上，是一瓣蓮時代的壯舉。過去雖有文化團體，但都鮮注重出版界等類的翻譯和派遣留學生，所以兩國的文化交流，談不到充分密切。但是中國事變的發生，繼之大東亞戰爭突發，一部份人高呼中日文化工作，從事實踐，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文化人的發見」，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團結兩國的文化界，來促進文化交流。

這次到中國來，和華方文化關係人士促膝懇談，我歸國之後，當將這裏所得的教益爲基礎，在文化崗位上努力，以文化的力量來做其成爲完遂大東亞戰爭的一員。（譯自四月六日大陸新報）

河上徹太郎發表談話

中日文化之交流，幾年來發動，但本人想更進一步，不僅是作品，即使人與人物與物之接觸亦能發生意實之文化交流。

對於上海，停留十天中觀察，確爲繁華，但以文化觀點觀察僅爲廢墟而已。

如何促進新中國文化於廢墟中產生，這是本人對上海之希冀。從事文化，應以認真，坦白，真實之態度。

至於對中日文化交流之具體方法。

上海文化媒介物——紙之缺乏，此日亦然。但關於中國作品，可寄至文學報國會，審查後出版。

至於翻譯成日文字，東京當然可以，同時上海現地能譯，當更便利。

作品質之方面，第一流作品，十年中亦難得一部，但流通於市上，祇能紹介人民日常生活，即可使讀者滿足。

倘中國作品，能使日方文壇受有影響，當屬可能，但日本作品於中國出版，能流行於中國，亦未可知。

此頗有趣味之競爭，非單彼此可爭取文藝出版物市場，由此競爭而使作品更加洗鍊，而且符合文藝大衆化之原則。

對雙方文化之瞭解，能逐漸自然瞭解，是爲文化之特性，初易誤解，由誤解而達真正理解，亦多例子，希以不客氣之批評態度，彼此批評，依此觀點觀另一國家，實比所有字典書籍雜誌所觀察，更能了解云」。(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林房雄

柳雨生

林房雄先生由日本到中國來了。他的行程，是先到北平，再南來到南京，蘇州，上海各地，然後返日。目前已經到達南京了。此來的任務，是代表日本的文學報國會到中國來，有一些聯絡的事務。一個日本的著名文學家，在這個艱苦共嘗的大時代，不辭勞瘁，遠使異國，其於溝通中日兩個國家兩大民族的感情，增進兩國間的真實的親善，將有很重大的貢獻，這是無可疑義的。根據中央社的電訊，日本文學報國會將於最近還要派更多的文學作家到中國來，像我們所熟悉的武者小路實篤，橫光利一，河上徹太郎等先生，都要造訪中國。我們對於異國的文學團體這樣的重視對華親善的使命，不能不表示我們衷心的同情和讚佩。

林房雄先生所馳名的文學作品是小說，他的小說，歷年以來介紹給中國的讀者的，已經很多，我們也都熟知他在過去是日本的左翼文學作者裏很活躍的一員。他的作品，從內容裏充實的發揮勞苦的大眾的苦痛，社會的黑暗，以及對於不良的生活的指謫。他的所以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正在他的作品切實的指示出一條堅實明徹的人生大道。我們知道，專門暴露現實的黑暗，是不够的，暴露黑暗的結果，只能夠驅使讀者們，或做激烈的癩動，盲從的反抗，或做頹廢的消沉，無聊的萎靡。這些都不是文學作品的積極性的意義。真正好的文學作品，要在黑暗之中，領導人們去尋覓出路，不但是出路，並且要是

確實的行得通的活路。光明所到，黑暗自開，我們有了一個確切不拔的真理，一定能從我們的文學作品中，發揮我們的力量，領導我們的羣衆，在艱苦的生活裏奮鬥不懈，爭取未來的光明。

林房雄先生的作品，在最近幾年裏，曾經有過一度的轉變。這個轉變不是突然的。轉變的意義，已如上述，轉變的結果，却使日本整個文學界的動態，不無影響。日本現在是在一場空前的對外大戰爭的時期，集合一切的精神力量，也是日本的戰時政策必要的一種措施。這種措施，使得日本的文學界，也成功了一次空前的大團結，團結的結果，是一百餘個大大小小的文學團體的解散合併，而轟轟烈烈的統一的團體『日本文學報國會』，也就宣布成立。這一個文學報國會，舉凡日本知名的文學作家，無一不是會員，並且有許多人，都擔負着非常重要的職務。從人家這樣的一個文學團體的組織堅密，力量龐大看來，使我們細想日本整個的文化思想界以至於文學界前途的無量。

我們盼望林房雄先生到中國來，多觀察一下中國人民的生活，中國社會的情狀。多瞭解中國一點，也自然而然的會多同情中國一點，敬愛中國一點。我個人覺得，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最偉大的人民，最能够刻苦耐勞，最懂得誠樸堅忍，並且，又都有着一副仁愛和平的心腸。林房雄先生是有名的作家，他的觀察是銳利的，他的作品是堅實的，我們相信他返國後的成績，一定會對於中日兩國的前途，大有裨益，對於人類永久的和平，大有裨益。

我們感謝日本文學報國會德富蘇峯會長以下諸君的努力和熱忱，我們願意在這裏祝願林房雄先生，

願他的抱負和使命，一定可以獲得圓滿的成就。（三十二年二月四日）

武者小路實篤

談理元

當日本文學上資本主義的英雄主義（立身出世主義）抬頭時，起而和這一個社會風潮對抗的，是唯心的，傾向於建設的人生的入道主義；這一個人道主義的主幹，就是當時發行「白樺」文藝雜誌的武者小路實篤和他的同學有島武郎，志賀直哉，長與善郎，里見淳等數人。所以又稱爲白樺派或新理想派。成爲大正年代日本文學上的一枝生力軍。

武者小路氏，明治十八年（西曆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二日，生於東京。三歲傷父，七歲入專門教育貴族子弟的特殊學習院讀書，經過初等科，中等科，高等科，明治三十九年入東京帝大文科，翌年即退學。三年後即與同志數人辦「白樺」，其實他的文學志趣，已在高等科時奠定了基礎。所以他的文學生活，是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了的。對於小說。戲曲，隨筆等的創作很多，而且都有很高的造詣，因此到現在爲止，始終站在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如果要提到日本現代的文藝大家，那末他就是其中一人。

影響於武者小路氏思想上最有力的，要算俄國的托爾斯太了，他在十八歲時就開始愛讀托爾斯太的作品。此後在他的思想上，就立下了人道主義的愛人類的基礎。一切事物以及個人國家之間，都以一個無言的「愛」字來解釋：到大正七年，他的思想更堅定，或是更完整了，所以除了把他所抱負的理想世

界的實現表顯在他的作品上之外，更和同志數人在九州向日向建設了一個「新村」——這新村的大概情形是這樣；住在這裏面的每一員，都是抱着同一的理想，過着各顯所長，各取所需的互助生活，享受着耕田讀的詩意環境。曾經參觀「新村」的學者說，他們都必須真實地和他們同樣工作，才能滿足一天的生活。這「新村」的建設影響於中國的也很大，但終因這整個的社會制度，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因此沒有收得像他們理想中的結果。

有人稱武者小路氏爲公卿出身的軍心作家，他的作品充滿了幼稚而是純真熱烈的愛的感覺，這一種動人的氣魄，表現着滿是天真的個性，它是感動讀者的力量是超特的。菊池寬說：「我以爲武者小路氏是現代日本文學裏的異彩，是小說家，又是戲曲家，比他更好的也許還有，可是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上，對於獨特性的表顯力，恐怕是舉世無雙的了。他的作品，恰好像一所武者小路學校，在明治四十年後成長的作家或文學愛好者，都曾經進過這學校。在這校裏學得的，在思想上或藝術上，是打破一切傳統與一切習慣，因此開闢了一個真正新穎的文藝世界。這一點，能够像武者小路氏那樣偉大的作家是沒有的；像他那樣用偉大的精神而寫作的作家也是沒有的。即使在文學史上講，武者小路氏的存在，也應當是永久不能抹殺的。」從此可以想像到他的文學上的地位。

除了文學之外，武者小路氏還以善於鑑賞書畫著名，並且他自己的畫筆也有相當造就。這真可以稱爲多才多藝了。

最近武者小路氏，作過一次歐美旅行，歸國後把他途中所得的一部份發表在「湖濱的畫廊」上，此外還出版了一本「歐美旅行日記」的單行本。這時的作者已經是五十多歲了，但是上面的文筆，依舊是充滿着天真，他途中選譯了許多畫，都不失爲精美的作品，此後的造詣，一定還不至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或想像的呢。（三十二年四月廿五日）

山本實彥

雲云

日本改造雜誌社社長山本彥氏，爲了紀念該社廿五週年，特來中國觀光；山本先生來華並不是第一次，從他所說：「中國是我的故鄉」，就可以知道他對於中國是何等的熟悉，所以山本先生不但是日本出版界的權威，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好友，記者在三十二年五月十日的上午十時特到虹口豐陽館去訪問，當承山本先生很親切地同到樓下會客室，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東方的模範政治家

山本先生在談話的開始，首先就說，我們爲了安定東亞，先遂戰爭，必須強化國民政府，擁護汪主席，日本因爲表示誠意，毅然撤消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不過國民政府在目前的環境中，前途的困難固然尚待極大的努力；社會民生因受囤積風氣影響，中下階級幾將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而富有

的却能儘量享受，這種不平狀態，應即加以考慮改善，要知政治不能離開民衆，從政的更應該在廉潔上用功夫，廉潔雖然是消極的態度，但在良心上具有絕對的把握性，風聲所播，自可轉移民衆思想。日本明治維新所以能够成功，全仗高杉晉作，西鄉南洲，蘇田東湖幾位領導者，根據王陽明先生「言行合一」的思想，克勤克儉，勵精圖治，才獲得了日本全民的擁戴，汪主席是東方偉大的模範政治家，必定能克服一切困難，達到建設新中國的志願。

日本文化界的動態

目前日本雜誌界的情形，在量的方面，並不見得比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前顯得減少，不過因爲運輸的關係，北海道和樺太方面的紙漿，不能充分供給，因此出版界不免受着紙張限制的影響，所以小說的出版，已經位量減少，紙張的供給，都用於軍事性科學性的刊物，不過有一奇特現象，就是在這戰爭時期，民衆閱讀小說的興趣，反見濃厚，自從大東亞戰爭發生後，日本派往南洋等地的青年作家很多。從事戰爭小說的描寫，但迄現在爲止，有無不朽名作，未敢加以評斷，以本人理想倘能繼續努力，在五年十年以後，或可產生幾部名作，日本國內所有浪漫戀愛性的小說，刻已絕無僅有，百分之九十的出版物，都是拿國家民族來做題材的，過去日本作家的待遇，是相當優厚，普通每年所收的版稅稿費，約在三萬日金以上十萬日金以下，尤其是日本畫家，他們所得的酬報，更要超過作家若干倍，隙竹內栖鳳，橫山

大隈兩氏的畫，每幅售價日金十五萬元，最少亦需日金一萬元，所以生活都很優裕。現在無論是作家，藝術家都一致奮起，爲大東亞戰爭出力，把全部作品酬潤，整個捐助國家，充實國防，希望中國文化界也能繼起努力，捐資建軍，因爲一個近代國家的必備條件，需要精神食糧和稅利的武器同樣充實。

文化交流的將來

最後山本先生談到中國文化交流問題，不禁爽直地說：中日文化交流，雖然經過多年的努力，到現在仍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形，而且成爲外交官的一種詞令，原因乃在以往從事文化工作的，都是離開大眾，譬如開設病院，倘對貧苦病人免費診療，日久自能得到下層的同情感戴，所以要達到中日文化的真實交流，必須先有真誠態度，直言，凝視，彼此心心相印，化費巨額的投資建造大學或是圖書館，聘請第一流學者担任工作，使中日人士能够互相集中研究，期以五十年百年的長遠計劃；如是或可取得相當的效果，總之只要中日兩大民族真能緊密合作，將來自可產生永久不滅的偉績。（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

黑田伯爵

琦

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常務理事黑田伯爵於三十二年五月廿八蒞滬下榻於華懋飯店。

過去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的出版物，廣傳世界各國，四年前出版的「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集」

中，世界有名學者均參加執筆，吾國方面周作人錢稻孫亦會撰文，所以此次黑田伯爵來滬，本市文化人士咸表歡迎，琦亦於五月廿九日下午六時赴寓所訪問。

旅滬中會見

在D字房間裏，遇見了黑田伯爵，他身穿網球衫，黑領結，藏青色的西裝，神采奕奕，當記者開門進謁時，他迎頭就說：

「你就是剛才打電話來的嗎？」

「是，」記者回答着；等到坐下之後，就問：「黑田伯爵幾時到上海來的。」

「喔！廿八日早晨才由南京來」

記者就將預先準備好的幾個問題送上去。

中日文化密切聯絡

「啊！這廣大的問題啊！」他看到了「對中國文化界的期望」問題時說。

「國際文化振興會設立的目的，就是聯絡各國的文化界，在大東亞文化的立場說來，中日兩國無論如何是應該密切聯絡的，現在中國人尙有對日本不能深切瞭解，而日本亦有對中國不能深切瞭解的，爲彼此緊密携手起見，文化人與文化人之間，應先密切聯繫。在大東亞戰爭中，後方的重要工作，就是文

化建設，文化建設的成功，先應中日雙方人人理解着手一。

「那末，你大概有幾個中國文化人朋友吧！」記者問。

「認識的朋友不少，但聯絡相當密切，過去徵會出版物中，中國作家執筆的很多。」他和顏悅色地回答，雖然因言語隔膜，對話非常艱澀，幸黑田先生說得稍慢，記者尚能約略領會。

日本的戰時文化活動

「先生是日本文化界的碩彥，請告訴一點日本國內最近的文化動態？」記者又問。

他說：「自大東亞戰爭後，文化活動更爲蓬勃，全國文化人一致團結，從事新文化的建設，現已組織有文學者大會，出版事業方面，雖已有若干報紙雜誌合併，但在內容本質已力求改進。國際文化振興會爲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積極起見，特將日本美術作品運至中國巡迴展覽，參加出品者爲日本畫壇家竹內栖鳳，橫山大觀，川合玉堂，藤田嗣治等。」

記者又詢以對中國的觀感如何，他感到參戰後中國文化建設更趨積極，但實際工作的表現尚嫌少，今後希望多多聯絡，共同完遂文學報國的使命。」

伯爵略歷

黑田伯爵生於明治二十六年八月，是故陸軍大將黑木爲楨氏的第三公子，大正八年畢業於東京帝國

大學政治科，十三年留學法國，昭和三年歸國，九年被推舉爲國際文化協會理事，他的先祖黑田清隆氏，曾任外務大臣兵部大臣，內閣總理樞密院議長等要職，黑田清氏，克紹箕裘，致力文化運動，功績卓著，希望他能以最大的力量，溝通文化，努力建設東亞文化！（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林 廣 吉

林廣吉的丰采

林氏是很博學的人，服裝很樸實，可是從他舉動裏，表現他是那樣精明能幹的。他是學習法律出身，口才非常好，而且有條理合於邏輯的。

他在日本國內，做過明治大學的教授，和朝日新聞的操觚者，二年前來到了上海，在市政研究會擔任着職務。

一向他的願望是致力於文化工作的，他是充滿愛的熱忱，在中日文協上海分會改組期間，他曾盡過很大的努力，挺身於文化溝通工作第一線上

新機構的建立

過去中日文協上海分會，由於實際負責乏人，陷於停頓的狀態，於是新的機構，將由醞釀而付之實

現·現在新機構是怎樣呢？

據林氏說，新的機構是這樣的：

理事會——理事長——軍務局（一）總務處（二）經理處（三）業務處（四）企劃處。
改組後的理事會，據林氏說：「大約在下月初舉行，當有新的面目出現。」

文化溝通的綱領

「怎樣能够使中日文化溝通建立起來呢？」記者問。

林氏回答着，充滿着，熱情的說：「中日兩國的民衆，應該懂得對方的言語同文字，這樣才可以減少兩國之間的隔膜；過後呢，把中國的文化，介紹到日本去，把日本的文化貢獻給中國。」

「再有雙方民間的感情，也得溝通的：達到互愛的目的，是我們所應努力的。」

日方全力協作

關於怎樣具體的實踐中日文化工作，他披瀝着意見：

「我們願以熱忱來替中日文化盡力，至於具體的方法，希望中國人能够自個提供出來，然後需要日方來幫助的，我們當努力來實現

不過在上海的日僑文化人，人數比較少，而且力量也薄弱；現在日本文化的中心，還是在東京，在東京集合了文化機關和有名的文化人，怎樣使上海和東京之間採取聯絡，以全力來協助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在上海的日僑文化人底責任。

不過，促進中國文化發揚的，是應該中國人自個策劃。」

文化協力的真諦

在上海怎樣建立現地中日文化溝通模範呢；這問題提出來後他胸有成竹，很流利的說下去：

「上海是感情比較淡漠的都會，可是這並不是上海文化的本質，它是受了英美的遺毒，原來中國的文化，含有深蘊的人類愛，爲什麼這思想不能夠普遍呢，這是受了英美的淡蕪文化的抑制，所以上海文化應該含有中國性，東亞性，使中日思想和感情融合，是文化人的責任，文化人所做的，是掘井的任務，發掘愛情的泉源，使中日民衆有人類愛，這是樹立現地中日文化溝通模範上海文化人應負起的使命。」

文化人的自肅運動

林氏非常健談的，在上海不免尚有英美文化的遺風——像流行的爵士流俗音樂。

關於這一點，林氏說：「這是文化人應該自肅的，像這樣淺薄文化的遺風，是應該肅清的，音樂也

是文化的一端，怎樣使東亞性的普樂建立起來，是我們應該促進的。至於摒除英美風的文化，進行自肅運動，也得展開來。」

亞細亞文化的創造

末了，他對於創造新亞細亞文化，寄托無限的期望。

他談話時，眼睛突突，充滿熱力，精神是很健全的，他說：「爲完遂大東亞戰爭的勝利，以後的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將出現歷史性的亞細亞文化，然後發揚於整個世界。」

文化人在大東亞戰爭中所負的責任，就是負起建設這新文化的責任，譬如說，歐洲文化的搖籃——亞歷山大港，原是商業的都會，復受敘利亞的文化所影響，蛻變成文化性的都會。

這地中海的文化，後來演進爲英美文化，這種文化已達到飽和點，不能再有發展，所以新文化的建設，是歷史的要求，依個人的意見，在現在戰爭中，東亞新文化正在孕育而醞釀中。

上海的物資地理環境，都和以前亞歷山大港相似，由這，在上海文化人，應該不忘記自個重要使命，使新的亞細亞文化，創造而發揚，煌耀照映於世界大地之上」。

同林廣吉氏談了一小時懇切的話，他的挺身於建立中日而至東亞新文化的抱負，很使人不能不受感動的。

鶴見祐輔

魯迅譯的「思想、山水、人物」，曾給予中國青年很大的啓示；這本書原著者鶴見祐輔，四年來第一次來到了上海，從日本抵滬的日期是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到現在是第四天了。

五十八歲的著述家

第一次去拜訪鶴見氏，是安息日的早晨，他恰巧有事情出去了，後來纔知道他是去打高爾夫球的，特地留一張名片，約好第二天的上午再去拜訪。

在約好的時間趕去，敲着房門卻沒有人開，問侍者說是這位客人，住在旅館裏的時間很少，一早出去，很晚纔回來；正這樣說時，他却並沒有失約，從外面回來了。

寒暄了一回，大家到房間裏坐下來，鶴見氏是生在明治十八年一月三日的，現在（三十二年）是五十八歲，一副很胖的臉，除了頭髮已經灰白外，實在看不出老耄的樣子來，他不像文學家，倒頗有大資本家樣的風度——濃眉大眼，很豐腴的面頰，穿灰呢的上套，白條子的褲子，態度很從容的。

他到過世界各國，所以他懂好幾種外國語。

中日關係的期望

這次的來華，他說是在拜訪朋友，並不想就擱得久，就要回國去的。

「對於中日的關係，有什麼期望呢？」記者問着。

他用手勢幫助着說話：「中國人民應該理解，目前在太平洋進行中的戰爭，不單是日本方面的，而是大東亞的命運所寄托的，倘若勝利，是日本人的幸福，也是中國人的幸福，所以祇要中國親日，日本人願意幫助中國富強和強盛的，這意見，不單是他個人的，而是代表全日本民衆的希望」。

接着他說：「日本原料煤油、鐵、煤、够本國所用，在戰時因需要中國物資供給，但日本勝利後，由於南方各地的資源，不單可以供給日本，而且對中國亦有所幫助。」

對上海的印象

「對新的上海，又有什麼感想呢？」記者又問着。

他說：「是一九三九年來過上海，當時還感到這都會空泛和混濁，現在新上海，是有秩序而且和平的了。」

「不過上海的風光，不像是中國式的，而是英美型的，在世界上，我不愛巴黎，巴黎正同上海一樣，不能代表它的本國，我愛的都會，是瑰麗的維也納和北平，這二個都會是常常眷戀着。」

百餘部的巨著

鶴見氏是日本有名的大著作家，他有著作百餘部，其中七部是用英文撰述的，

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英雄待望論」，已經銷去了五十萬部，其他像小說底「母」也銷掉了三十萬部。

他的著作，有小說「子」，傳記「拿破倫論」，「俾斯麥論」，「拜倫論」和「後藤新平傳」（共十六卷）等，後者是敘述他岳父的一生事蹟。

至於中譯本「柏林，羅馬，莫是科印象記」，據他說，僅是他所著的「歐美大陸旅行記」的一部分。

他對中國的印象和著作，是早期（一九二三年）的「偶像破壞期的中國」，講中國五四運動新文化的勃興。

他認識的中國人，是胡適，因為他和胡適是同時列席於太平洋會議的，至於譯他散文的魯迅，雙方都很願意見面，可是沒有機緣，終於不能認識，末了他說：「現在到上海來，我們認識的中國人，實在找不到他們的居處，希望他們能來望我，共敘舊誼。」

「最近想寫些什麼呢？」記者問。

他說，一部是「澳洲印象記」一部是「十二月八日之後」，後者是寫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是一部敘述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底史書。

鶴見氏的經歷

鶴見祐輔在日本文壇很有地位，他生於羣馬縣，是鶴見良憲的次子，昭和十四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畢業，同年高等文學試驗合格，歷任鐵道院書記，副參事，參事，書記官，文書科長，其間曾赴歐美中國視察鐵道事業，大正八年留學歐美，歸返後任鐵道省運輸局總務科長，大正十三年，辭職遊美，翌年返國，大正四年以來，每次列席於太平洋會議，昭和三年二月由岡山縣第一區選任爲衆議院議員，十一年二月及十二年四月岩手縣再選出，以後赴美國澳洲作國民使節。

豐島與志雄

嘉 雪

日本著名文學家豐島與志雄先生來滬以後，記者於某日傍晚趨其寓所作一度訪問，承豐島氏予以接見，並漫談我國風物，兼及山水之勝，雖初次晤面，但馨欬之間，倍覺親切而有味。因將會談片段，綴成是稿，讀者或可想見豐島氏之風度於字裏行間也。

年約五十多歲的豐島先生露著笑容招呼我們坐下，記者便提出豐島氏所謂蟹味未變的談片，覺得深

感興趣，豐島氏持着烟捲，笑着說：「正是的，我對於螃蟹，黃酒和酒杯三物最愛好。」並且問我國何處產蟹最佳？記者答以江南的洋澄湖所產的最有名，因江南號稱水鄉澤國，稻田豐富，蟹常偷食稻種，故生長迅速，其味肥嫩鮮美。接着豐島先生又問洋澄湖的水是否澄清？而中國人是否有喜歡濁流的習慣？記者說：「洋澄湖的水的確是澄清的，中國人並不喜歡濁流，也是崇尚清流的，不過中國的黃河終古長濁，所以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一句諺語，並且以為如果河流清了，一定有聖人出現。」豐島先生聽了，也點頭稱是。後來記者想起這個問題，頗覺得意味深長，大概豐島氏也知道我國社會上一混水摸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纔有此近乎諷刺的問題吧？

略一沉默後，記者便問見報載稱：豐島氏爲「知性文學家」，究屬何解？豐島氏笑着說：「連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解釋，大概是由於我不善投機取巧，惟知腳踏實地的緣故，所以纔給我題了這個名字」。於是，我們又談到上海的物價問題，他說：「上海買一大包火柴要三十元，實在太貴了。中日貨幣的兌換率本來是百與十八之比，但是就購買力來說，恐怕百元僅值到五元吧。」作家觀察社會，真是獨具隻眼。能够言人所不能言的。

然後，我們談一點關於文學上的事情。知道豐島先生現在明治大學任一般文學的教授，這次來滬曾經和陶晶孫，林廣吉，鄭科諸先生見面。談到日中的文學交流時，豐島氏也以爲日中的文學成績，各有其優良的表現，將來唯有努力使其交流，融合各方面的意見，一定能增加雙方方面的認識的。豐島先生又

燃上一根紙烟後。望着吐出的雲霧道：「中日文化的本質是相同的，但是和西方文化有差別。西方文化對自然取反抗征服的態度，東方文化對自然取欣賞的態度。而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西方是人制定道德」。記者以爲這幾句話，不啻說明了近二世紀來東西文化，經濟，社會等不同的發展的原因。

記者問豐島先生到過中國有幾次了，他說：「前後來過三次，第一次在廿九年，到過南京和杭州，第二次是去年，曾歷歷華北，這次在上海的就擱兩星期。所經過的中國各大城市，印象最佳的是北平和上海，如果拿北平的風景文物搬到南京，而拿日本的溫泉搬到杭州，便更理想了。」記者聽了，覺得這位文學家的想像力，的確超人一等，於是便問他：「杭州的西湖似乎有些像日本的中禪寺湖？」他回答說：「有點像，但也有些不同。」接着他便問：「中國的花園中，喜歡布置假山，不知有什麼用意？並且始終不能瞭解中國假山的美點。對於日本的庭園之美不知道中國人是否能夠領略？」記者便答道：「中國的庭園布置，要求其玲瓏曲折，假山的設置，就是這個意思。而日本的庭園，小巧而自然，頗能領略其優美之點。」然後，記者還告訴豐島先生關於中國舊式花園中的種種裝飾，如月洞門，九曲橋，滿天星等，都是意在像形的。而豐島先生也說日本的許多名園的布置，很有許多模仿中國風景的，如後樂園有一部份是模仿中國的廬山。至此，記者乃恍悟豐島先生說中日文化的本質是相同的一語的精意。和豐島先生攝影後，記者表示打擾的歉意和暢聆宏論的謝意，卽和這位親切的，誠摯的文學家欣然握別。

阿部知二

柳雨生

在報紙的電訊中，關於阿部知二先生到中國來考察的消息，已經看到數次了。但是他的行程，屢次更變，遲遲未來，却是因為國內事務緊迫，料理需時的緣故。結果呢，在北方剛剛開始嚴寒的一陣冷汛的時候，他到了北平，不久，又到了上海。

他也是日本「文學界」雜誌的同人，像我們所熟知的河上徹太郎，小林秀雄，橫光利一，林房雄一樣。在著作方面，他特別重視評論，也寫過不少的創作小說。這次到中國來考察是基於兩重的因緣。一個是日本文學報國會有計劃的特派若干位評論，戲劇等作家到中國來考察，希望多跟中國文學界接觸聯絡，一個是上海方面，以爾談出版社今年夏天會邀請他和其他幾位作家，陸續到我國來小作勾留，俾能瞭解中國各方面的動態情勢，增進日本作家們愛東並愛日本愛中國的熱忱。這個邀請，也因時機的允諾而實現。我們相信文學作家的熱情，能夠為政治的協力文化的溝通加上一鞭，迅速邁進！在這個大東亞實行溝通文化的時候，中日文學界的密切團結，實在是必要的事情。

北平並不是他初到的地方。在八年以前，他早已到過北平，並且參觀過許多名勝，瞻覽過故宮，也晤見過周豈明先生和周豐一兄。這一次在北平雖然住了一個星期，因為天寒地凍的關係，他還是注重於朋友間的往還。

一周先生他們已訪晤了，」他告訴我，非常欣慰的樣子。原來他也晤見了北京大學校長錢稻孫先生。

我們開始談到上海文學界的近況，我提起了上月底抵滬的豐島與志雄氏。他在滬大約有一個月的勾留。「不久你可以看到他的，」我說：「我們預備你從東京回滬之後，一起歡迎你們。」

「我們很佩服豐島先生」，他說：「他是文學前輩。」

由豐島談到袁犀，這位由於著作長篇小說『貝殼』而得到獎金的作家。袁犀兄近來身體似乎不很好。大約是由於腦病罷，我們都希望他快點調查好，恢復健康。因為『貝殼』無疑的是近年創作中的難得收穫。

最近十月號的『中國文藝』，聽說已有批評『貝殼』和其他得獎作品的文章，我却還沒有買到，看到。在北平居住的時候，他曾在國立師範大學做過一次講演。現在，他已經離滬到首都去，訪晤各關係方面，然後再接受邀請，到上海來小住。他的精神是相當的健旺的，再像他作品那樣的硬朗。最近，伊藤信吉，正宗白鳥，宮澤賢治，山本健吉的文章都有人在翻譯了，我們希望不久刊物上也有了介紹他的作品的文章。這當然不是空泛的理想。

我們的談話是很長的，這裏却記不了許多。只是，還有一句話，就是久米正雄（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最近也快到北平，轉道南遊了。遙想明年春季在中國首都舉行的東亞文學者大會一定可以得到

預期的順利和輝光。

天色愈談話就顯得愈黑了。他是在旅途中的的人，未免有點兒疲倦。且等他到達首都之後，再寫其他的文字罷。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久米正雄與中村武羅夫

大可

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久米正雄氏，因就任其他方面要職，已推薦日本著名作家中村武羅夫氏繼任事務局長。

久米正雄的印象是留在每個愛好文學的國人心坎裏，筆者認識久米先生是在去年十二月間，當時他爲了籌組中國文藝協會，僕僕於京滬道上，愛護我國文學可說是愛護備至，當筆者到華懋飯店訪問時，這年逾知命的老作家，性格又是多麼的豪爽與明朗。

久米氏自幼失怙，在慈母的照護下長大，求學時就孜孜於文學，東京帝大英文科的研究，使對外國文學及劇本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當他處女作「牛乳屋中的兄弟」一篇文章在風行日本國內的文藝刊物新思潮上後，名噪全國，婦孺皆知，此後撰有短篇小說數百部，在日本文學報國會中，是核心份子，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爲日本代表之一，假使談到日本文學運動，總不會忘了久米先生。

他對戲劇的確是挺有興趣，一到上海就托人買全了名家的劇本，曹禺的三部曲，北京人，家，以及

其他劇作家的作品，莫不廣事搜羅；雖然來滬的行程是那麽匆匆，但抽暇也去看了好幾家的話劇。

「將士的責任是求前線的勝利；文化人的責任是求建設文化！」這是他對筆者述僕的一句，深望今後他仍本初志爲建設大東亞文化挺身！

中村武羅夫氏，也許國人比較生疏，其實他一向是文學報國會的重要份子，所著小說萬戶傳誦，也是近六十歲的老作家了，他生在北海道岩見澤町，爲了父親家業失敗，小學畢業就努力自修，十七八歲時拜名畫家佐木泉溪爲師，此後任小學校的代課教員，當他拜讀對小栗風葉所作的「青春」一篇文章，由衷的發生了文學熱，由於大町桂月的介紹投風葉門下，常時田山花袋氏編輯的「文章世界」出版，由投稿而相識，由相識而認識德田秋聲等文學家，旋任「新潮」雜誌的訪問記者，從大正九年，先後撰「人生」，「渦潮」，「女人羣像」，「夜之潮」，「琉璃島」等，他的創作是綜合文藝時事社會各方面，的是於世妙文，尤以「誰是使花園荒蕪者」的一文，針對現實，很帶一點論評的口氣。進文學報國會以後，頗多供獻，我們也希望他能多爲中日文學發展而努力！

久保田萬太郎

日本文學報國會派遣之文化使節劇作家久保田萬太郎氏，繼盟邦作家久米正雄氏之後，於三十二年十二月下旬抵滬，住華懋飯店六樓，爲觀察上海劇界實情，及欲與上海劇國界與文壇人士多多接觸，在

上海約有一個月之滯留。

久保田氏，今年五十五歲，東京人，關於小說及劇作，著述甚富，獨特之抒情味，在日本文壇劇界方面，頗爲馳名，被現任日本文學報國會劇文學會幹事長，日本演劇協會聯合委員長等要職，記者於廿五日特往訪久保田氏於旅邸，彼穿着純日本式服裝，態度沉靜，略事寒暄後，彼即發表談話如次：

我素不喜旅行，東京與大阪相隔也不遠，但我至三十歲時，尙未到過大阪，除去年曾去滿洲國以外，並未到過其他外國地方，今回係日本文學報國界之派遣，並無其他使命，僅希望多與滬上文化界人士往還，留滬期間，擬盡量觀賞本埠在出演之話劇與京劇，並欲研究中國劇壇之歷史及發展情形，我對中國劇，前梅蘭芳在東京帝國劇場出演時，曾觀賞過一次，當時梅蘭芳之演劇藝術，深得日本人之譽評，故今次我有機會時，還想去拜訪一次。因爲初到上海，對上海文化界並無如何感想可述，今年在東京舉行之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較之去年之第一屆，我感覺到生氣得多，極期望中國作家，共同努力以刷新情勢的期待，今回我極喜歡與中國作家諸君，作個別會見。

上海街市，與東京稍異，即在深夜，各熱鬧街道，還是熙熙攘攘，行人不絕，深堪驚愕云

橫光與川端

眞原譯

橫光利一和川端康成二人，成爲新文學的選手，爲時已久了。而且他們兩人，至今仍破視爲新文學

的選手看待的，較之任何新人，以新人的風貌出現於文學界爲強。倘若有人問起誰是新興文壇底代表作家，我便會不躊躇的舉出橫光和川端二人來。他們底文學的經歷，相當倣長，且是幹過鬱然的工作而來的，決不會是失禮吧！例如在芥川賞評選委員會中，就有橫光和川端的名字，誰都知道他們要比其他的委員年輕，顯然劃分在年青的時代。當我們想起新人的時候，便會想起橫光和川端。而且我們會感覺到橫光和川端是在新人的頂頂上。

更有趣的，是問起誰是代表日本文壇的作家時，我們便會不躊躇的加入橫光和川端兩人。當我們喊着藤村，秋聲，荷風，白鳥，潤一郎，直哉，浩二，春夫，犀星時，橫光和川端便跟着喊出來了。如果選拔藝術院的會員時，我以爲是必然選入的。在橫光和川端以後的作家，究竟堪稱大眾的有那幾個？我感覺大家是停滯於橫光和川端之下。誠然，在橫光川端以後的作家，也可說是濟濟多士。唯細心的一看，倒有很多是將溶化於通俗的趨向裏。其中亦有因已自足，而把好奇，探求的精神喪失了的作家。那有能以對橫光和川端的信用和安心而出現的嗎？把事情放在今後則止於此，不過在目前，可惜的很，還沒可以有可以稱爲大家的人。

這樣看來，橫光和川端兩人所處的位置，已很明瞭了。即橫光和川端二人站在新文壇的頂上，同時也在舊文壇潮流之外，換言之，在新舊文壇當中，劃分了一線，他們佔的位置是站立於從新文壇方面發足也會觸碰，從舊文壇發足也會觸碰的地方，這位置的延長，則可決定他兩人的文學意義了。

在這裏，橫光利一氏，是傾注全力完成其大作「旅愁」，川端康成氏則在最近祇寫了短篇「父之名」而已！

「旅愁」已不感到「上海」時代的那般激昂的氣魄了，但仍可以看見悠悠然的愉快的風氣。出現於「痲國」。以後的橫光氏的面前的作家，大概是谷崎潤一郎吧，但「細雪」和「旅愁」都充滿着描寫出愉快之點，這是相同的。在「旅愁」裏，「給日光溶解了的濕土上的莧菜，長出勁直的芽子，可以看見旁邊的小石，也萌了芽的推動的淺子。」這一節，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是受了俳句的影響，我不覺瞠目。恐怕現在的橫光氏，雖然不能鼓舞激烈的氣魄，但却達到這樣的境地吧。

橫光氏和谷崎氏都是描寫其生命的意匠的作家，我以爲意匠就是思想之種類的作家。唯爾氏不同之點是，橫光嗜好什麼東洋的，西洋的，什麼科學的，道德的，形而上的問題，反之谷崎則并不這樣。倘如從「旅愁」考察起來，其中論及東洋的，西洋的科學的，道德的，也是一個意匠。在「細雪」中，想見探幽西音NUANCE的努力，可以說一揆的。這樣在各自的意匠內，一方持而成爲形而上的，他方持住爲描寫的肉體化的地方，可以探求出時代的相異和氣質的不同。

讀了川端康成氏的「父之名」以後（文芸二月，三月）他的筆調有點沉滯。爲了尋求感興起見，好像對於一種摸索是煞費苦心的。例如「父母的復活，這是父母的誕生啊！」而把第一回（二月號）攔筆時，感到頭一次迸出了感興一樣。至少，他寫了這一句時，可以說是川端氏的感興達到最高峯的時候，

但這一句的閃爍的方法，確令人驚愕，也可以說，是因這一句的前書又是後書

現在的川端氏，恐怕不能說是創作的感興最旺盛的時期了。正如他自己說，他正注意力別人就會感覺麻煩的編纂的工作。但我們一看『新潮』的新年號，他和尾崎士郎的對談便可窺見一斑。他在片言隻語中，道破現代文學的要衝，確是比誰都銳利的，對現代文學的發言力的堅強有力，恐怕沒有可以相比的了。

對於當代文學有力言論，究竟是什麼呢？在年青的人們當中，是有比川端氏更超越的流行作家的。在社會上又有比川端氏更喧傳的流行作家的，或者以博採宏辭鳴震的評論家。可是這些作家評論家的言論，對於當代文學未必是强有力的言論；在推動文學的力量上，不論其聲譽，有時意外的是極其微弱的。這是村栗原故呢？結局這些作家評論家，在文學的周圍，文學的末端上弄着文學而對文學不能強迫的緣故。而川端氏的言論的有力，實在是因爲對於文學的本質有迫切的要求。

橫光和川端二人占了新文學的首座已久，至今依然如故。因他倆的文學終是迫切的，那麼他倆的文學的核心又是什麼？我雖然不能明顯的說出來，但我可以說他們有激昂的詩的精神，把這激昂的詩的精神純粹地保持着永恆的燃燄，結果就成了迫切的文學的特質。

在這裏所謂詩的精神，並不完全是指橫光和川端的文學上所一貫流露的抒情的精神的，當然是有的，強調其文學本質的即是詩——今有這種意味的詩，橫光和川端的文學出現以還，可以說在散文的世界

裏，詩的精神是飛躍的完成了更新的境界。比任何詩人的詩的感覺，更爲嶄新的便是他倆的散文。而這詩精神並不以一時的現象而終了。他倆的詩精神是能够延續至今的，決無虛假，而貫注於文學的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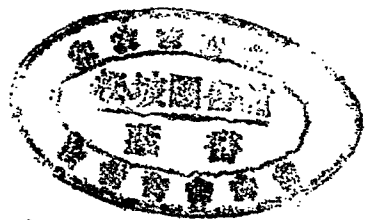
這事，觀乎和他們同時向文學出發的很多作家的詩精神，是與時剝落，而墮於低俗一事，便可明瞭了。同時又想把他們詩精神作爲自己的詩精神而出發的很多後繼者，這喪失了那詩的精神。有時在橫光 and 川端以後的作家，也有新作風的作家出現，而凌駕他倆的文學，但結果脆弱的潰散了。或者也有偏向於政治而沒落的作家。有時，亦有褪色於平凡的日常性的作家。在這裏面，橫光 and 川端的文學，平時洗濯着他底生命而來的。在出發當時，他們的文學，乍見非常脆弱，既不起自壞作用，又不屈於既成文學的強壓，他們的文學，得了潑刺的生命而支持的。在今日的復古風潮中，乍見好像他們的文學是對立的，就在看法上，也可說他們的文學的危機，但在今日的風氣中，愈放置則更無些微對立的存在，真的是貫通着文學的生命的。

對於上面所說的話，也許會感到有點誇張。但在我的面前，我說橫光 and 川端的文學，如一座峭壁聳然的好像是紀德說過這種的意思，爲了樹立新的文學，則跨越前人之道，或者另闢新徑都是可以的，但我們藉此言論，倘若我們想建起新的文學，祇有和橫光，川端的文學相接鬥，或者另尋出路。正如那樣橫光 and 川端的文學，在我們的進途上高聳着。

最近我把上面的話，向青年作家說過。但青年作家的回答，却說橫光 and 川端的文學並沒有在我們的

實途上聳立。我不知道這是真的，也許比我們年青的作家是這樣也未定。我想過後，不感到橫光，川端的文學如峭壁而格鬥的，也沒有想追隨之意。祇可說是安閒的而學了文學。可是把現代的文學的思潮，愈想潛服則更感橫光，川端的文學在新文學裏是好像聳立的峭壁。

那時候，年青的作家又繼續的說：「我們自己，不特是橫光，川端，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沒有格鬥的意思。或者我以爲不然。在今日的許多年青作家，必定要有格鬥的作家不可而沒有，是不能說不幸的。伸縮而言，那是賜年青作家於無氣力的契機。可是，倘若他們對於真的文學持有激烈的熱誠，則在我們面前聳立着的橫光和川端的文學相格鬥嗎？新的文學，不就是出發於此嗎？」（譯自新潮四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每册定價國幣貳百元

編輯者 中華日報社編纂室

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出版者 中華日報社

發行者 中華日報社

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中華日報社時局小叢書

第八種

印刷者 中國圖書印刷公司

1
504